

沫家白雲集

詩四



文煥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349B

書叢集選自

集選自若沫

著若沫郭



海上  
印司公書圖華樂  
1934







眷家其及者作



## 序

采華書局要出作家自選集，讓我自己也來選了一冊。其實我以前所發表過的東西都是經過我自己的選擇的，要談再來選一遍質素的選擇時也可以說沒有一篇可以經得上選擇。但我揣想書局的意思，大約是在節省讀者的時間和經濟起見，讓作者自己選擇一些比較可以見人的作品來讓讀者批判，的確是比較有意義的一種辦法。我在替成這個用意上便承應了選出這個集子。

這兒所選擇的一些是比較客觀化了的我的戲劇和小說，為顧求全体的統一上凡是抒情的小品文和詩，以及純自傳性質的一些作品都沒有加入。在我自己的性趣上，覺得沒有選入的一部分似乎有些更覺適意一些。但這些都是比較上的說法，認真嚴格地談時，凡是對映方面以前的作品，確實地沒有一篇是可以適意的。我目前很抱歉，沒有適當的環境來寫我所

# 沫若自選集

## 目 錄

序	.....	一
雞【一九三三】	.....	一
湘累【一九二〇】	.....	一
廣寒宮【一九二二】	.....	一九
鵝鵝【一九二三】	.....	四九
函谷關【一九二三】	.....	六三
王昭君【一九二三】	.....	七七

無抵抗主義者【一九二三】	一二五
歧路【一九二四】	一三一
行路難【一九二四】	一五五
湖心亭【一九二四】	二六七
聶嫫【一九二五】	三〇五
馬氏進文廟【一九二五】	三七七



## 序

樂華書局要出作家自選集，讓我自己也來選了一冊。其實我以前所發表過的東西都是經過我自己的選擇的，要說再來經一道嚴格的選擇時也可以說沒有一篇可以經得上選擇。但我揣想書局的意思，大約是在節省讀者的時間和經濟起見，讓作者自己選擇一些比較可以見人的作品來讓讀者批判，的確是比較有意義的一種辦法。我在贊成這個用意上便承應了選出這個集子。

這兒所選擇的一些是比較客觀化了的幾篇戲劇和小說，爲顧求全體的統一上凡是抒情的小品文和詩，以及純自傳性質的一些作品都沒有加入。在我自己的性趣上，覺得沒有選入的一部分似乎有好些更要適意一點。但這些都是比較上的說

法，認真嚴格地說時，凡是我轉換了方面以前的作品，確實地沒有一篇是可以適意的。我目前很抱歉，沒有適當的環境來寫我所想寫的東西，而我所已經寫出的東西也沒有地方可以發表。在閨門嚴鎖着的期間，溪流是停頓着的。

照書局方面的規畫，凡是自選集的前面須有作家的照片和自傳一篇。但我在最近五六年間沒有單獨地照過一次相片，要專爲這個集子去照相，覺得沒有那樣的閒心。說到自傳，我近年來已經寫了不少，翻來覆去地寫了又寫，連自己都覺得討厭，所以對於這層也只好違命了。但在去年我寫創造十年的前編（已發表的只是前編，還有後編未發表）的時候，我曾把我自民國三年留學日本以來的生活和著述作成了一個年表，以作爲敘述時的指標，我現在權且把它揭在這兒，就作爲自傳的代替罷。

### 民國三年以來我自己的年表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

留學日本。收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與郁達夫、張資平同學。世界大戰。

四年（一九一五）

中日交涉「二十一條」。五七回國。旋返日。由一高預科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與成仿吾同學。

五年（一九一六）

與安那相識，戀愛。

六年（一九一七）

與安那同居。俄國革命。第一子和生。

七年（一九一八）

留日學界為中日祕約事罷學抗爭。由六高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科。遇張資平於博多灣海岸。議組織文學的同人雜誌。成仿吾偕盲叟來就醫，旋赴東京。



八年(一九一九)

世界大戰終結·五四運動·組織夏社·開始投稿·

九年(一九二〇)

與宗白華通信·第二子博生生·田壽昌來訪·出三葉集·譯浮士德第一部·

十年(一九二一)

四月一日同仿吾回滬，休學半年·仿吾旋返湘·創造社成立·譯茵夢湖及少年維特·詩集

女神出版·郁達夫回國瓜代·

十一年(一九二二)

第三子佛生生·五一節日創造季刊出版·草卷耳集·譯魯拜集·仿吾出省專任創造社事·

十二年(一九二三)

大學畢業·回滬·五一節日創造週報出版·未幾復出創造日·郁達夫赴北大任教職·創造

日僅出百期即停刊·

一三年（一九二四）

草歧路三部曲·週報滿一週年停刊·渡日·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及新時代·草橄欖，落葉集及塔·仿吾赴廣大任教職·回國·辭武昌師大聘·往宜興調查盧齊戰跡，草到宜興去·

一四年（一九二五）

達夫任武昌師大教職·草詩集瓶·第四女淑瑤生·再辭武大聘·五卅事變·草叢登·三個叛逆的女性出版·洪水出版·

一五年（一九二六）

草新國家的創造，文藝家的覺悟，革命與文學·南下·創造社出版部成立，季刊改爲月刊·北伐（廣州↓武漢↓南昌）·

一六年（一九二七）

南昌↓上海↓武漢·第二次北伐，入河南·八一革命（武漢↓南昌↓汕頭↓香港↓上海）·草一隻手·大病·

一七年(一九二八)

草詩集恢復·渡日·日本「三一五」事件·作易詩書卜辭等之研究·草我的幼年·

一八年(一九二九)

二月七日創造社被封·草反正前後·譯石炭王與屠場·作周金文中之社會史觀·譯美術攷古學上的發現之一世紀·

一九年(一九三〇)

草長篇小說武漢之五月(未發表)·譯煤油,譯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

二〇年(一九三一)

甲骨文字研究及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出版·譯德意志觀念體系(未發表)早兩周金文辭大系·滿洲事變·

二一年(一九三二)

第五子志鴻生·上海事變·草金文叢攷及創造十年·



補二二年(一九三三)

草卜辭通纂及石鼓文研究等・草回憶錄武昌城下  
(未發表)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沫若。

序

## 雞

我現在所住的地方離東京市不遠，只隔一條名叫江戶川的小河。只消走得十來分鐘的路去搭乘電車，再費半個鐘頭光景便可以達到東京的心臟地帶。但是，是完全在鄉下的。

一條坐北向南的長可四丈寬約丈半的長方形的房子，正整地是一個一字形，中間隔成了五六間房間，有書齋，有客房，有茶室，有廚房，有兒女們的用功室，是所謂『麻雀雖小而肝胆俱全』的。

房子前面有一帶涼棚，用朱籐爬着。再前面是一面菜園兼花圃的空地，比房子所佔的面積更還寬得一些。在這空地處，像黑人的夾嘶音樂般地種植有好些花木，薔薇花旁邊長着紫蘇，大蓮花下面結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圍種着牛蒡，蘘荷花和番茄結着隣里……這樣一個毫無秩序的情形，在專門的園藝家或養畜有園丁的人看來自然會笑。但這可笑的成績我都須得聲明，都是妻兒們的勞力所產生出的成果，我這個『閑士惰夫』是沒有絲毫的貢獻參加在裏面的。

園子周圍有稀疏的竹籬，西南兩面的籬外都是稻田，爲圖兒女們進出的方便，把西南角上的籬棚開去了一角，可以通到外面的田塍。東側是一家姓S的日本人，丈夫在東京的某處會社裏任事，夫人和我家裏來往熟了，也把中間隔着的籬棚，在那中央處鋸開了一個通道來。那兒是有桂花樹和梅樹等罩覆着的，不注意時很不易看出。但在兩個月以前，在那通道才鋸開不久的時候，有一位刑士走



來，他却一眼便看透了。『哦，和隣家都打通啦』，他帶着一個不介意的神情說。我那時暗暗地驚嘆過，我覺得他們受過特別訓練的人是不同，好像一進人的住家，便要先留意那家主人的逃路。

屋後逼緊着是一道木板牆，大門開在牆的東北角上。門外是地主的菜圃，有一條甬道通向菜圃過邊的大道。那兒是可以通汽車的，因為附近有一家鐵管工場，時常有運搬鐵管或鐵材的汽車奔馳，這是擾亂村中的平和的空氣的唯一的大道。大道對邊是有松木蒼鬱着的淺山，是這村裏人的公共墓地。

我的女人的養雞癖仍然和往年一樣。她養着幾隻雞，在園子的南東角上替它們起了一座用鐵絲網網着的雞籠，籠中有一座望樓式的小屋，高出地面上三尺以上，是雞們的寢室。雞屋和園門正對着，不過中間隔着有好多些樹木，非在冬天從門外是不容易看透的。

七月尾上一隻勒葛洪種的白母雞抱了，在後面淺山住着的日本匠的老板娘走來借了去，要抱雞子。

不久，在中學和小學讀書的兒女們放了暑假，他們的母親把他們帶到近處的海岸去洗海水澡去了，這意思是要煅練他們的身體，免得到冬天來容易傷風，容易生出別的病痛。他們的母親實際是到更偏僻的地方去做着同樣的家庭勞役，和別人避暑的意義自然不同。我本來也是可以同去的：因為這一無長物的家並值不得看守，唯一值得繁念的幾隻雞，拿來賣掉或者殺掉，都是不成問題的。但在我有成爲問題的事體，便是在我一移動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刑士們的『保護』——日本刑士很客氣把監視兩個字是用保護來代替的——這可使妻兒們連洗澡都不能夠自由了。所以我甯肯留在家裏過着自炊生活，暫時離開他們，使他們樂得享點精神上的愉快，我也可以利用這個時期來做些活計。

他們在海岸上住了不足一個月，在八月尾上便回來了。九月一號中小學一齊開學，兒女們又照常過着他們的通學生活了。大的兩個的中學是在東京，要爲他們準備早飯和中午的『便當』，要讓他們搭電車去不至遲刻，他們的母親是須得在五點前後起床的。

在九月十號的上午日老板娘把那隻白母雞抱回來了。老板娘已經沒在淺山下住，據說是每月五塊錢的房費，積欠了九個月，被房主人趕走了，現在是住在村子的東頭的。

母雞借去了五個禮拜，反像長小了好些。翅子和腳都被剪紮着，拴在涼棚柱下，伏着。

那時是我親自把那馬丹·勒葛洪解放了，放回了籠子裏去的。  
雞們相別五個禮拜，彼此都不認識了。舊有的三隻母雞和一隻雄雞都要啄

她，就連在幾天前才添的兩隻母雞，自己還在受着舊雞們欺負的，也來欺負起她來。可憐這照理是重返故鄉的白母雞，却失掉了自由，只好鑽進籠裏打橫着一隻醬油桶裏去躲着。

第二天午後，我偶然走到雞籠邊去時，那隻白母雞便沒看見了。以爲是躲藏在那上面的小屋裏的，沒有介意，我告訴安那時，她也說一定是在那小屋裏躲着的。本來只要走進雞籠去，把那小屋檢查一下便可水落石出的，但那隻雄雞是一匹好鬥的軍雞，把籠子保守得就像一座難攻不破的堅城，只要你一進籠去，他便要猛烈地向你飛撲，啄你。因此就要去取雞蛋，都只好在夜間去偷營劫寨的。

到了第三天下午，那隻母雞仍然沒有出現，我們以爲怕是被啄死在屋裏了，安那把那雄雞誘出了籠來，走進籠去檢查時，那隻母雞是連影子也沒有的。

這雞的失蹤，是幾時和怎樣，自然便成了問題。我的意思是那雞才送回來的十號的晚上，不知道飛上那小屋裏去，伏在地上被鼯鼠含去了。安那和兒女們都不以為然，他們說：鼯鼠是只吸血的，並不會把雞含去；縱使含去了，籠裏和附近也會略見些血跡。安那以她那女性的特別銳敏的第六感斷定是被人偷了去。她說，來過一次，定然還要來二次，雞可以偷，別的東西也可偷的。自從發現了雞的失蹤的十二號起，她是特別地操心，晚間要把園門上鎖，雞的小屋待雞息定後也要親自去關閉了。

## 二

今天是十四號。

早晨在五點半鐘的時候，把朝南的第一扇雨戶打開，飽和着蘘荷花香的朝氣

帶着新鮮的涼味向人撲來。西南角上的一株拳曲着的古怪的梅樹，在那下面叢集着的碧葉白花的蕹荷，含着花苞正待開放的木芙蓉，一切其它的園中的物象都還含着睡意。

突然有一隻白雞映進了我的眼裏來，在那東南角上的鐵網籠裏，有開着金色的花的絲瓜籐罩着的地方。

（該不是失掉了的那隻雞回來了？）

這樣的話在腦神經中樞中剛好形成了的時候已經發出了聲來。

——博，你看，雞籠裏有隻白雞啦，怕是那隻雞回來了。我向着在隣室裏開着雨戶的二兒說。

——那不會的，在前原是有一匹的。阿博毫沒躊躇地回答着，想來他是早已看見了那隻白雞。

——舊的一匹帶黃色，毛不大順啦。我仍然主張着我的推察。

接着四女的淑子也從蚊帳裏鑽出來了，她跑到我的跟前來。

——那兒？白雞？她一面用兩個小手指搓着自己的眼睛，一面問。待她把雞看準了，她又說出阿博說過的同樣的話：不會的，白雞是有一匹的。

小兒女們對於我的懷疑誰都取着反對的意見，沒人想去看。我自己仍然繼續着在開放雨戶。

面孔上塗着些煤烟的安那，篷着一個頭，赤着一雙腳，從後面西北角上的廚房裏繞到前庭來了。她一直向着雞籠走去，她自然是已經聽見了我們的說話的。她走到籠子外面，立着沉吟了一會。

——是的嗎？我站在廊椽上遠遠問着。

她似乎沒有回答，或者也怕回答的聲音太低，沒有達到我這半聾的耳鼓裏。

但她走轉來了，走到我們近旁時她含着驚異的說：真的是那隻母雞！

這驚異的浪子便擴大起來了，兒女們都爭先恐後地要去看雞。

雞自然是被人偷去又送轉來的，來路自然是籬欄上的那兩處切口了。但妻兒們在園子中檢查的結果，也沒找出什麼新的脚印來。

一家人圍坐在廚房裏的地板上吃早飯的時候，話題的中心也就是這雞的歸來。雞被偷去了又會送回，這自然是一個驚異；但竟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可驚異的事，尤其是等於一個奇蹟。這人是誰？他爲什麼要做出這樣的奇蹟呢？……

——一定是那亘木匠幹的，我說。那老板娘把雞借去了很久，大約是那亘不願送還，所以等到那老板娘送還來的一晚上又來偷了去。那雞籠不是他做的嗎？路徑，他是熟習的啦。大約是偷了回去，夫妻之間便起了風波，所以在昨天



晚上又才偷着送回來了。

安那極端反對我這個意見，她說：那H老板娘是講義理的人。

——是的啦，唯其是講義理的人，所以才送轉來。

——分明知道是我們的雞又來偷，他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H老板娘做不出，我想那木匠是能夠做出的。他現在不是很窮嗎？

安那始終替他們辯護，說他們目前雖然窮，從前也還富裕過。他們是樺太島的人，在東京大地震後的那一年才遷徙來的，以為可以攬一大批工作，找一筆大錢，但結果是把算盤打錯了。

吃過了早飯後，大的四個孩子都各自上學去了。安那一面收拾着碗盞，一面對我說：你去看那雞，那好像不是我們的。勒葛洪種的雞冠是要大些的。

待我把歲半的鴻兒抱着要走去的時候，她又丁寧着說：不要把上面的小屋門

打開，不要放出別的雞來，我回頭要去找H老板娘來認認那隻雞。

她要去找H老板娘來。我是很贊成的，因為她可以請她來認認雞，我也可以在她的面孔上讀讀我的問題的答案。

我從園子中對角地通過，同時也留意着地面上的腳跡，的確是辨別不出新舊來。

小巧的母雞一個人在籠子裏悠然地漁着食，羽毛和白鶴的一樣潔白而平順，冠子和雞冠花一樣地猩紅，耳下的一部分帶着一層粉白色，表示出勒葛洪種的特徵，只是頭頂上的一部分未免淺膚得一點，而且也不偏在一邊。這雞大約不是純種罷。但這究竟是不是原有的雞，我也無從斷定。因為舊有的雞我並沒有詳細地檢驗過，就是H老板娘抱來的一匹我也是模糊影響的了。

不一會安那也走到了籠邊來，她總說那雞不是原有的雞，無論怎樣是要去找

H老板娘來認識一下。她說：我是很不放心的，氣味太惡。

我覺得她的不免又是一種奇異的心理。雞的被人送回，和送回這雞來的是什麼人，在她都不大成爲問題，她的心理的焦點是放在有人在夜間兩次進過我們的園子這一點上。她似乎以爲在那雞的背後還隱伏有什麼凶兆的一樣。她是感受着一種漠然的恐怖，怕的更有人要在夜裏走來。

在雞籠前面把鴻兒遞給了她，我各自走上東側的簷廊，我的所謂書齋。

### 三

不知道是幾時出去了的安那，揹着鴻兒回來，從書齋東側的玻璃窗外走過。後面跟着那位矮小的H老板娘。老板娘看見了我，把她那矮小的身子鞠躬到只剩下兩尺高的光景。在那三角形的營養不良的枯索的面孔上堆出了一臉的蒼白色的

笑容，那門牙和犬齒都缺了的光牙齦從脣間洩露着。我一看見了她這笑容，覺得我的猜疑是錯怪了，她這態度和往常是毫無二致的。假使雞真是她的丈夫偷了去，又由她送了轉來，她的笑容斷不會有那樣的天真，她的態度斷不會有那樣的平靜。問題又竄入迷宮了。

她們一直向雞籠方面走去，在那兒端詳了好一會又才走了轉來，據說雞是原物，絲毫的差異也沒有。

她們從藤架下走過，到西手的南緣上去用茶去了。不一會鄰家的S夫人也從桂花樹下的籬柵切口踱了過來。這人似乎是有副腎疾患的，時常帶着一個烏黑的面孔，瘦削得也可驚人。

三種女人的聲音在南緣上談論了起來，所論的當然不外是雞的問題，但在我重聽的耳裏，辨別不出她們所說的是什麼。S夫人的聲音帶着鼻音，好像是包含

有食物在口裏的一樣，這樣的聲音是尤其難於辨悉的，但出其不意的就從這聲音中聽出了幾次『朝鮮人』的三個字。

——啊，朝鮮人！我在心裏這樣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見到了光明的一樣。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潰滅了的東京，經營了十年，近來更加把範圍擴大，一躍而成爲日本人所誇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觀察者會極口的稱讚日本人的建設能力，會形容他們的東京是從火中再生出的鳳凰。但是使這鳳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當時被日本人大屠殺過一次的朝鮮人，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種反語。八九萬的朝鮮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東京恢復了，否，把『大東京』產生了，但他們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是兩個字的嘉獎，便是——

失業』。

他們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壯年，是朝鮮地方上的小農或者中等地主的兒子。他們的產業田園被人剝奪了，弄得無生路可走，才跑到東京。再從東京一失業下來，便只好成爲放浪奴隸，東流西落地隨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處的鄉下移動。像我住着的這個地方和擴大了的東京僅隔一衣帶水，雖是縣分不同的鄉下，事實上已成爲了東京的郊外。爲要作爲大東京的尾閭，村近的市鎮是有無數的住家逐次新建着的。因此也就有不少的朝鮮人流到這兒來了。

朝鮮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些面土的粗工，從附近的土山運出土來去填平村鎮附近的田疇或沿澤，這是一舉兩得的工事：因爲低地填平了，土山也剝平了，兩者都成爲適於建築家屋的基趾。土是用四輪的木板車搬運的，車台放在四個輪子上，台上放着四合板的木框。木框放在車台上便成爲車箱，一把車台放斜時，便

帶着土壤一齊滑下。車路是面有輕便鉄軌的，大抵一架車是由兩個工人在後面推送。離我的住居後面不遠便是取土的土山，在有工事的時候，每逢晴天的清早在我們還未起床之前，便已聽着那運土車在軌道上滾動着的骨隆骨隆的聲音。那聲音要到天黑時才能止息。每天的工作時間平均當在十小時以上。我有時也每拖着孩子到那工事場去看他們做工。土山的表面掘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斷面下有一兩個人先把脚底掘虛，那上面的一丈以上的土層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潰下來。十幾駕運土的空車骨隆骨隆地由鉄軌上輦回來，二三十個輦車的工人一齊執着鉄剗把土壤剗上車去，把車盛滿了，又在車後把兩手兩足拉長一齊推送上去。就那樣一天推送到晚。用舊式的文字來形容時是說他們在做着牛馬，其實是連牛馬也不如的。

他們有他們的工頭，大抵是朝鮮人，在開着『飯場』，做工的便在那兒寄食。

他們在東京做工時，一天本有七角錢的工錢，工頭要扣兩角，每天的食費要扣兩角，剩下的只有兩三角。這是有工作時的說話，假使沒工作時，食費要另出，出不起的可以向工頭借或貫欠，結果是大多數的工人都等於賣了身的奴隸。流到鄉下來，工錢和工作的機會更少，奴隸化的機會便更加多了。

他們在『飯場』裏所用的飯食是大大可憐的。每天只有兩三頓稀粥，裏面和着些菜頭和菜葉，那便是他們的常食。他們並不是食慾不進的病人，否，寧是年富力強而勞動劇烈的壯夫，他們每天吃吃稀粥，有時或連稀粥也不能進口，那是可以滿足的嗎？

——（是的，朝鮮人！）

當我聽到S夫人說着朝鮮人的聲音，在我心中便浮起了一個幻想來。一位才到村上來的朝鮮人在『飯場』裏受着伙伴們的慫恿，同時也是受着自己的食慾的



鞭撻，在十號的夜間出來偷雞，恰巧闖進了我們的園子來，便把那隻沒有飛上小屋的母雞偷去了。待他回到飯場，向伙伴們談到他所闖入的地方時，伙伴中在村上住得久些的自然會知道是我們的園子。那伙伴會告訴他：兄弟，你所闖入的是中國人的園子啦，他是和我們一樣時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就靠了有那樣的幾句話，那隻雞沒有頓時被殺，而且由那拿去的人在第四天夜裏又送轉來了。這沒有頓時送還而隔了兩三天的原故也是很容易說明的。大約是那幾天太疲倦了，在夜裏沒有犧牲睡眠的餘力，不則便是食慾和義理作戰，戰了兩三天終竟是義理得了勝利。

那隻雞的去而復返，除此而外沒有可以解釋的第二種的可能。

#### 四

在兩位女客談論了半個鐘頭的光景走了之後，安那抱着孩子走到我的面前

來。我問她們是談論了些什麼事情，不出所料地是她說：S夫人疑是『朝鮮拐子』偷去的，村上的『朝鮮拐子』慣做這樣偷雞摸狗的事情。

同時她又向我告訴了一件朝鮮人吃人的風說，也是那S夫人在剛才告訴她的

。說是在東京市的邊陲上的M地方，有由鄉下帶着草葉進市做行商的女子賣到了一處朝鮮人的合宿處。那兒的『朝鮮拐子』把女子誘上去強迫着輪姦了，還把她殺了，烹調起來大開五葷。會有一位飯場老板，他們的工頭，走去，受着他們的敦請也一同用食。食中那工頭往毛廁裏，才突然發現了那糞坑裏有一個女人的頭和手脚，才知道他所吃的是人肉。他便立即向警察告了密，事情也就穿破了。

這樣的風說，當然和東京大地震時朝鮮人殺人放火的風說一樣，是些無稽之

談。但這兒也有構成這風說而且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朝鮮人的田地房廊被人剝奪了，弄得來離鄉背井地在剝奪者的手下當奴隸，每天可有可無的兩三角錢的血汗錢，要想拿來供家養口是不可能的。他們受教育的機會自然也是被剝奪了的，他們沒有所謂高等的教養，然而他們和剝奪者中的任何大學教授，任何德行高邁的教育家宗教家等等，是一樣的人，一樣的動物，一樣地有食慾和性慾的。這食慾和性慾的要求，這普及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要求，便是構成那風說的主要原因。

釋迦牟尼也要吃東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兒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幾萬朝鮮人的奴隸，怕不只偷偷雞，播播風說的種子便可以了事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廿六日)

湘  
累

女須之媼媿兮，

申申其誓予。

曰：鮀婞直以亡身兮，

終然歿乎羽之野。

汝何博譽而好修兮，

紛獨有此姱節？

賚葦施以盈室兮，

列獨離而不服；

〔離騷〕

## 序 幕

洞庭湖，早秋，黃昏時分。

君山前橫，上多竹林蘆藪。有銀杏數株，參差天際。時有落葉三五，戲舞空中如金色蛺蝶。妙齡女子二人，裸體，散髮，並坐岸邊岩石上互相優倚。一吹〔參差〕〔洞簫〕，一唱歌。

（歌）

淚珠兒要流盡了。

愛人呀，

還不回來呀？

我們從春望到秋，

從秋望到夏，

望到水枯石爛了，

愛人呀，

回不回來呀？

棹舟之聲聞，二女跳入湖中，潛水而逝。

此時帆船一隻，自左棹出。船頭飾一龍首，帆白如雪。老翁一人，銀髮椎髻，白鬚髯，袒上身，在船之此側往來撐篙，口中漫作款乃之聲。

屈原立船頭展望，以荷葉爲冠，玄色絹衣，玉帶，頸上掛一蓮瓣花環，長垂至臍，顏色悴憊，形容枯槁。

其姐女須扶持之。鬢髮如雲，簪以象緯。耳下垂碧玉之環。白衣碧裳，儼如朝鮮女人妝束。

屈原

這兒是甚麼地方，這麼浩淼迷茫地！前面的是甚麼歌聲？可是誰人在替我招魂嗎？

女須

嚶！你橫順愛說這樣瘋癲識倒的話，你不知道你姐姐心中是怎樣悲苦！你的病，嚶！難道便莫有好的希望了嗎？

老翁

三閭大夫！這兒便是洞庭湖了。前面的便是君山。我們這兒洞庭湖裏，每到晚來，時時有妖精出現，赤條條地一絲不罣，永遠唱着同一的歌詞，吹着同一的調子。她們倒吹得好，唱得好，她們一吹，四鄉的人都要流起眼淚。她們唱倦

了，吹倦了，便又跳下湖水裏面去深深藏着。出現的時候，總是兩個女身，四鄉的人都說她們是女英與娥皇，都來拜禱她們，祈禱戀愛成功的也有，祈禱生兒育女的也有，還有些癡情少年爲了她們跳水死的真是不少呢。

屈原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她們在望我，在望我回去。唉，我要回去！我的故鄉在那兒呀？我知道你們望得我苦，我快要回來了。哦，我到底是甚麼人？三閭大夫嗎？哦，我記起來了。我本是大舜皇帝呀！從前大洪水的時候，他的父親把水治壞了，累得多死了無數的無辜百姓，所以我纔把他逐放了，把他殺了。但是我又舉了他的兒子起來，我祈禱他能夠掩蓋他父親的前愆。他倒果然能夠，他辛勤了八年，果然把洪水治平了，天下的人都讚獎他的功勞，我也讚獎他的功勞，所以我纔把帝位禪讓給了他。啊，他却是爲了甚麼？他，他爲甚麼反轉又把我逐放了



呢？我會殺過一個無辜的百姓嗎？我有甚麼罪過？啊，我流落在這異鄉，我真好苦呀！苦呀！……喂呀，我的姐姐！你又在哭些甚麼？

女須

你橫順肯說你那樣瘋癲識倒的話，你不知道你姐姐的心中是怎麼地悲苦！

屈原

姐姐，你却怪不得我，你只怪得我們所處的這個溷濁的世界！我并不会瘋，他們偏要說我是瘋子。他們見了鳳凰要說是鷄，見了麒麟要說是驢馬，我也把他們莫可奈何。他們見了聖人要說是瘋子，他也把他們莫奈何。他們既不是瘋子，我又不是聖人，我也只好瘋了，瘋了，哈哈哈哈哈，瘋了！瘋了！

(歌)

『惟天地之無窮兮，

哀人生之長勤。

往者余弗及兮，

來者吾不聞，

吾將紐思心以爲纜兮，

編愁苦以爲膺，

折若木以蔽光兮，

隨飄風之所仍！』

啊啊！我倦了，我厭了！這漫漫的長晝，從早起來，便把這溷濁的世界開示給我，他們隨處都叫我是瘋子，瘋子。他們要把我這美潔的蓮佩扯去，要把我這高岌的危冠折毀，投些糞土來攻擊我。我所以從早起來，我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竈頭；我的眼耳鼻就好像一些煙囪的出口，都在冒起煙霧，飛起火星，我的耳孔

裏還烘烘地只聽着火在叫；竈下掛着的一個土瓶——我的心臟——裏面的血水沸騰着好像乾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哦，太陽往那兒去了？我好容易纔盼到！我纔望見他出山，我便盼不得他早早落土，盼不得我慈悲的黑夜早來把這濁世遮開，把這外來的光明和外來的口舌通同掩去。哦，來了，來了，慈悲的黑夜漸漸走來了。我看見她，她的頭髮就好像一天的烏雲，她有時還帶着一頭的珠玉，那却有些多事了；她的衣裳是黑絹做成的，和我的一樣；她帶着一身不知名的無形的香花，把我的魂魄都香透了。她一來便緊緊地擁抱着我，我便到了一個絕妙無境地，哦，好寥廓的境地呀！

(歌)

『下崎嶇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儻忽而不見兮，

聽恫恍而不聞。

超無爲以至清兮，

與泰初而爲鄰。』

噫！這也不過是個夢罷了！我周圍的世界其實何曾改變過來！便到晚來，我睡在牀席上又何嘗能一刻安寢？我怕，我睡了去又來些夢魔來苦我。他來誘我上天，登到半途，又把梯子給我抽了。他誘我去結識些美人，可他時常使我失戀。我所以一刻也不敢閉眼，我翻來覆去，又感覺着無限的孤獨之苦。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好破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啊，但是，我這深心中海一樣的哀愁，究竟可有破滅的一日嗎？哦，破滅！破滅！我歡迎你！我歡迎你！我如今甚麼希望也莫有，我立在破滅的門前只待着死神來開門。啊啊！我，我要想到那「無」的世

界裏去！

(作欲跳水勢)

女須

(急攙勸之)

你究竟何苦呢？你這麼任性，這麼激烈，對於你的病體真是不好呀！夏禹王的父親正像你這樣性情激烈的人，所以他終竟……

屈原

不錯，不錯，他終竟被別人家拐騙了！他把國家弄壞了，自以為去諂媚下子鄰國便可以保全他的位置，他終竟被敵國拐騙了去了。這正是他「愚而好自用」的結果，於我有甚麼相干？他們為甚麼又把我放逐了呢？他們說我害了楚國，害了他的父親；皇天在上，后土在下，這樣的冤獄，要你們纔知道呀！

女須

你精神太錯亂了，你總要自行保重纔行。只要留得你健康，甚麼冤枉都會有表白之一日，你何以定要自苦呢！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無量的湧泉，想同江河一樣自由流瀉。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無限的潛熱，想同火山一樣任意飛騰。但是你看湘水沅水，遇着更大的勢力，揚子江，他們也不得不隱忍相讓，纔匯成這樣個汪洋的洞庭。火山也不是時常可以噴火，我們姐弟生長了這麼多年，幾曾見過山岳們噴火一次呢？我想山岳們底潛熱，也怕是受了崖石的壓制，但他們能常常地流瀉些溫泉出來。你權且讓他們一時，你自由的意志，不用和他們在那臃穢的政界裏馳騁，難道便莫有向別方面發展的希望了嗎？

屈原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叫我把這蓮佩扯壞，你要叫我把這荷冠折

毀，這我可能忍耐嗎？你怎見得我便是揚子江，你怎見得我只是些湘沅小流？我的力量只能匯成個小小的洞庭，我的力量便不能匯成個無邊的大海嗎？你怎麼小視我！哦，你是要叫我去做個送往迎來的娼婦嗎？娼婦——唔，她！她！鄭袖！是她一人害了我！但是，我，我知道她的心中却是在戀慕我，她並且很愛誦我的詩歌。唔，那倒怕是個好法。我如做首詩去讚美她，我想她必定會叫楚王來把我召回去。不錯，我想回去呀！但是，啊！但是，那個是我所能忍耐的嗎？我不是上天的寵兒？我不是生下地時便特受了一種天惠？我不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的人？我這麼正直通靈的人，我能忍耐得去學娼家慣技？我的詩，我的詩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寶貴的生命，拿來自行蹂躪，任人蹂躪嗎？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地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岳，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雲雷雨。我萃之雖僅限於我的一身，放

之則可汎濫乎宇宙。我一身難道只是些臙脂水粉的材料，我只能學做些臙脂水粉來，把去替兒女子們獻媚嗎？哼！你爲甚麼要小視我？我有血總要流，有火總要噴，我在任何方面都想馳驟！你爲甚麼要叫我「呢營粟斯，喔啞儒兒，如脂如韋，突梯滑稽」以偷生全軀呢？連你也不能了解我，啊，我真不幸！我不想出我纔有這樣一位姐姐！

女須

(掩泣)

.....

屈原

(傾聽)

哦，剛纔的歌聲又唱起來了呀！



水中歌聲

我們爲了他——淚珠兒要流盡了。  
我們爲了他——寸心兒早破碎了。

層層鎖着的九嶷山的白雲喲！

微波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喲！

你們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喲！

屈原

哦，她們在問我的所在！我站在這兒，你們怎麼不看見呀？

水中歌聲

九嶷山上的白雲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們心中的愁雲呀，啊！

我們眼中的淚濤呀，啊！

永遠不能消！

永遠只是潮！

屈原

哦，好悲切的歌詞！唱得我也流起淚來了。流罷！流罷！我生命的泉水呀！你一流了出來，好像把我全身的烈火都澆息了的一樣。我感覺着我少年時分，炎天烈日之中，在長江裏而泅泳着一樣的快活。你這不可思議的內在靈泉，你又把我甦活轉來了！哦，我的姐姐！你也在哭嗎？你聽見了剛纔的那樣哀婉的歌兒嗎？

女須

我也聽見來，怕是一些漁家娘子在唱晚歌呢？

屈原

不然，不然，我不相信人們的歌聲有那樣淚晶一樣地瑩澈。

（屈原自語時，老翁時時駐篙傾聽，舟行甚緩）

老翁

這便是娥皇女英的哀歌了。這歌兒似乎還長，我在湖中生活了這麼一輩子，聽了不知有多少次。我雖是不知道是些甚麼意思，但是我聽了總也不知不覺地要流下淚來。

屈原

能夠流眼淚的人，總是好人。能夠使人流眼淚的詩，總是好詩。詩之感人有這麼深切，我如今纔知道詩歌的真價了。幽婉的歌聲呀！你再唱下去罷。我把我的

逢佩通同贈你，（投蓮瓣花環入湖中）你請再唱下去罷！

水中歌聲

太陽照着洞庭波，

我們魂兒戰慄不敢歌。

待到日西斜，

起看篁中昨宵淚

已經開了花！

啊·愛人呀！

淚花兒怕要開謝了，

你回不回來啲？

老翁

喂呀！天色看看便陰了下來，我們不能再羈延了！我怕達不到目的地方，天使會黑了！我要努力撐去！我要努力撐去！……

老翁盡力撐篙，從山右側，轉入山後。花環在水上飄颺。帆影已不可見。遠遠猶聞欸乃之聲。

(幕)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七日)

# 廣寒宮

時……地上黑暗與睡眠支配着的時候

地……月裏廣寒宮嫦娥們讀書之別院

景……一片冰岩雪窟，正中簇擁書院一椽，以碧玉爲階，以朱玉爲柱，無窗戶門壁，以雲母爲簾，垂而未捲，屋瓦凝冰，一片皚白。

院前廠地，上積冰雪。中央有桂樹一株，大可合抱，高與屋齊，枝葉暢茂。羣葉如玉片

紛披，枝幹如青銅滑膩。

上有一片蔚藍色的天空，明星點點。

嫦娥二人自右翼負書笈而出。散髮，勒以金環，額前着銀星一朵。衣色純白，長袖寬博，裾長曳地。

第一

妹妹，地上的鶯聲，已如遠潮一樣，漸漸消退。羣星都已醒來。這正是我們的歌舞的時候了。

第二

我們來得太早，姊妹們都還沒有起來呢。

第一

她們總愛貪睡，不怕天雞叫得多麼高，總不容易把她們叫醒。等她們醒來的時

候，張果老先生又要起來干涉我們了。

第二

可不是嗎？我們那張果老先生，真是令人討厭。我們歌舞着時，羣星也在同我們歌歌，羣星也在同我們舞舞，那是多麼高興，他來管束我們，要叫我們讀那不可了解的怪書，我們真是把他沒法呢。我們能得想個法子出來，把他拘束着，聽隨我們自由，那是多麼好啦！

第一

可不是嗎？但是我們想不出法子來，也只好偷着空兒取樂，可惜她們偏偏又要貪睡呢。

（兩人走至桂花樹下，攀吊樹枝，作鞦韆舞。）

第二



姐姐，你可知道，這株樹子是甚麼名兒？

第一

這是地上的桂花樹兒，我是昨天纔聽張果老先生講的。

第二

地上的樹木，爲甚麼能夠生長在我們月宮裏呢？

第一

他說是在不知道多少年辰以前，那銀河東岸住着的織女姑娘，無端想和對岸的牽牛童子相會，但是因爲有天河隔着他們，他們不能渡河，織女姑娘是很靈巧的人，她用黑白絲絹，剪成十三隻鳥兒，向他們嘆道：「啊，去呀！他們也就「啊去呀啊去呀」地叫着飛起去了。他們飛到地上去，採集許多香木來，在銀河上面駕了一道橋兒，因此織女和牽牛，便得在橋頭相會。但是地上的東西是不能經久的。

等他們會了一刻之後，那鳥兒們便要把橋拆毀，銜飛到塵世去。聽說自從那時起，塵世上纔有那種鳥兒，因為他們只是「啊去呀啊去呀」地叫，所以地上的人都叫他們是「鴉鵲」，這些鴉鵲們每到一定的時候，總要飛來天上架一次橋，架了又拆銜回去。他們有一次，銜來的樹枝落了一枝到我們月宮裏來，張果老先生把牠插在我們學堂門前，便長成這麼大的一株桂樹了。——這些話真確不真確我雖是不得而知，但是他親自對我說的。

第二

！原來纔有這麼一段稀奇的故事兒！無怪這桂花樹兒，總有些不同，我們月中的梭欏樹兒們，都是青偏透明的，這株桂花樹兒，牠偏會多生枝葉，並且在這明淨的地方偏會生出些陰影來，這真是株不良樹兒呢。你看，牠又不開花，又不結子。

第一

妹妹，你倒錯怪了牠了。聽說牠在地上原是頂珍貴的樹兒，他每年要開一次香花，落到我們月宮裏來，因為氣候不同，所以牠便永遠不能開花，只好多生枝葉了。

第二

那嗎，牠倒可憐了。

第一

可憐牠離却故鄉，孤身獨自。

第二

姐姐，牠這樣不言不語，怕牠心中在暗暗地怨恨那織女姑娘呢？我倒很想做首詩來替牠申訴，可惜我又做不好。

第一

妹妹，你做罷！你快快做罷！你做出來念給我聽聽咧！

第二

（繞樹沉吟一會）

姐姐，我有了，可是不好。

第一

你快念給我聽聽咧！不要躊躇呀！我們姊妹間還害甚麼羞呢？

第二

（朗吟）

天河涓涓水在流，

怨她織女戀牽牛。

爲多一片殷勤意，

惹得香花失故丘。

第一

妹妹，你這不是一首好詩嗎？你的心兒真靈敏呀！——

第二

哎喲，姐姐，你終愛奉承！

第一

我却不是奉承，我想這不言不語的樹兒，怕在暗暗地向你道謝呢？你等我這詩兒，刻在樹皮兒上罷。

（自書笈中取出裁紙刀兒一柄，走至樹下）

第二

姐姐，你不要刻呀！

(攔阻)

第一

(應，用刀刻樹，先念出「天河涓涓」四字，刀刻不進)

哦呀！這株樹兒真是奇怪！我的刀兒刻不進呀！我們月中的樹兒都是鮮葳葳的，嫩禾禾的，便用指甲兒也可以掐彈得破，惟獨這株樹兒纔這麼頑皮呢！

第二

刻不進正好！刻不進正好！免得露出醜來。

(唱歌之聲起)

哦呀！姐姐！她們都醒來了！她們唱起歌兒來了！

第一

來了！她們來了！我們藏在這株樹兒背後，驚駭她們一下罷。

第二

那是很有趣兒，那是很有趣兒。

（兩人躲入樹後）

（歌聲——女兒數人合唱）

地上夜深時，

月中朝日起。

天雞叫遙空，

笙歌漾天宇。

天宇色青青，

星星次第明。

姊妹月中人，

雲彩衣上生。

（嫦娥數人，與前兩人作同樣裝束，自右側魚貫而入）

我們今天來得却是很早，張果老先生他還沒有醒來呢。

我們往常來的時候，他總在這株樹兒下坐着等我們，想起他那樣兒來，我真想笑死了。

往常來得很早的兩位姐姐，今早怎麼不見人呢？怕她們在睡懶覺了。

今早等她們來時，我們好取笑她們一場。

怕她們早早進了學堂去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她們便早早進了學堂，她們平時都不是很厭惡張果老先生的嗎？

我想我們不恨張果老先生的人怕沒有。

張果老先生真是討厭的人，你看他耳又聾，眼又瞎，背又駝，腳又短，他走起路來，倒是非常之快，別家人正在歡樂的時候，他就好像一顆流星一樣，一溜地就跳起來了。

我最討厭的是他那個樣兒。你看，他那對眉毛，長得來快要吊到嘴角了；他那簇鬍子，翹在嘴下，就像隻兔子的尾巴一樣呢。

他身上的穿着，又不逗人笑嗎？一件黃棉襖兒，袖子又長，腰身又短，腿套也是黃的，鞋襪也是黃的，他又戴一頂紅耳絆兒的黃風帽兒。你看，他一弓起背兒走來，那纔不像一個人樣兒呢！

我前兩天做了兩首可笑的歌兒，我怕你們怪我，我不敢對你們說。

你做的是什麼可笑的歌兒？你說罷！

你說罷！

你念出來我們大家聽聽！

我做的是「張果老的歌兒」，我們大家圍成一個圈兒，等我唱兩句，你們大家給我和起來罷。

那是很有趣兒！那是很有趣兒！

（衆嫦娥排成一個圓形，提頭者站立在中央，調好聲息，唱）

張果老，

逗人笑……

（纔唱兩句，便自行發起笑來）

你自己便笑了，還有甚麼趣味呢？

（提頭者調好聲息再唱，每唱兩句，其餘台聲和之）

張果老，

逗人笑！

眉長長過眼，

背駝高過腦。

目眇耳又聾，

鬚鬚嘴下翹。

黃風帽兒紅耳絆，

身上穿着黃棉襖。

黃棉襖，

短又小。

身長不過膝，

袖長長過爪。

一對鴨兒鞋，

一雙黃腿套。

弓起背兒走起來，

好像一個猴兒跳。

（最尾兩句，衆人不能唱和，喧笑起來）

（樹後有老人聲息）

你們這些頑皮的丫頭！你們不進學堂來讀書，還在那兒取笑我啦！

(衆婦娥驚惶失措，紛紛向學堂跑去。二婦娥揚笑聲自樹後掩出)

你們這兩個頑皮丫頭！你們真駭得我們不淺！

我們要懲罰你們！我們要懲罰你們！

(羣扭二人而脇肢之，笑聲雜沓，在樹下羣相追逐)

第一

饒了我們罷！饒了我們罷！

第二

我們本來沒有罪過，是你們自己虛了心。

第一

是你們自己糊塗了。

衆人

你們還說是我們自己糊塗嗎？

第一

哎喲，不要膈肢得人這麼怪難過的。

第二

你們總不該背着先生說壞話啦！不是自己糊塗，是誰個糊塗呢？

數人

就算是我們錯了，我們糊塗了，你們總不該做出那麼詭詐的勾當啦！

第三

姐姐妹妹們，你們等我來和解罷！我們大家都鬆了手罷！

（衆嫦娥各各鬆手聽命）

數人

姐姐！你要怎麼和解呢！

第三

今朝總算是她們錯了，她們不該欺詐我們，我們罰她們唱曲歌兒來贖罪，你們看好不好？

第四

好便是好，但是我想應該加個條件。

第三

加個甚麼條件呢？

第四

我們要叫她們唱一曲新鮮的歌兒，歌着一段故事，要是我們不曉得的。並且至短要在四節以上，各人唱一節，要不准她們商量，不准她們思索，看她們情願不情

願？

第三

嚶啾，你這樣是苦人的難題了！

其他

不苦不成刑罰呢！

第三

（對於二人）

你們情願不情願呢？

（兩人相視而頷首）

第一

不要緊，莫說只是一曲歌兒。



第二

就是十曲百曲，我們也情願唱呢。

第三

那嗎，你們就請唱罷！唱得不好的時候，再罰你們十曲百曲！

（衆嫦娥排成新月形，兩人在前方交互歌唱，唱時做出種種姿勢，表現歌中情節）

第一

天河涓涓水在流，

隔河織女戀牽牛。

可憐身無雙飛翼，

可憐水上無行舟。

第二

廣寒宮

可憐水上無行舟，  
窈窕心中生暗愁。  
愁到清輝減顏色，  
愁如流水之悠悠。

第一

愁如流水之悠悠，  
悠悠叱恨何時休？  
織就絹絲三百兩，  
織成鴉鵲十三頭。

第二

織成鴉鵲十三頭，

放入塵寰大九州。

採來地上之香木，

採來天上效綢繆。

第一

採來天上效綢繆，

天河之上鵲橋浮。

橋頭牛女私相會，

橋下涓涓水在流。

第二

好了，我們的歌兒唱完了，你們滿足不滿足呢？

數人

好極了！好極了！

那來這麼一段有趣的故事兒？

兩位姐姐，是你們自己編出來的嗎？

第一

不是的，是我們聽來的呢。

數人

姐姐們是從甚麼地方聽來的？

第二

是她從張果老先生那裏聽來的呢。她剛纔纔對我講起，還有更有趣的，就是這株樹兒（指桂樹），牠正是鴉鵲們從地上銜來的香木呢！

數人

這麼大的一株樹子，怎麼能從地上銜來？

第一

哎喲，你們真是聰明！牠被銜來的時候，只不過是枝極枝，張果老先生把牠插在  
這兒，牠便活了，不知道長了多少年辰，纔長到這麼大的呢。

數人

哈哈，真的嗎？這真奇怪啦！

第二

這還不算奇怪，還有更奇怪的呢！我們剛纔來的時候，想在樹皮兒上刻幾個字  
兒，我們的裁紙刀兒纔刻不進呢。

數人

有那樣的事情？我們不信！

我們不信有那樣的事情！

（羣自書笈中取出裁紙刀兒，走至樹下刻試）

喂呀，真的刻不進呢！

真的刻不進呢！

我們月宮中會有這樣頑皮的樹兒！

哈哈，我倒想出一個計策來了！

是甚麼計策呢？

是甚麼計策呢？

我想起張果老先生他前幾天說過，他說他眼睛不好，這株樹兒長得太高太大了，把學堂遮得怪黑暗的，他要把牠斫去。他前幾天不是這麼說過嗎？

第一

不錯，不錯，他是這麼說過，他是這樣說過。我們今天等他出來的時候，就叫他把這樹兒斫倒，要是他不斫倒的時候，我們便再不進那黑漆漆的學堂裏面讀書去了。

## 第二

不錯，不錯。他自然是不會斫倒，我們去叫他來罷。

羣相聚議之時，張果老半揭書院正中一簾，弓背而出，走至樹前，嫦娥們與之劈面相遇，各各肅然檢揖。

先生起來了，先生早安！

果老

你們早來，怎麼還不進學堂，還在這兒做甚？

羣人面面相覷後，同聲發音

先生！我們有話向你說呀！

（果老解開帽絆，傾耳作諦聽狀）

先生前兩天不是說過，說這株樹兒長得高高太大了，把學堂遮得怪黑暗的，先生說要把牠斫倒。先生不是說過這句話嗎？

果老

（頷首）

先生，我們今朝來，便是要請先生斫倒這株樹兒。要斫倒後我們纔好進學堂裏去讀書。就請先生今朝把牠斫倒了罷！

果老

（頷首）

我說過的話是定要做的，我做的事情，不做徹底是不罷手的。你們走兩個去，去



把我的板斧抬來，等我今朝就着手斫倒牠罷。等我斫倒了之後，你們再進學堂來也好。

（第一第二兩婦娥，應聲往書院中去）

這株樹兒，原來不是月宮中的樹木，把牠們斫倒了也沒有甚麼可惜。在你們所不能計算的多少年辰以前，那天河南岸的織女姑娘，想和對岸的牛郎相會。她因爲不能渡河，纔剪了十三隻鴉鵲，放往塵世上去。放去銜些香木來在天河上架起橋兒，使她得和牛郎相會。那時從鴉鵲口中落了小小一枝杼枝來，我不該多事，把牠插在這兒，牠纔一年長似一年，竟長得這麼大了，顛轉在這明淨地方，生出許多陰影來了。

（二婦娥抬一石斧出，授諸果老）

好了，我便斫倒牠罷。生在我手裏的，照例是死在我手裏。你們各人去罷，等我

斫倒了之後，改天再來讀書罷！

（衆嫦娥向果老鞠躬高聲告退）

先生！我們去了。

（向左翼而退，低聲相語）

我們往廣寒宮去作裳霓羽衣舞去罷！

（再回顧果老，行一鞠躬禮）

我們看你幾時纔能夠把牠斫得倒呢！

（退）

果老執斧斫樹，丁丁作聲，只見樹枝震搖，樹身永不受些兒傷影。

（幕）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鷓

鴒

上

了。  
莊周自從他夫人死後，率性把漆園吏的微職捨掉，他的門徒們也就風流雲散

他回到宋國來，寄居在一所陋巷裏面；把剩下的餘錢去買了些苧麻來打草鞋  
過活。他一面打草鞋，一面却在瞑想着宇宙間消漲盈虛的道理。

——苧麻的種子播在田地間，受着和暖的陽光護攝，受着和暖的春風吹煦，無端地抽出了青青的苗條。苗條枯萎了，筋骨成了麻，我如今在把牠打成草鞋。我這打成的草鞋，被人踐踏穿了的的時候，又要委棄在不知道甚麼地方的污瀝裏了。……

——人的一生不就是這樣的麼？青葱自樂的時代沒有多時，成了可供人利用的器皿，也沒有甚麼榮幸。

他一面冥想，一面打他的草鞋，因此他的工程也進行得很慢。一雙草鞋三天也打不成，五天也打不就。有時應該上耳絆的時候，他又打過了，只得退轉來再打。退轉來又把耳絆上歪了的時候也有。

好容易打好了幾雙草鞋，他自己穿起一件破了的大布衣裳，把麻頭來做帶子，帶着他的草鞋到街坊上去賣。賣得好的時候，可以賣過一兩雙，賣得不好的

時候，只有原樣而去原樣而回。因為那時候的人已經在穿絲鞋珠履了。

苧麻真是沒中用，但是樂得沒中用。晚上回到他陋室的時候，樂得把剩着的草鞋來做枕頭，倒在地上和着衣裳便睡。睡是再逍遙不過的神遊了。有時化成蝴蝶在花叢中翻飛，有時又化成大鵬任那些小鳥兒們笑侮。但是等到醒來的時候，他還是睡在他草鞋的枕上。

有一次，接連幾天一雙草鞋也賣不出，他是餓得不能忍耐了，他記起有一位舊友在管河堤的事情，他便挨着餓，提了幾雙草鞋想去向他貰兩升小米。

他容易纔走到了河邊，他覺得不像他自己在走，好像有股風吹送一團野火在路上蔓延。那時候他實在是一團火，一團飢火好像把他身上穿的一件破布衣裳，把他手上提的草鞋都要燃燬了一樣，火看看快要熄了，被風一吹又漸漸燃熾

起來，他好容易纔燃到了河邊。

河水是快要到結冰的時候，身上雖然單薄，但虧得有了這麼一團火，所以一點也不覺冷。有錢的人不了解貧寒人何以能夠耐冷，因為他們是沒有享受過這種火威的恩惠呢。他好容易走到了河邊，他先在河水裏面照了照自家的面孔。

——啊，你便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莊周夫子嗎？我幾乎不能認識你了，你的頸子怎瘦得那麼細長，就好像白鶴的頸子一樣？你的面孔怎變得那麼黃熟，就好像臃腫的南瓜？啊，假如你真是南瓜的時候呵！

他回着他的影子，自行取笑了一場，他覺得他做寓言的工夫真正是古今無兩。

正當他在照影自嘲的時候，他聽見有得得的馬蹄聲走來。他抬頭一看，纔曉得就是那位做河堤監督的朋友。他這位朋友騎着馬兒，不知道是來巡看河堤，或

是出門閑散的。

他看見他的朋友，就好像爐火遇着油煤一樣，熱烈烈地便去接着：

——啊啊，朋友，你來得真的恰好！我有好幾天沒喫饅頭了，我這兒有幾雙草鞋作押，請你貰幾升小米給我煮粥吃罷！

——啊啊，朋友，你來得却是不巧，我這個月還沒有領薪水呢！

莊周只聽了他這一句話掉頭便跑，一直跑到聽不見馬蹄聲的時候，他纔稍稍微息了一息脚，但是等他息了一忽之後，他餓得來連動也不能動彈了，他便無意識地把手裏提的草鞋來亂嚼，足足嚼盡了一隻。但也奇怪，他覺得好像享用了太牢一樣。

他從此便得了絕好的一個經驗。草鞋賣不了的時候，他便把麻屑亂嚼。

——啊啊，我真感謝我的真宰！真是道在屎溺，道在瓦甃，而且道在麻屑



了。

麻屑嚼多了，雖然可以勉強充飢，但是有時總想要點有血有肉的鮮味。有血有肉的鮮味！這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呢？

他想起那回在山中訪友的時候，他友人款待他的那隻雁鵝。

他想起那回在雕陵，正想要彈打的那隻異鵠。

他想起那回濠梁下的，從容出遊的儻魚。……

他一面想，一面早把一個鐵針來敲成鈎，把麻條來績成線，在兩個龐大的布袖中還裝了兩袖的麻屑，他趁着河水還沒有結冰的時候，想去釣幾隻魚兒。

——蚯蚓呀，罪過，可憐你不該有能夠引誘魚兒上鈎的體質。因為你有用，所以你纔被人利用了。

小河邊上的田野中偃着一個枯骸，他把那枯骸翻開，又纔發見了幾條蚯蚓。他把蚯蚓穿在針上，把麻線投在水裏的時候，他看見水裏面游着的魚兒真是快活。魚兒一對對地銜尾接首在水裏面優游。這麼一個簡單的現象在他的心中激起了一個異常的變化。他直到這時候纔回想起了他死去了的夫人。他直到這時候纔爲她揮了幾行清淚。

他想起他夫人在生的時候，他待她真是太淡漠了，他總以爲是受了她的拖累。因爲有了她，所以不得不過些不潔的生活，因爲有了她纔去做了一場小官，因爲有了她纔教了幾個無聊的弟子。但是，如今呢？他只對着孤影嚼麻屑了。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一連叫了幾聲，把釣綫投在河中，跑去抱起那個枯骸，熱烈地接了好幾個吻。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 下

莊周雖然窮，但他的名望却是不小。

他從前到過楚國，楚國的國王要叫過他做宰相。他便回到宋國來，宋國的國王也聘請過他。但是他是太看穿了，他說他不願意做別人的犧牲，他願意拖着尾巴在泥塗中做龜犢。

他從前辭却楚國的聘請的時候，和他的夫人也嚷鬧過幾回，但是他終竟任了他的一性，他把宰相的位置也辭掉了。

人能辭掉宰相，他的身價自然是在相位之上；所以莊周雖然窮，只怕他是不想入世，他假如一想入世，無論他走到那一國，那一國的相位是並不稀罕他的！

——這是當時的人對於莊周的一般的評判。

——啊啊，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在河邊上想起了他的夫人，他在枯骸中幻見了他夫人的面孔，但當他一回想起他夫人死時，他想起那時唯一的一個弔孝者來了。

——茫茫天地中只剩我一個孤另的人，惠施！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他——一想起他的惠施，便一連想起了從前和他兩人的許多逸事。

——從前在濠梁上和他兩個遊玩的時候，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水裏面的鱖魚遊得真是快活，濠水是那麼清潔的，我們兩人的影子，啊，那印在濠水裏面的我們兩人的影子，那是永遠留在我的心裏！

——那回我女人死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來弔我。啊，那時候我直是狂妄呀！我纔在箕踞鼓盆，還在唱歌！他教訓我的話，句句都是腳踏實地，我現在也

還記得清楚。他和我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事事都腳踏實地，而我只是在無何有的鄉中盤旋。我只是在自己的腦袋中打圈子，宇宙中的事物我知道了些甚麼？啊，我是一些也不會知道！

——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從前我到楚國的時候，我看見有位郢人泥壁，泥水滴污了他的鼻端，如像蒼蠅子的翅膀一般菲薄，他請那高明的匠石用起斧頭如像使風一樣，把他鼻上的泥翳斫了。啊，我的靈魂全蒙在一種如像蠅翅般菲薄的泥翳裏，能夠抓到我的痛癢處的，四海雖大，只有你惠施一人。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望你也如像匠石一樣，把我全靈魂的泥翳斫掉了罷！……

他一想起他的惠施，恨不得立刻就飛去和他見面。但是，此刻的惠施呢？他在做梁國的宰相。梁國和宋國還有幾天的路程。莊周不再回他的陋巷去了，他賴着有兩袖子的乾糧，提起那個骷髏，便一個人飄飄然往大梁走去。

——一位提着一個枯骸的瘋子！

——一位不吃麵包，只嚼麻屑的騙子！

莊周走一路，便引起一路驚怪的風聲，有些人挪揄他，但他只覺得無知的人終是可愛。人問他是誰，他也不隱蔽他的名姓；因為他是素來不做這樣匿名的勾當的，人問他要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說要到大梁去，去見梁國的宰相惠施。

不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在說瘋話。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是誑人的騙子。堂堂乎天下的大哲莊周，連宰相也不肯做的人，豈做這些欺人惑俗的行徑嗎？他這個浪遊的乞丐到底想討些甚麼？想討人的極端的厭惡罷了！假人！假人！別有所求的騙子！

風聲愈張愈大，人還沒有走到大梁，風聲早走到惠施的耳裏了。

——哼，奇怪，老莊這一來，是想奪我的宰相了！管他是真是假，總要先事

提防。

梁國的宰相惠施一聽了莊周來的風聲，他在心裏便這麼打算了一下。凡事是要先發制人，要乘着他未見國王之前，先下他一個妖言惑衆的罪名，捉拿這個莊騙子。

可憐飢渴着友情，飢渴着人的滋味的莊周，他一面嚼麻屑，一面走長路，人還沒走到大梁，惠施早搜拿了他三天三夜了。他纔抵大梁城，便被人逮捕着，把他送到惠施的面前。

莊周一見惠施，便說不出來的歡喜，正想走去訴說年來的契闊，訴說心境的變遷，但是惠施向着他纔厲聲地罵道：

——老莊呀！你真是奇醜！你要來奪我的宰相，你正大光明地來就是了，何必做出那種妖異惑俗的行徑！

——啊，惠施！你這說的話，纔是『孤駒未嘗有母』啦！

——你別要儘那樣假裝瘋癲！國法是國法，友情是友情。我已經捉拿了你这三天三夜了！

——唉！莊周到此纔長嘆了一聲，他接着說道：惠施！我實在是自己欺誑了我自己。你聽我向你說一段趣話罷。南方有一種奇鳥名叫『鷓鴣』，他吃的是竹實，飲的是清泉，宿的是梧桐古樹。他有一次從南海飛到北海，他是想着北海的冰天雪地何等清潔的。他在路上遇着一隻含着死老鼠的鷓鴣，他因爲都是同類便招呼了鷓鴣一下。鷓鴣鼓着兩個鵝蛋大的眼睛，抬起頭向上怒吼：『哼，你是要來奪我的死老鼠啦！』——啊，朋友，你知道這死老鼠是甚麼呢？

惠施被莊周搶白了一場，面上雖是發燒，但他也不能夠把莊周怎麼樣。因爲那時的王侯將相都是以虛禮賢士爲風氣的，這次惠施的侮辱莊周，只是提防他來



奪他的相位，本也不想就要怎麼他的。如今宰相的位置是安然無恙，賢士却不可不虛禮的了，他便立刻倒堆一臉的笑容來向莊周賠罪：

——朋友，我們打是心疼罵是愛呢，請你沒誤會罷。

莊周默默不作一聲，只是飄飄然走出大門。他舉起手中的骷髏向白雲流盪着的青天擲去：

——唉，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 函 谷 關

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鯨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

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嘶嘶地苦叫。

遍體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又在胸口。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匹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口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他與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有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子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這人蹄的聲音；在這樣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伸張着的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老聃！哦，老聃！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纏着的光景。

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者窪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戰爭，他向顎角而下垂的兩頰，盪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顴頰和鼻端被太陽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帽，都佈滿着塵垢。

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牛尾

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噯，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簡翻來在讀。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

部書給我，我是把牠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會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慧眼。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著枕席，我可以聽見羣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沐浴，這一切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湛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蠹蟲，整個的美滿看看便要被他們蠹噬罄盡。我

在這時候又恨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盪；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聃，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喝，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便把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下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他的牛尾。

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

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決絕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牠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看了牠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上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道德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矇瞽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爲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她養活在魚池裏。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僞



善的經典呢！我因爲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僞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爲我這矯僞者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我的青牛雖然爲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牠提醒了我這個僞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僞善者啊，你可以頹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牠

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嗎？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聃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渴了幾下，率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啊，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歡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什麼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啊，我真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真是瞎說。有目不能不視色。有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褐赭的關門，

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這樹上的清朗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我纔喝了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喲！假使我不吃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真是瞎說！我是爲愛惜身體纔怕盲目聾耳傷口。但是我所說的却句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坟墓裏去！我只好朝坟墓裏去！啊，我真荒唐！我真荒唐！我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談自然，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己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高的道德。喲，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真是由衷懺悔了！我以爲跑到沙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這種行爲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條牛，還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但是我這個體驗是我的青牛

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德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爲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牠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只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向我討點飲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坑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顧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實在是作孽！我因爲渴荒了，餓荒了，我心中藏着的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牠的血液！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拚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拚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隻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潰泉一樣潰湧出來，我的惡鬼慘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熟睡了的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潰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動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便

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條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使命！嚶，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的永遠的記念呢。（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隻牛尾的蚊塵，便是從這兒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起來，我便急忙回頭，惚惚走我的歸路。

——關尹，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真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在要往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一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活我自己，我還當自行改造一下纔行。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

都可以，我再不敢傲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講利己的道德了。

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曾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暗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毀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脅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腳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蔭下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突露欲裂，頸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慄作響。

——哼！哼！虛偽！卑鄙！詐騙！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啊，他分明

賣掉了他的青牛，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兩張麥餅！……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拏，朝着老聃所走的方向大吼：

——有史以來的大賊（哲？）老聃！你把你那偽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幾張麥餅了！哼！哼！……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經漸漸偏西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脫稿）

# 王昭君

## 登場人物

毛延壽(畫師)

龔寬(延壽之弟子)

漢元帝

延壽之女淑姬



王昭君

王昭君之母

其他侍衛，御醫等數人。

## 第一幕

### ——毛延壽之畫室——

背面一帶油碧紗窗，窗外園景隱約可見。窗下橫置長案一，案頭置文房器具多件，兩端堆集畫軸。左隅有戶通後園，掩閉，在右壁中央處各有戶口相對。左壁沿置書櫥。右壁掛畫數幅。前端靠壁竹榻一。正中爐火一盆，炭火熊熊。爐旁置茶檯棋枰湘妃椅諸事。未開幕前先聞女子讀書聲。

『噫將出兮東方，

照吾檻兮扶桑。

撫余馬兮安驅？

夜皎皎兮旣明。』

（歌聲中輟，幕開，毛延壽女橫臥竹榻上讀楚辭）

『青雲衣兮白霓裳，

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

撰余轡兮高駝翔，

杳冥冥兮以東行。』

延壽（在內）  
淑姬，你又在讀那種神說鬼話的書了。

毛女（起坐） 啊啊，爸爸，我以為你又到掖庭去了，你沒有去嗎？

延壽（自右戶口出） 沒有去，今天皇帝陛下說一早要微行到我們家裏來下棋，所以我吩咐龔寬去了。現在快到正午時候，陛下不見來，龔寬想也快要回來了。

（至爐畔坐左側湘妃椅上） 你又在讀那神說鬼話的楚辭啦。

毛女 是，是楚辭，楚辭我總是愛讀。不怕爸爸不喜歡，我總覺得這裏面有許多畫，比爸爸們畫的更還有趣。

延壽（撥爐火） 你總愛瞎說，那明明是字寫成的，那裏面有甚麼畫？

毛女 爸爸，怎的沒有？便是這首『東君』，這不是一幅好畫嗎？你看這太陽神的『東君』穿着青色的雲衣，白色的霓裳，乘在馬車上，手裏拿着長箭，彎着長弓，射逐那黑暗中跳梁着的狼犬……

延壽 哎喲喲，夠了，夠了！那只謊得你們一些小孩兒和女子！那是甚麼

畫！那只是瘋子說的夢話。

毛 女 瘋子？……夢話？

延 壽 瘋子呢！屈原正是一位瘋子。他瘋了，還惹得許多人去學他，如像宋玉差都是些假瘋子。就是我們前代的賈誼，也是太學像很了，學得瘋癲識倒地哭死了。我只恨秦始皇燒書沒有把這部楚辭燒絕種。

毛 女 爸爸，你太過火了罷？你怎把屈原恨得那麼厲害？

延 壽 我就恨他愛作假，作假是使人不得不極端厭恨的。就譬如他這『東君』一篇，我們試問世間上甚麼人曾經看見過太陽神，並且還穿着甚麼青衣白裳，還乘甚麼馬車，還操甚麼弓矢呢？世間上甚麼人又曾經看見過有天狼在那裏呢。本來是沒有的東西偏要虛構出來，這便是在說夢話，這便是假。

毛 女 爸爸，你不能這樣說。你是太把人的眼睛看得比精神貴重了。爸爸，譬

如我們在穴居野處的時候，房屋本來是沒有的東西，聰明的人把樹木斫來，把土石運來，築成了一座高大的房屋，我們會說他是在做夢，是在作假，是一位瘋子嗎？我們在沒有衣裳穿的時候，披些獸皮樹葉，聰明的人教人種棉，教人養蠶，教人紡織，又教人把織成的布帛縫成本來是沒有的美好的衣裳——爸爸，這樣的人我們也可以說他是瘋子，是在做夢，是在教人作假嗎？

延壽 你這譬比怎麼和太陽神扯得攏呢？裁縫用我們看得見的材料來做出我們看得見的衣裳，木匠用我們看得見的材料來做出我們看得見的房屋，太陽神你看得見嗎？天狼你看得見嗎？

毛女 你的精神看得見嗎？

延壽 看不見的。

毛女 看不見的便是假嗎？

延壽 假！人只是一團肉！

毛女 啊，爸爸，你這教我沒有話說了。

延壽 你們小孩子，你們女娃兒少說話的好。大人們說的話，你們是應該洗耳敬聽的。曉得嗎，我委實對你說，凡爲做詩做文學畫，都是不可走入邪道。像屈原那一派瘋話是詩文上的邪道，幸好我們現刻是把牠擺脫乾淨了。我們畫畫，尤其是我們畫人物畫，第一總要畫得像，要像就是真，真到毫髮畢肖，那便巧奪天工了。你曉得嗎？空空洞洞的亂想是不成東西的，無論如何總要像，要像，要像，我向你說二十四個『要像』，除此而外都是不實在，都是假。

毛女 啊，你老人家一點也不假，人家本來是醜的你要把他畫好看些，人家本來是好看的你要把他畫醜些。

延壽（瞋目揮拳打椅靠） 甚麼！甚麼話！老子做的事，你少得放些屁！老子干

辛萬苦，爲的要光大門庭，舉家立業，使你們享些福，我全靠一枝毛錐在鑽幹，你們享福夠了，要來罵我了嗎？

毛女 起身步至延壽旁，置書正中一椅上而撫其背）爸爸，你別要這樣生氣罷，你女兒並不是在罵你，做女兒的也並不敢罵你爸爸呢。

延壽（氣色轉溫和）哼，你並不是在罵我。我曉得你總是這樣，你罵了人，立刻文來賠笑。

毛女 爸爸，我實在是沒有罵你呢。

延壽 哼，你沒有罵，總之我畫醜畫美是不許你干涉的。

毛女 但是呢，爸爸！

延壽 甚麼？

毛女 我覺得你應該把你的藝術看貴重，不要欺負人。

延 壽 是呀，這是不消你說的。我把我的藝術原是看得很貴重。我又何嘗欺負過人？

毛 女 當今的天子，把爸爸看作兄弟，把我們看作他自己的兒女一樣，我們是不該欺負他的罷？

延 壽 自然是不該欺負，我何曾欺負過他？

毛 女 可憐無告的人，我們怕也是不該欺負的罷？

延 壽 自然是不該欺負，我何曾欺負過誰？

毛 女 那掖庭的待詔王昭君，你何苦定要欺負她呢？

延 壽 我何曾欺負過她，是她把我的藝術太看賤了。我素來在宮庭畫像，都是要受人重大的報酬，後宮佳麗經了我的靈筆點染，都要受當今皇上的眷寵，我的藝術是多麼貴重，我是不許人賤視的。只有這新從窮鄉僻境來的王待詔她偏要



賤視我，我下氣向她請求，她偏要凌辱我，說我是卑鄙的畫匠，我是當今皇帝的尙方畫伯，怎容得他人說我卑鄙？我爲尊重我的藝術起見，要請求些筆潤，她也怎能說我是卑鄙。我求她的筆潤，也並不是虧負她，以她的姿首，更加上我靈筆的傳神，她何愁不成爲李夫人鉤弋夫人，而她偏偏要吝惜幾個錢，還要以惡劣的言辭來罵我，她是不願享受她將來的福分，我何曾欺負過她？

毛女 爸爸，你雖是這麼說，但我覺得她真是可憐。自從前月爸爸叫我去勸說她的時候，她一面在彈琵琶，一面在流眼淚。她看了我去，纔把眼淚收了。她那天生的豔質，真好像雨落過後的明月一輪，我站在她的面前，自己覺得就好像只是一點閃爍的星子。爸爸，我不誑你，你雖是叫我去向她說錢，但我去了幾次，我在她面前，終是不好意思把錢字說出口……

延壽 哼，你真是高潔，無怪乎鬧了一兩個月，連錢的影子也不見一個。

哼，你不誑我！哼！你……

毛女 爸爸，你別生氣，你聽我再往下說罷。

延壽 哼，你說，你別在我肩頭上忸怩，你好生坐下說。

毛女（退坐椅上） 啊啊，我坐在書上了！（忙起身插書入書櫥）

延壽 那樣的書是只好拿來墊坐。我以後要把這類徒說夢話的書全盤投在火坑裏的。

毛女（復座） 爸爸，你聽我說，別要在書上生氣了。

延壽 哼，你說。（斟茶一盃細呷）

毛女 爸爸，自從頭一次去見王待詔呢，我便發見一樣可驚異的事情，爸爸，你們怕不會留意罷？

延壽 甚麼可驚異的事情？

毛女 王待詔身旁不是有形影不離的一位老婢嗎？

延壽 怎麼？老婢怎麼樣？

毛女 你以為她真是王待詔的一位侍婢嗎？那是錯了。我當初去見她的時候，她在彈琵琶。她一見了我便把琵琶推在一旁，叫那老婢取去掛在壁上，但她叫那老婢的時候，她叫了一聲『姆媽』，忽地又掉口叫成『王碼』。我當下便覺得可疑。我留心看那老婢的舉動，又較量她們兩人的面孔，她們真是相像，我便疑心她們是母女了，但我也不好直問。後來……

延壽 唔；後來？

毛女 後來我伺着機會慢慢問她，問那老婢是她甚麼人。她說，是她同族的一位叔母。——我說『叔母怎麼能同你來呢？』——她說：『去年冬天我家奉了朝廷的詔敕要選我進京的時候，我家父母捨不得我一人遠離，所以纔請了我這位叔

母來伴我』。——我接着說道：『你們真是相像呢，請恕我唐突，你們就好像母女一樣。』——她聽了我這句話，便吃了一驚，呆地許久不能回答。

延壽 唔，不能回答了，又怎麼樣？

毛女 倒是她的母親——

延壽（鼓掌） 哈哈，她的母親！真是她的母親嗎？

毛女 真是她的母親呢。她的母親看見她回答不出來，倒走來向我跪下了。我倒過意不去，急忙扶着她。她說，『好姑娘，請你可憐我們在難的母女』。

——『喂呀，媽媽，你這倒折我了』——我說了，忙把她扶了起來。

延壽 唔唔，你是聰明，你怎麼早不向我說！

毛女 我是向龔寬說過的，早就想向爸爸說，但我們怕你更要作難她們。爸爸，她們畢竟是可憐。你請聽我把她們的身世詳細告訴你罷。初起我聽見王待詔

的母親說她們是在難的母女，我很驚異。我以為受了大選入宮，總算得是光宗耀祖的事體了，誰知身當其境的人，纔是別有懷抱。——

延壽（欠伸） 哎，龔寬去了這麼多時，怎麼還不見回來呢？

毛女 爸爸你沒有在聽我嗎？

延壽 你說罷，我在聽你。

毛女 我聽她母親說，說她們是秭歸縣的人。她們秭歸縣的山水是很有名的。

有巫山十二峯在近旁，有浩蕩的長江時時刻刻奏着不斷的音樂。我一聽見她們說起她們的故鄉，就好像在我愛讀的楚辭裏神遊着的一樣，在我面前的王昭君，就好像從宋玉高唐賦裏降下來的巫山神女。她們從她們那神妙的故鄉，移到這重垣疊鎖的宮裏來，她們的悲哀已就不堪設想了，那知道她們還有更悲痛的事情令人難受。——

延壽（起身） 啊，難受，燠熱得難受：（開正中紗窗兩扇露出一帶庭園雪景在室中盤旋）

毛女（有間） 爸爸，你終沒有聽我的。

延壽 我在聽喲，你儘管說罷！——啊啊，龔寬這孩子怎麼還不回來？（欠伸

又自斟一杯茶細呷）唔，你說罷。

毛女 我說啊，你總要聽纔行。

延壽 聽喲，聽喲，我的耳朵又沒有塞着。

毛女 那王待詔呢，她本是一個孤女，她母親養到她三歲的時候，父親就死了。她母親纔又抱繼了一個異姓的兒子。這個兒子，比王待詔長一歲，她們母子三人便平平安安地過了十五年。不料去年大選，王昭君便當了選，說是是族上的人想謀她們的財產，私下替她在官長處報了名的。當選的消息一確定，要由官府催迫進京的時候，可憐她的異姓哥哥竟跳到長江裏面死了。……她們母女的傷心

是不用說，可憐她們伶仃的母女又不得不天長地久地永遠分離。好在要謀她們財產的族上人替她們畫策，教王昭君的母親裝着隨身的侍婢，瞞過了護送的官長，所以她們母子纔得淒淒涼涼地聚首到如今。爸爸，你說她們可憐不可憐呢？

延壽 可憐？她們欺瞞君上。倒是罪該萬死！

毛女（愕然） 啊，爸爸！你不能那麼說，你要那麼說時，你做的事情難道不是欺瞞君上嗎？別人家天生麗質……

（龔寬自左戶口倉皇出）

延壽（見龔寬作怒聲） 龔寬你這蠢才！你去了一大半天，你去幹了些甚麼？

龔寬 先生，你請恕我。啊啊，我們是罪不容恕！先生，我們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我們是罪不容恕！

延壽 哼，甚麼事情！值得你那樣張謄！

毛 女 (兀坐瞠目仰視龔寬默不作一語)……

龔 寬 先生，啊啊，我們做的這件事情，始終是問良心不過！(抱頭作愴痛狀坐上)

前刻延壽所坐椅上)

毛 女 (轉目仰視龔寬無語)……

延 壽 (逼近龔寬坐前) 哼，你瘋了嗎？到底是甚麼事情？

龔 寬 (沉默有間始昂頭向延壽) 先生，匈奴單于呼韓邪來朝，你曉得嗎？

延 壽 好天大的事！我怎麼不曉得，昨天皇帝陛下已經親自對我說了。

龔 寬 單于來朝，懇求與天漢和親，皇帝陛下允許了，詔在後宮佳麗中挑選

容貌最下乘的下嫁單于。掖庭待詔王昭君，因為她的畫像被先生畫得太醜，她便

受了挑選了！

毛 女 (作大驚愕狀起立欲行復坐)

受了挑選！



延壽（貌加冷酷略頷首）……

龔寬（垂頭喪氣默有間又斷續作語）

啊啊，不料我們竟作出這麼大的一件虧心事！……先生，我早晨一出去的時候，我就聽得這個消息，詔書是昨晚下的，王昭君封爲『甯胡閼氏』，限在十日之內，便要隨呼韓邪單于出嫁匈奴。可憐她們母女——啊啊，先生你知道她們是母女嗎？

延壽 少張謔些！我比你更還知道得明白！

龔寬 先生，你是知道的時候，那是更好使你傷心了。可憐她們母女在昨晚上一接受着聖詔，王待詔的母親便驚駭得失了主宰，我今早到掖庭的時候，她是已經發了瘋！

毛女（如前） 母親發了瘋！

延壽 你去了老大一半天，你儘管這麼嘮叨，你幹的事情究竟怎麼樣了？錢

呢？

龔寬 先生，我們陷害別人到了那樣傷心的地步，還能說到錢上來嗎？

延壽 哼，沒中用的蠢奴！你怕也和老婆子一樣一駭便駭瘋了！老婆子的發瘋只駭得你們這些蠢子。……只要給我的錢，我可以叫她不會出嫁匈奴，叫那老婆子的瘋病會好。叫她也可以立昇雲霄。她若仍然不給我的錢，我倒打算要去告發她們欺憫朝廷，她們是罪該連誅九族，瘋了，嫁了，還是便宜了她們呢！……蠢子們，你們別都呆呆地如像兩隻木鷄！你們隨便那個都好，你們走一個到掖庭去，去向她們說，說我是有回天的力量的，我說的話當今的天子是句句採納的，只要她們肯給我重大的報酬，我可以打救她們。我只消向皇帝說，說我獻上去的王昭君的畫像是弄錯了人，我畫好了的一份真本，獻給皇上看一眼，包管皇上能夠收回成命。——你們走一個去向她們這樣作最後的勸誘罷。問她們究竟想走

那一條路！

(兩人均瞪視無語)

啊啊，真是兩隻木鷄；你們都不願意嗎？

(兩人無語)

你們都不願意去，那就讓我去罷，皇上今天總怕不會來了，我去了，假使皇  
上來了的時候，你們說我去畫匈奴人騎馬射箭圖去就是了。

(兩人仍瞪目無語，延壽由左戶口下)

龔寬(自語) 啊，我不想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  
我的師傅這樣的行爲，我是要……

毛女(起執龔寬手) 龔寬，你不要認他爲師，我也不願認他爲父了！那是虎豹

不如的銅毒！啊，我不幸纔生爲了他的女！(啜泣)

嬰寬（吻毛女額默有間）淑姬，如今我們不是傷感的時候了，人落在井裏了，我們應該快去打救，不能再看着別人再從井口下石。

毛女 是，是的！我們就跳下井去救她，也是應該，我剛纔想了一下，嬰寬，你看怎麼樣？我想我是要去向皇上說，叫他把我假冒着王昭君，等我去下嫁匈奴。

嬰寬 不行，不行！你這怎麼使得！你這不是殺我嗎？

毛女 殺你？你是真心肯爲我死的嗎？

嬰寬 我怎的不肯真心爲你死？啊，你全然不知道我的心呀！

毛女 我並不是不知道，不過你怎麼總不向我父親提說婚事呢？

嬰寬 只怕你父親不肯罷了。

（此時紗窗外有人影隱現）

毛女 啊，龔寬，你是太謹慎了。——不是，不是，他已經不是我的父親！  
龔寬 你肯犧牲他嗎？

毛女 啊，龔寬喲！我有那一樣沒有爲你犧牲的呢？如今他已不是我的父親，也不是人，我現刻就爲你犧牲了他，也不吝惜。

龔寬 你真的嗎？

毛女 你還要疑心我嗎？

龔寬 那末，你這樣做就好了。（環顧向毛女耳語）

毛女（領首） 唔，這是最好的方法。

龔寬 但是事不宜遲，我們要趕快做纔行，等到先生回來，便萬事都會休

了。

毛女 啊，是，我去取來。（由右戶口下）

龔寬（起于于於室中呈得意狀）

（漢元帝自窗口現出）

元帝 龔寬。——

龔寬（驚愕） 喂呀，陛下，陛下是幾時駕臨的。

（速開左隔戶迎元帝入室）

元帝 我已到了多時了。（坐正中毛女所坐椅上）

龔寬（捧茶獻元帝）……

元帝 我是已經到了多時，我是從後門來的。我本約的是早上來，却是太來遲了。我來時，教閹人不必報到，我便從花園裏，繞道到這里來。因為我想看幾分雪景。我到窗外來的時候，聽見你和淑姬在談論甚麼，我就不便來擾了你們，……

(毛女攜畫軸一幀自右戶口走出見元帝驚喜)

毛女 啊，陛下，你已經來了嗎？

元帝 我到了多時了，你父親出外去了嗎？

毛女 陛下，他到掖庭去了。

元帝 到掖庭去？

毛女 是的，他是到掖庭去了。陛下，你請先看這幅畫像罷。

元帝 畫像是甚麼人的呢？

(毛女開畫軸與觀覽各執一端示元帝)

元帝 (起立觀畫) 好一幅美人畫！(默賞有間) 這畫的是甚麼人呢？……這是畫

的奔月的嫦娥？……是浣紗的西施？……是爲雲爲雨的巫山神女？……啊，但是

這又着的是時裝，彈的是琵琶。(間) 我想，我活了四十多年，不曾看見過這樣的

美女！啊，但是，你們快些捲好，快些捲好，怕她要離去這個塵寰，飛回天界去了呢；龔寬，你知道嗎？這到底是甚麼人畫的？這畫的是甚麼人？

（毛女捲畫）

龔寬 陛下，請恕臣等死罪，畫這像的人是臣師毛延壽。

元帝 唔，是要延壽纔有這樣的手筆。這畫的究竟是甚麼人呢？

龔寬 陛下，這便是新封寧胡閼氏的掖庭待詔王昭君。

元帝 啊，有這樣的神技，有這樣的神技，昨天我纔揀閱過她們的畫像，王昭君的相貌不是這樣的。

龔寬 陛下，請恕臣等死罪，是臣等欺瞞了陛下。

（毛女授畫軸於元帝）

元帝 是呀，我看你們畫家的手腕，說壞時，終竟是不免於欺瞞。自然裏面



本沒有那麼美的東西，一落到你們畫家的手下便另外生色了。詩人也大概是這樣。但是這正是畫家和詩人可以感謝的地方，假使天地間沒有你們，我們是會被醜惡的勢力壓成木塊了。啊，延壽的手腕畢竟非凡，我時常怪他畫的像總比本來的面目美好，王昭君這張畫像當然是離實質很遠的了。

龔寬 陛下，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毛女 陛下，我的父親他完全不是好人！

元帝（驚疑） 怎麼說？

毛女 陛下，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欺瞞你的事。美的他要畫醜，醜的他要畫美，只看施贈他的賄賂為轉移。王待詔的本來面目比他這張畫像還要美得多呢！她那種天界的美終不是我父親的污濁的精神和污濁的手筆所能表現得出的，只因王待詔沒有賄賂給我父親，所以他便故意把她畫成了無鹽一樣，把來欺憫

了你。——

元帝 唔，有這樣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無怪乎他畫的像總和實質不同，啊，他真誤我不淺！有這等美貌的人我怎捨得她去和親呢！

毛女 陛下，王待詔去和親，在她自己或者是情願也說不定。你還不知道她所身受的慘苦呢，陛下！

元帝 是，我約略也知道。但我可以叫她不要到匈奴去。你們知道走向掖庭的路嗎？我要去安慰她。

毛女 陛下，你不知道，王待詔的母親已經瘋了。

元帝 淑姬，你說的話是真實的嗎？她怎麼會有母親在這兒？怎麼又會瘋呢？

毛女 陛下，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我不能不對你說明。王待詔本是秭歸

縣的人，三歲時候，她的父親死了，她母親撫育了一個異姓的螟蛉，因此便遭了她們同族的異議。去年大選時候，她們同族人便把王待詔報呈了縣令，王待詔便當選進京，她的異姓哥哥在她動身之前，說是跳在長江面死了。

元 帝 啊，——（作不安狀）

毛 女 她母親不忍和她遠離，看看地角天涯要使她們仵伶的母女永遠不能相見，她們的悲哀更是不待說的了。還是希圖她們產業的同族人，替她們主謀，教王待詔的母親假充着隨身的老婢，她們母女纔一同進了京來。

元 帝 你這是從甚麼地方聽來的呢？

毛 女 這些都是她親口對我說的。她們來京之後，可憐又受了我父親的毒害，直到現刻也還陷在掖庭，不得和陛下相見。聽說昨夜和番的詔書下後，王待詔的母親悲傷得喪失了心性，已經成了狂人，……

元 帝 啊，你不用說了，你不用說了。你們知道掖庭在那兒嗎？

毛 女 陛下。我們知道。

元 帝 你們快引我去罷。（匆匆向後戶口走去）我是一刻也不能遲延，我是一刻也不能遲延了。

（驪寬前開門與毛女二人默隨元帝同下）

## 第 一 幕

### ——王昭君所居之掖庭——

雪景。右翼一帶石山。左後隅現掖庭之一部，庭外有欄干迴護。庭前斜流御溝一道，溝上橫一弓橋，前後有石闌。左路斜走通掖庭，路旁大理石獅各一。右路走入假山，中隱去。溝岸多古槐，木葉已脫落。槐下有梅花數株，花正開。

背面一帶宮殿的遠景。

王昭君束髮爲辮，着玄色長衣，全無修飾，扶狂母在樹下盤桓。狂母若有所尋索，口中只呼「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聲聲不絕。白髮黃衣，兩眼凝滯。

毛延壽坐左端石橋後闌上。

延壽（俟母女盤桓至橋頭時）王昭君！

昭君（扶母延佇）……

狂母（欲作馳脫勢）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

（此語須叫至狂母將死時不可間斷）

延壽 王昭君！你假如是個聰明人，我說的話，你總該明白的了。你欺誑了朝廷是罪不容誅的呢。

昭君（低抑）你不欺誑朝廷！你獻去的畫像是假的，我早就曉得了。你的目

的，不過想要我給你點子錢罷了。錢我是沒有，他們要殺我們母女，我希望他們快來，好把我們母女所身受的痛苦超脫。（漸漸昂激起來）毛延壽，你去罷！你快去叫他們來，來殺我們母女！（復扶母往雪上盤旋）

延壽（沈默了一會）王昭君，你別太倔強了。……你並不是在和我作對，你是在和你的命運作對呀！……我今天來，是爲救你而來，你沒把恩人當做仇人了。……你須曉得，我的勢力是比尋常不同，當今皇上是最親信我的，我說一句，他要聽十句。我把你的醜像獻去，——這大約是龔寬告訴你的罷？——也並不會料得會生出這樣的結果，我是望你早遲看重了我，我可以向皇帝說明，是我獻像時弄錯了人，我再把你的真像獻去，那時你不愁不能榮達。……但是誰能料得會生出這樣的結果呢。……

（母女復盤旋至橋頭）

王昭君，現刻還不算遲，我的力量還能救你。我只消把你的真像獻去，皇上是定能收回成命的。

昭君（無語仍扶母盤旋而去）

延壽（起立在橋上往來一兩遍徐徐向母女身旁走去）

王昭君，我知道你就要報償我，你現刻的身邊恐怕也不能夠。可是，我是可以救你的。（尾隨二人）

王昭君，你看那邊是鴛鴦殿，這邊是披香殿，那兒是『玉璫居楹，金璧飾璫，牆不露形，屋不呈材，隨候明月，流耀含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那裏面的人是『紅羅綺組，俯仰如神』。

王昭君，那兒的榮華是在向你微笑。……

王昭君，腥膻的北風從沙漠吹來，帶來的消息是，那兒是廣漠連天，黃砂遍

地，人如野獸，茹腥逐膻，淫如山羊，狠如犬狼，穹廬卑陋，夏則燠熱，冬亦不能避寒。王昭君，那兒的淫風也在向你猶笑。王昭君，你的運命替你開張着兩條路，你還是想走近路，還是想走遠路呢？

昭 君（無語如前）

延 壽（愈逼近昭君身旁） 王昭君！我其實是……愛你呢！……啊，梅花沒有你這樣的清豔，白雪沒有你這樣的純潔，春天是棲寄在女兒們的心裏的，你沒要像那槁木一樣的枯寂罷。（手撫其背） 王昭君！

昭 君（瞋視閃避其手離去） 甚麼！

延 壽（佇立復追去） 王昭君！……我知道你現刻也不會有金錢酬報我，但是呢，你……你有比金錢還要貴重的花園，你的園門緊閉，是還沒有被人欣賞過。你能夠……（饑臉走至昭君面前）



昭君（避易）甚麼！

延壽 啊，我是……（左右顧）我是想吃你這櫻桃！（雙手搭昭君肩上欲接其吻）

昭君（放母用力披延壽頰拍然有聲）狗！狗不如的下走！

狂母（奔向樹間口中仍呼）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

昭君（馳至母旁扶之）姆媽！兒在這裡呀，姆媽！

延壽（自捫其頰）哼，你，你，你打我！你打，打，打得好，打，打得好。我

叫你今晚上，你這兩隻母鷄便會沒，沒，沒，沒有命活！（匆匆向橋上跑去）

（劈頭元帝手執畫軸同毛女嬰寬及侍衛數人自山石後走出）

延壽（驚惶失措）啊，陛下！

元帝 王昭君呢？啊啊，那是她了，那是她了，（指昭君母女）那扶着狂母在梅

花樹下盤旋的。啊啊，怪可憐人的！（顧毛女）你去請她們到橋上來，我有話說。

(顧襲寬)襲寬你去叫御醫來罷。

襲寬 是。(下)

(元帝及毛女步至橋上延壽及侍衛數人默侍橋之右側)

毛女(步至母女旁) 王待詔，皇帝陛下召你們往橋上去對話。

昭君(領首扶世隨毛女至橋上)

元帝(坐橋欄上) 啊，王昭君，是我害了你們的一家，我自己做了當代的桀紂。我直到今天纔明白了我誤信了小人。(回顧毛延壽)毛延壽！你來。

延壽(遲遲而前)

元帝(以畫軸示延壽) 延壽，你這畫的像我應該道謝你，但是你剛纔在這兒做的勾當我是在石山後面聽得分明的了。延壽，我不想你竟有這樣禽獸的心腸！

延壽(俯首無言)

元 帝 唉，人真正是不容易知道的。我平常待你自信不薄，我封你爲尙方畫伯，賜你不少的俸錢，這怕是有自天地以來的破例。你試想，你一個畫匠幾曾有人和一位萬乘的天子稱弟稱兄的呢？

延 壽(如前)

元 帝 唉，不想出你纔那麼貪鄙。把你一枝爛筆來騙女人的錢，污穢我的宮殿。啊，你這禽獸！你這禽獸不如的毛狗！你還在這兒欺凌孤兒寡母，你還想偷食禁嚮啦！你這禽獸！你這禽獸不如的色鬼！

延 壽(低首下心地) 陛下，你請饒恕我罷。我以後要多替你畫些……

元 帝(怒招侍衛) 來！你們快把這禽獸拿去斫了，把頭首給我送來！

(侍衛數人縛延壽)

延 壽(白眼) 喂，漢皇帝，你要殺我了嗎？你畫春宮的時候要我，你如今有

了絕代的佳人，你要殺我了嗎？你做起你那個仁慈的面孔，其實你那面孔下面的騷毛比山羊還要長五寸呢。啊啊，我是可以死了。我死了，詛咒你就在今年年內跟着我來！（睥睨其女）淑姬，你也可以榮華利達了。你的買賣做得好，你賣了你的老子啦！啊，可憐你是受了龔寬的騙！你知道嗎？龔寬他已經是有妻有子的人呢！他而且是花街酒巷的狂徒，他只要看見女人的紅裙便要發瘋的。你以為他是好方正的男子嗎？你假如不信，你可以問問那位王昭君呀！（侍衛強牽延壽）啊，我也可  
以死了，我是死無餘憾了，王昭君的嫩手打過我的臉，我是死無餘憾的了。王昭君  
君！我祝你一生做個永久的處子啲！……

（被侍衛強牽下）

毛 女（欲隨復止默倚橋欄俯視）

（舞台沉默只狂母仍連呼『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聲聲不絕

元（帝呆立了一會）啊，這是多麼深祕的天啓喲！世間上實在是一個人也沒有。啊，老媽媽，你是喚醒人世的聖母！你的女兒是不會到匈奴去的呢，老媽媽，你的女兒是不會到匈奴去的呢！

狂母（嗷呼呈凝神態）

元帝 老媽媽，王昭君是不會到匈奴去的，我可以任意命人代替呢。

狂母 啊，是甚麼人在向我講話？

元帝 我是當今天子呢。

狂母（跪倒） 喂呀！當今天子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呀！

元帝（扶狂母） 老媽媽 你起來，你的女兒王昭君，她不會到匈奴去了。

狂母 真的嗎！

元帝 我是不說謊的，你的女兒我真的不教她到匈奴去了。

狂母(起抱昭君) 哈哈，女兒！哈哈，女兒！你是不會到匈奴去了。哈哈，女兒！你是不會到匈奴去了。哈哈，哈哈……。(笑倒在地死)

昭君(跪撫其母) 姆媽！姆媽！

元帝(摸母手) 啊，連脈都停了，這是怎麼弄起了的呢？這是怎麼弄起了的呢？啊，太醫還不見來！

毛女(趨撫王母屍立昭君旁無語)

(龔寬領太醫侍衛數人同上)

昭君(哭聲) 姆媽，姆媽呀！你怎麼不答應你女兒呢？你就捨你女兒去了嗎？姆媽，姆媽！你再答應你女兒一聲罷！……你睜開你的眼睛，再看你女兒一眼罷！姆媽姆媽呀！你就捨你女兒了嗎？你睜開你的眼眼，再看你女兒一眼罷！……

元帝 昭君，你別要過於傷感，她是驚喜，一時轉不過氣來，你要使她靜謐

下纔好。

昭君 姆媽，姆媽呀！你就捨你女兒去了嗎？姆媽，姆媽呀！你再看你女兒一眼罷！

（襲寬與太醫侍橋右）

襲寬 陛下，御醫來了。

元帝 啊，你們在遲俟些甚麼！快走來診察一下罷！

（襲寬與太醫渡橋）

昭君 姆媽，姆媽呀！你睜開眼睛，再看你女兒一眼罷！

元（帝回昭君） 昭君，你要靜鎮纔行，等太醫來察看罷。（向太醫）這位媽媽，是纔笑斷了氣的，你趕快把她救轉來！

太醫 待臣診視。（就王母摸一摸手圍衣摸腹連連擺頭）陛下，臣知道，這是不可

救藥了。腹部雖有微溫，心竅已不鼓動，脈是停了，額是冷了，雖有扁鵲再生，恐亦無回生之術。

昭君 啊，姆媽呀！……（哭泣）

元帝 哼，真沒中用！你們滾罷！龔寬 你教他們來把這屍首抬下，去埋在個好的地方。毛延壽的頭首你替我拿來。

（龔寬揮侍衛諸人運屍同下）

昭君（掩面跪哭不起）

毛女 昭君姐姐，你不要那樣傷心，我們都是一樣，是甚麼都失掉了的人，你看我，我連我的眼淚都失掉了。

元帝（向毛女） 淑姬，你也可以去了。

毛女 啊，我也可以去。但是我往那兒去呢？（離昭君側欲行）



昭君（執毛女衣袂）淑姬姐姐！

毛女（佇立）……

元帝 昭君，你別要太傷感了。人死了是哭不轉來的，別把身子哭壞了。

昭君（起立）淑姬姐姐，你引我一同去罷！

元帝（驚愕）昭君，你去不得，你要往那兒去？

昭君 我要往匈奴單于呼韓邪的幕下去。

元帝 昭君，你去不得，我不要你去和親去，我立地換一個人來代替你就是

了。

昭君 你不要我去，我也還是要去。我現在是甚麼都沒有的人，我歡樂也沒有，痛苦也沒有了。我的歡樂我哥哥替我帶去了，我的苦痛我媽媽替我帶去了。

啊，我現在只剩得一塊肉，我這塊肉我願有熾熱的砂石來炙灼，狼犬的爪牙來撕

裂。我能看見我的心肝被狼子銜去在白齒中咀嚼，我的眼睛被野鴉啄去投在北海的冰島上納涼。我或者還可以生些苦痛的感覺，或者還可以生些歡快的感覺。

元 帝 你別要那麼悲憤，我立刻就冊封你爲皇后，你總可以快樂了。

昭 君 皇后又有甚麼。能夠使我的媽媽再生？能夠使我鍾愛的哥哥復活嗎？

元 帝 你要知道我是愛你的。

昭 君 你縱使真心愛我，也是無益，我是再沒有能以愛人的精魂的了。

元 帝 你縱使不愛我，你留在宮中不比到窮荒極北去受苦的強多了嗎？

昭 君 啊，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也知道人到窮荒極北是可以受苦的嗎？你深居高拱的人，你爲滿足你的淫慾，你可以強索天下的良家女子來恣你的姦淫。你爲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慾壑。如今男子不夠填，要用到我們女子了，要用到我們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窮荒極北

是受苦的地域嗎？你的權力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你今天不喜歡我，你可以把我去投荒，你明天喜歡了我，你又可以把我來供你的淫樂，把不足供你淫樂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了，但是你可知道，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為苦嗎？你究竟何所異於人，你獨能恣肆威虐於衆之上呢？你醜，你也應該知醜！豺狼沒有你醜，你居住的宮庭比豺狼的巢穴還要腥臭啊！我是一刻不能忍耐了，淑姬，你引我去嗎？不則我引你去，引你到沙漠裏去！

(龔寬捧毛延壽的首級上)

毛女(趨前受首) 啊，這便是我父親的頭首！父親喲，你作偽一世，只落得這樣一個下場。但是我如今也醒了，我當初以為你的作惡是你自己的罪過，我現在纔知道是錯怪你了。在這天下為私的制度之下，你喜歡要錢，在這一夫可以姦淫萬姓的感化之下，你喜歡漁色，這個我們何能怪你，爸爸，我是錯怪你了。啊

啊，但是，但是你死了也乾淨。你可以少作些惡，少使人因你的作惡而受苦。（授首於元帝）陛下啊，這是一張鏡子，你可以照照你自家的面孔罷！（挽昭君）昭君姐姐，走，我陪你到沙漠裏去！

龔寬（畏怯地）

淑姬，你怎麼的？你怎麼可以去？

昭君（向龔寬）

龔寬先生，我多謝你呢。你今天清早不是還強要我和你私奔

嗎？我現在跟着我淑姬姐姐私奔了，私奔到沙漠去了。

（二女下元帝及龔寬瞠目而視）

（舞台沉默）

元帝（溫和地）

龔寬呀！

龔寬（畏縮地）

陛下，王待詔的話是誣枉臣的呢。

元帝 龔寬，你也可憐！今天我自信很能了解你，我想你也能夠了解我罷？

你可以下去了，讓我一人留在這掖庭裏，我不再回宮殿裏去了。

龔寬 感激陛下的恩德。那我下去便把陛下的意旨傳示給他們。

元帝 好，你去！你以後却不要再到這兒來了。後宮裏你儘可以去畫畫，你有甚麼愛好，我也聽你自由。

龔寬（叩頭） 臣死罪死罪，臣不敢了。

元帝 你也沒用怕我。我不過是一位皇帝，但我們在女人面前，彼此都是赤條條的。好，你可以去了。

（龔寬起身下）

元帝（沈默有問） 唉！匈奴單于呼韓邪嚙，你是天之驕子呀！

（把延壽首置橋欄上展開王昭君真容覽玩一回又向延壽首）

延壽，我的老友！你畢竟也是比我幸福！你畫了這張美人，你的聲名可以永

遠不死。你雖是死了，你的臉上是經過美人的披打的。啊，你畢竟是比我幸福！

(置畫捧延壽首) 啊，延壽，我的老友！她披打過你的，是左臉嗎？還是右臉呢？你

說罷！你這臉上還有她的餘惠留着呢，你讓我來分你一些香澤罷！(連連吻其左右頰)

啊，你白眼釘着我，你詛咒我在今年之內跟你同去，其實我已經是跟着你去了的

一樣呀。啊，我是已經沒有生意了。延壽，你陪我在這掖庭再住一年罷。(置首捲

畫) 我要把你畫的美人掛在壁間，把你供在我的書案上，我誓死不離開這兒，

延壽，你隨我到掖庭去罷。

(挾畫軸於肘下捧延壽首連連吻其左右頰向掖庭步去)

——幕徐下——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二日夜脫稿)

此  
页  
空  
白

## 無抵抗主義者

(對話)

A——無抵抗主義者

B——一個週刊雜誌的主筆

第一禮拜

A 朋友，你們罵人太厲害了，你們的態度近來有點不大好。



B 罵人和不好，不見得便是同義語。在我們肯定階級鬥爭的人看來，罵人只是我們的炸彈。社會的蝨賊，可以用手槍炸彈對待，難道不可以用文筆嘲罵嗎？

A 但是你們樹敵太多了，你們會失敗。

B 好在我們所求的成功，並不是世俗所說的成功；世俗所說的失敗，我們倒也無所顧慮。我們也不想當甚麼大學教授，圖甚麼大書局的編輯，也不想充甚麼大新聞的記者，世間上還有甚麼失敗足以苦我們呢？

A 但是別人會罵你們呢。

B 那是他們的自由。直道罵人是罵人，枉道罵人是罵己，隨他們的自取。

A 我同你的主義畢竟不同，你的感情太強烈了。像我奉仰克魯伯特金與託爾斯泰的人是絕對不罵人的。

第二禮拜

A 朋友，我有一篇文章，你替我登出罷。

B 是什麼內容呢？

A 宣傳革命。

B 那是好極了。（把題目一看）啊，『裁兵運動』！你這不是宣傳革命，是運動大選了！

A 怎麼說？

B 在我看來，兵是裁不了的。要宣傳革命不正要用着兵力嗎？并且就是理想的世界實現了的時候，雖可以沒有兵的名，其實全人類都是兵，偶爾有害蟲出現，便要羣起而攻之呢。如今在我們國內宣傳裁兵的人，都是先承認了督軍師長們的存在，再做這些文章去請求他們裁，難道他們肯



A 朋友，我那篇文章你沒登出嗎？

B 沒登出。

A 爲甚麼不登出？……怕受發賣禁止嗎？

B 怕受發賣禁止呢。

A 哼，你的世故太深了！你要曉得，感情強烈的人不僅你，世間上還有比你更強烈的我在！我先告訴你：在我朋友的雜誌上做了一篇文章罵你了！（自語）啊，如今在文字上出風頭的人都是壞蛋，我們要宣傳革命的人，除非去結拜一個資本家來自己辦個雜誌不可啊！——永遠的一張黑幕垂下了——

### Epilogue

如今的無抵抗主義者都是螃蟹先生：

他們一身都是堅甲，一身都是利兵。

他們把對螯爪奉敬並非是干犯你們，

他們是因爲螯爪味美做了一次犧牲。

★

★

★

(附記)這篇東西本是前年上半年戲作的了，偶於紙層中尋找出來，覺得也有些滑稽的趣味。好，無抵抗主義者先生啣！我就讓你出去見見世面罷。

一九二五年二月念四日誌於上海

## 歧 路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沒精打采地走回寓所來，將要到門的時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馳，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但又遲疑了一回，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

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白地洒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競上的華屋上。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在脫葉樹下屢

走。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鬢，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他的一雙充斥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一些磚紅雪白的大廈。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血的宏流，增漲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視着前面，只看見一片混茫茫的虛無。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一隻孤獨的大船在血濤洶湧的黃海上飄盪。

——啊啊，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這麼自語了一聲，他的眼淚湧了上來，幾乎脫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未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因此竟受了破

門的處分。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他的女人隨他辛苦了七年，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好容易等他畢了業，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爲他出到社會來，或者可以活動一回，可以從此與昔日的貧苦生涯告別，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爲經年不用，連橡皮管也塞得不通氣息了，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他只諉說沒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紅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他竟以不置答覆的方法拒絕了。他在學生時代本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回到上海來，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幾多煩愁。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但是在文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完全沒有生根茁葉的希望了。他在學生時代，一月專靠着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糊口養家，但



如今出到社會來，連這點資助也斷絕了。他受着友人們的接濟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個弄子裏，自己雖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針氈。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愁到他們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說他爲什麼不開業行醫。

——行醫？醫學有甚麼！假使我少學得兩年，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醫梅毒用六〇六，醫瘡疾用金雞納霜，醫白喉症用血清注射，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奕美清，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這些能夠醫病的特效藥，屈指數來不上雙手，上海的如腳如蟻的一些吮癰舐痔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多我一個有甚麼！少我一個又有甚麼！

——醫學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麼！有甚麼！教

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我甯肯餓死！

——醫學有甚麼！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夠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斷，有槍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裹纏……這就是做醫生們的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

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

他女人說：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他說：要那樣倒不如做強盜，做強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只搶的是富有。

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他又要發一陣長篇的議論來罵到如今的教育制

度，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沒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但是終竟苦於生活的壓迫，到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說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再回上海來，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兒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決心，只得勸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人，決計在今天一路回去。

爲買船票及拊擋旅費，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裝，又一夜不會就睡。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隻馬車，連人帶行李一道送往匯山碼頭上船。起程時街燈還未熄滅，上海市的繁囂還睡在昏朦的夢裏。車到黃浦灘的時候，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無情的太陽不顧離人的眼淚，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都歡叫了起來。他們是生在海國的兒童，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

情味。

——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那些是到外國去的。

——哦，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

——還遠呢，到匯山碼頭還要一會兒。

他同他的大兒對話着，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兒，你回日本去多揀些金蚌壳兒罷，在那海邊上呢。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

——唔，揀金蚌壳兒呢，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

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

兒子到日本去，還要帶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車下車，這怎麼能保無意外呢？昨天買船票的時候，連賣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啊，別人都還要驚訝，難道我做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夠漠然無情嗎？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從上海到長崎三等艙只要十塊錢，送他們去耽擱幾天回來，來回也不過三四十塊錢。啊，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在船上去補票罷。是的，在船上去補票罷。……但一回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那些雜誌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有三四十塊錢，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好在同船有T君照顧，我還是不能去。唉，我還是不能去。——輾轉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這些問題。他決下心不去了，但又按想到路上的艱難，又決心要去。從安南路坐到雁山碼頭他的心機只是轉幹。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默默

不作聲息。嬰兒受馬車的震搖，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

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車到匯山碼頭了。巍然的巨舶橫在昏茫的黃浦江邊，尾纜上現出白色的『長崎丸』三字，碼頭上還十分悄靜，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外，還不見乘客的蹤影。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上了船把艙位看定了之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孩子們快樂極了，爭爬到艙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線衣裳，掛在壁針上幾次不能取脫。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惜別的一樣，伸張起兩隻小手兒，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聲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時，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

——日本的房屋很冷，這回回去不要顧惜炭費，該多燒一點火盆。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

她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燒火煮飯，這雙手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

——這回回去，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纔行。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

——總可以雇到罷。女人的眼眶有點微紅了，——聽說自從地震以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但是福岡又不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恐怕三十塊錢也不夠用。

——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些錢來，……他這麼說了一半，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找錢？錢却怎麼找呢？還是做文賣稿？還是掛牌行醫？還是投入上海 Zigoma 團去當強盜呢？……

——福岡還有些友人，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遊閑

的，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

——帶着三個兒子，怎麼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儘他們在海上去玩耍。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鳴鑼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他忍着眼淚和她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他和孩子們也一一接吻過了，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T君依然不見，他有幾分狐疑起來了，是起來遲了？還是改了期呢？動身的時候，悔不會去約他。他跑出艙來看望。

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買的，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T君快來，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走出艙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有的脫帽招擺，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轉。遠遠望去，一乘馬車，剛好到了碼頭門口。啊，好了！好了！T君來了！車上下來的



果是T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鐘來。我怎麼樣呢？還是補票嗎？還是上岸去呢？他還在遲疑，他女人最後對他說：我們去了，你少了多少贅累，你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最好是做長篇。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櫻花開時，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轉換心機也好。

他女人的這些話頭，突如其來，好像天啓一樣。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音，音樂的聲音，又響徹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來：哦 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愛人喲。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長篇？是的，最好是做長篇。Dante 爲他的愛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永遠的女性喲！……他決心留在上海了。他和T君握手告別，拜託了一切之後，便毅然走

出艙來。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來，免惹得孩兒們流淚。

幾聲汽笛之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他等着T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纔興冲冲地走出碼頭。啊，長篇創作！長篇創作！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書名都有了，可以叫着『潔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見的時候，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啊，那種光輝！那種光輝！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盪漾了嗎？Ava Maria, Ava Maria……永遠的女性！……Beatrice……『潔光』……他直到走上了電車，還隱隱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黃浦江裏去。

長期的電車把他心中的激越漸漸緩和，給予他以多少回想的餘暇了，他想到他歷年來的飄泊生涯，他也想到他歷年來的文學成績。啊，我的生活意識是太曖昧了。理想的不能實行，實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過混了大好的光陰。我這

十年來，究竟成就了些甚麼呢？醫學是不用說了。雖然隨着一時的衝動做過些詩文，但那是甚麼東西嚟！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樣能夠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夠足以自慰呢？啊，慚愧！慚愧！真是慚愧！我比得甚麼 *Dante*！我比得甚麼 *Dante*！我是太誇誕了！太無恥了！啊，我是……他這麼想着，又好像從燦爛的土星天墮落下無明無夜的深淵裏。他女人對於他的希望，成了他沒大的重擔。他自己對於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衛的微石了。他的腦精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假使電車裏沒有人，他很想抱着頭痛哭了起來。

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情本來是他數年來的深刻的經驗。他從事文筆的生涯以來，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觸得愈多，他感覺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覺着自己的生活太單純了，自己的表現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見燥煩，愈見燥煩，他愈見自卑，直到現在，他幾乎連筆也不能動了。自己做的東西究竟有甚麼存在的

價值呢？一知半解的評論，媒婆根性的翻譯，這有甚麼！這有甚麼！同情我的人雖說我是天才，痛罵我的人雖也罵我是天才，但是我有甚麼天才在那兒呢？我真愧死！我真愧死！我還無廉無恥自表孤高，啊，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去了。啊啊，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呢？醜啣！醜啣！庸人的奇醜，庸人的悲哀啣！……他想起 John Davidson 的一首詩來。詩中敘述一位貧苦的音樂家，因為飢寒的緣故把他最愛的妻孥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頭的他妻子的殘骸，悲痛地號哭道：

*We drop into oblivion,*

*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d.*

*My work, this woman, this my son,*

*Are now no more; there is no God.*

這節的意思是：

我們滴落在忘却之中，

同去培養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這個兒，

都已沒了：誰說有甚『天主』。

他應着電車的節拍，默念起這節詩，他覺得好像是從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樣。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沒有這音樂家的真摯。音樂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紀念而世人湮沒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甚麼資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兒是由自己拋撇了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樂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殘骸痛哭的真情，悲痛之極終竟隨他的妻兒長往了。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馳，妻子向東，他自向西，妻子在飄渡苦海，他

自己却是留在這兒夢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攪嗎？他一想到這兒，他又後悔不會送他的妻兒回去。我爲甚麼不在船上補票？我爲甚麼不去和他們同樣受苦呢，啊，我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這責任觀念薄弱的小人！……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儘滾滾的電車把他拖過繁華的洋場，他就好像埋沒在坟墓裏一樣。他沒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好像有甚麼比死還厲害的東西埋伏着在的光景。他掉頭跑出弄子來，跑到這靜安寺路旁的街樹下驕走着了，他的充斥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視着前面，街面上接連的汽車咆哮聲都不會驚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滄洲別墅轉角處便佇立住了，凝視着街心的路標燈不動，這是他的兒子們平時散步到這兒來最愛留心注視的。他立了一回，無意識地穿過西摩路南走，又走到福煦路上來。走到聖智大學附近，

他又驀然佇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時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兩個大的孩子散步到這兒來，一隻瓦雀突然從洋梧桐上跌下，兩個孩子爭前逐捕，瓦雀終竟被他們捉着了。他那時曾經做過一首詩，此時又盤旋上了他的腦際：

橙黃的新月如鉤，已在天心孤照，  
手攜着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逍遙；  
雖時有涼風颯人，熱意猶未退盡，  
遠從人家的牆上，露出一片的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隻驀地從樹枝蹶墜，  
兩兒欣欣前進，張着兩手追隨。

小鳥曳立悲聲，撲撲地在地面飛遁，  
使我心中的絃索也隱隱咽起哀鳴：

『嬌小的兒們呀，這正是我們的徵象，  
我們是失却了巢穴，飄泊在這異鄉，  
這冷酷的人寰，終不是我們的住所，  
爲避人們的弓彈，該往那兒去躲？』

無知的兒們尙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欣欣含笑，追着小鳥飛馳。  
我也可暫時忘機，學學我的兒子，



不息的鳴蟬，爲甚只死呀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樹謳吟了一回，念起昔日清貧的團圓遠勝過今日淒切的孤單，他的眼淚如像噴泉一樣忍勒不着傾瀉下來了。在這時候，他真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只賸了他孤另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對他含着敵意，京滬的報章上許多攻擊他的文章，許多批評家對於他下的苛刻的言論，都一時潮湧了上來。一種親密的微笑從面前飛過的一乘汽車的輪下露出，暴屍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來，腸爆了出來，眼睛突露了出來，腦漿迸裂了出來，這倒痛快，這倒痛快。那時候儘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來看熱鬧，我可以長睡而不惱。……但是妻子們的悲哀是怎麼樣呢？朋友們的失望是怎麼樣呢？她怕我受累贅，纔帶着兒子們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長篇呢。每週的雜誌，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雛鳥一樣，要待我做文章呢。這是我死的時

候嗎？啊！太 Sentimental 了！太 Sentimental 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個活着的死屍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這死屍中從新賦與了一段生命。我這幾年來並不是白無意義地過活了的。我這個生命的炸彈，不是這時候便可以無意義地爆發。啊，妻兒們怕已過了黃浦了，我回去，回去，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總要把『潔光』表現了出來。……

他的脚步徐徐移動起來了。他如何抱着舊式結婚的痛苦纔跑到東洋，如何自暴自棄，如何得和他的女人生戀愛，如何受她的激勵，……過往十年的回想把他運回了寓所。客堂裏的掛鐘已經一點過了。一位老姨娘問他吃飯不吃，他回答着不用，便匆匆上樓去。但把房門推開，空洞的樓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氣。他噤了一下，走向房裏的中央處靜立着了。觸目都是催人眼淚的資料。兩張棕網床，一張是空無所有，一張還留下他蓋用的幾條棉被。他立了一會，好像被人推倒一般

地坐到一張靠書檯的籐椅上。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還是只好借筆墨來攻擊了。他把書檯的抽屜抽開來，却纔拿出了他兒子們看殘了的幾頁兒童畫報，又拿出了一個兩脚都沒有了的洋囫。在這些東西上他感覺着無限的珍惜意來。他起來打開了一隻柳條箱子，裏面又發現了一件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國的棉衣，他低下頭去抱着衣裳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種輕微的香澤使他感受着一種肉體上的隱痛。他把洋囫和畫報來收藏在箱子裏面了，又回到桌邊，纔展開一帖原稿紙來，蘸着筆在紙端寫下了『潔光』兩字。——他的筆停住了。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作法先寫背景呢？還是追述？還是直敘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十年的生活從甚麼地方起頭？……他的腦精一時又混亂起來了。他把挾着筆的手來擎着右鬚，側着頭冥想了一會，但仍得不出甚麼頭緒。一夜不會睡覺的腦精，爲種

種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亂了的腦精，就好像一座荒寺裏的石燈一樣，再也閃不出些兒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興奮，他聽着隣舍人的脚步聲就好像他自己的女人上樓，他聽着別處的小兒啼哭聲，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兒們呢？怕已經過了黃海了。啊，他們怕已經過了黃海了。我只希望他們明日安抵福岡，我只希望他們不要生出甚麼意外。他一面默禱着，一面把筆擲在桌上。唉唉，今天我的腦精簡直是不能成事的了！他脫去了身上的大衣，一納頭便倒在一張床上睡去。……馬蹄的得得聲，汽笛聲，輪船起碇聲，……好像還在耳裏。抱着耶穌的聖母，抱着破瓶的幼婦，黃海，金蚌壳，失了巢的瓦雀，Beatrice，棉布衣裳，潔光，潔光，潔光，……

淒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樓房，兩日來疲倦了的一個精神已漸漸失却了他的作用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

行路難

上篇

一

稱名寺內疏落的松林中，漏出些倦了的蟬聲來，一切物象都在午慵中垂着眼  
臉了。

寺旁有座小小的別墅風的人家，四周的籬柵上盤絡着無數的朝顏。朝顏的花朵全部已萎謝了，有的垂頭喪氣地還依戀着故枝，有的橫陳在籬柵下，沉默着就了永久的安息。

籬內是一方庭園，圍着正中的一棟小小的居室。淺黃的沙地上長着些髮一樣的稀疏的青草。籬次的一列長青樹，是新和故山離別了的，樹梢已經剪斷了，只帶着些消瘦的疏枝。短短的樹影倒向西方，已經是將近正午的時分了。近處的雄雞，一聲——兩聲地，在悠長地叫着。

籬柵的東北角上一座小小的柴房，柴房旁邊露天地放着一駕四輪黑漆的乳母車，已經是二三十年前的舊物。車上有個歲半光景的孺子不住聲的哀啼。他的聲音好像有些甚麼要求，又好像有些甚麼哀訴的樣子。

乳車旁邊更有兩個較大的男孩在沙地上遊戲着。沙地上掘就兩條淺溝；這便

是火車的軌道了，兩個小兒各拿着一個竹筒，口作汽笛的聲音，一個向着東行，一個向着西行，一個在說：到亞美利加！到亞美利加！一個在說：到上海！到上海！

巍巍的一尊銅佛從稱名寺中俯瞰進來，他看着這啼哭着的和遊戲着的兒童，在那黝黑的口邊浮着永恆的微笑。

在這時候愛車從南向的園門口走進園裏來了。孩子們看着他，嬉戲着的立地停止了嬉戲，歡聲地報着他的回來，啼哭着的也把哭聲止着，伸出兩隻小小的手兒向他『餠餠，餠餠』地叫着。（日本人呼麵包爲『餠餠』，語源係由西班牙語得來。）

平常他出街的時候，大抵是要給孩子們買些糖食回來的，但他今天却把這件事情忘了。他默默地走到東首的廊緣上坐着。他的夫人把正中的兩扇紙門（障子）推開，現出一房的散亂的行李。他瞥眼看見了，眉頭更吃緊地蹙攏起來了。



——呵，你回來了，爸爸，事情辦好了嗎？

『怎麼這樣地高興呢！』他聽着他的夫人的很清脆地叫着他的聲音，他的心頭却只是不住地責罵『怎麼這樣地高興呢！出門的時候原說不要穿洋服去，是你總要叫我穿着洋服，穿着洋服，戴了一頂破了的草帽，又樂得被人作踐了一場！』

他在心裏只是這樣地怪着他的夫人，但也忍着沒有說出口來。他說出口來的是：

——唔，辦好了。押金停一下總會送來了。

——行李我大概檢得有點樣子了呢，動用的帶去，不動用的我看還是送進質店裏去罷。

——又要進甚麼質店呢！縱橫是不再來的。

——說不定你還要來買書呢。

——買書！誰個還要來買！我恨死了這福岡，恨死了這福岡！

他的夫人一時沉默着了。她是曉得他的脾氣的，聽着他的聲音，看着他的神氣，又曉得他在外面討了甚麼沒趣回來，她也不願再和他理辯了。她沉默了一會，只得接着又說：

——那麼，你息一下便請往運送店去罷，不用的行李便交給運送店運去，先送到長崎，等我們回上海的時候再取出來一路帶回去。還有你那張書桌呢，便帶去也是沒有用的，佛兒那駕乳母車也壞得不能再用了——佛兒那孩子真是攪人，我把他捆在那乳母車上，自從你走後他就哭起了呢——你往運送店去的時候順便去叫位古物商來，好罷？——佛兒，你不要哭了，媽媽手空了便來抱你下來頑呢。

『哼，頑！你以為他是想下來頑嗎？……呵，他是感覺着飄流的不安呀！』他心裏這樣反駁着他的夫人，但他一點也沒有作聲。她也覺得有點不對勁，不敢再去糾纏他，又各自去整理行李去了。

孩子們，也都失望了，看見他全不瞅睬，大的兩個各自去嬉戲起來，小的一個更加傷心地在乳車上啼哭着了。

## 二

愛牟自從四月初間從上海跑到日本來以後，他又在博多灣上，他住過五六年的地方，同他妻兒們同居起來。頭一個月他因為從上海友人處借了一二百塊錢來，勉強強地算把一切的拖欠和開銷支付下去。待到五月尾上來，二十塊錢的房錢，他便無法交出了。他譯了一部書寄回國去想賣稿費，但只能辦到抽版稅的

一層，因為朋友們把他所譯的書弄成了叢書之一了。上海的書局凡關於叢書的契約，照例是只能抽取版稅的。六月初間他又替上海的工書局做過一篇王陽明全集的序文，他滿以為多少總可以弄得幾個錢，但誰知也成了畫餅了。於是乎六月尾間終竟受了房主人的放逐！他那時候真可憐，七八月間拖着一家五口，竟在海外替人守過兩月的質店。這稱名寺旁的住家是八月以後他纔轉過來的了。他在八月下旬得了一筆稿費，所以纔得脫離了質店的生涯；今天是九月二十九日，他移到這新居裏來剛好纔一個月呢。

今天清早，在他剛好吃過早飯之後，早班的郵差替他送了一封信來。這是上海的友人報告他長江輪船還在通行的回信。他接到這封信後，和他的夫人商議一回。

——上海有信來了，長江的輪船還在通行呢。

——那麼你究竟去不去呢？W地方。

——去也不好，不去也覺得不好，他們找了我兩回了。

——但到現在也還沒有接到正式聘書，怕去也是不好去的罷？

——真是兩難，他們有一封信無一封信的催我到校任課，但到現在還沒有接到聘書，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弄甚麼玩意。

——我看還是不去的好罷？總不能說不接聘書便能去任事的事情。

——那麼怎麼樣呢，我們以後的行止？這房子終竟未免太貴了。

——原是最貴，我起初便不贊成的，你總要搬來。

——以往的事情不要說罷。房金是先付的，今天二十九了，下一個月我們還是住，還是不住呢？

——住是不能再住的了。上海又在打仗，我們的錢總要節省點子用纔好。我

看我們不如到鄉下去洗溫泉去。鄉下偏僻的溫泉地方，生活程度並不貴，怕比這兒還要便宜些。同時也可以把身體保養好。我看你這一向的身子更加不行了，天天吵頭痛，夜裏又不能睡覺，我看我們還是去洗溫泉去罷。在鄉下僻靜些，或者也好做文章。

唔，這樣也好，換個新鮮的地方可以得些新鮮的經驗。那麼我們到那兒去呢？別府去好嗎？

別府？那怎麼去得？那兒是大有錢人去的！

那麼這福岡附近還有甚麼溫泉呢？二日市我去過，並不好。

有是有的。如像武雄，如像古湯，都是比較便宜的溫泉。做生意的人農夫們時常往這些地方去，大約總不會貴的。

離這兒究竟有多少遠呢？

——我倒不十分清楚，我們去買張地圖來看看罷。

——好極。你去買地圖，等我來寫回信。W地方我只消寫封信去拒絕了就行了。

他們就這樣商議定決了之後，他的夫人領着三個孩子去買了兩張地圖，他便寫好了一封辭職的書信。他的信是寄交國內W地方的S大學的。原來那S大學的學生有部分很羨慕他的爲人，在七八月之間要求他們的校長寫過一封信來，聘他去充當文學教授。這S大學在三年前已經是聘請過他一次的了，他那時因爲自己去連大學也還沒有畢業，不便跑去當別人的先生，所以便早早辭掉了。這一次他正在苦厄的時候，又承受着這樣幾年不改的未知的朋友們對於他的愛情，他於情理兩面都覺得不能再行辭職，所以他在接到S校長來信之後，他便立地寫了一封承允的信回國去了。但不料不久之間S學校便起了風潮，把校長更換了。他的回信

去後，等了許久竟不見有聘書寄來，他很在懷疑，而S學校的學生又寫了好幾封信來催他上課，學校裏也打了兩次電來。——這到底是怎樣的呢？弄得他很有些莫名其妙了。起初沒錢的時候，要想動身也不能動身。在八月尾上有了錢了，但他還在猶豫的時候，江浙戰事已經起了。

——這始終是去不成的，去不成的！

他已經決定了不去就事的心腸，但不料在九月中旬S學校又來了一通催教授上課的油印信，他由這封信，知道他仍是被認為教授之一人，而同時因戰事的影響，國內的教授定也還有許多未能到校的。戰事的消息，在日本的報上一天緊似一天。他在福岡是無從得見中國報的，終至不能不疑心到長江的輪船早已停駛了。

今天已經是九月二十九日。長江輪船還在通行的回信到這時候纔剛好寄來。



愆期也未免太久了，縱橫是沒有接聘書的，倒不如未受聘而辭聘！

### 三

他夫人買回來的，是兩張佐賀縣的地圖。原來武雄和古湯溫泉都是在佐賀縣內，這佐賀是福岡的隣縣，往長崎回中國時必須經由的地方。

地圖後面關於名勝地方，都有些簡略的指南。武雄雖然近在火車站旁邊，相隔不遠處更還有嬉野溫泉，但這兩處地方，指南上都寫得非常繁華；寫武雄說是有八千餘人，浴場分出數等；寫嬉野竟說有四十餘家的旅館林立，還有新興的溫泉公司。這樣的地方也不免有幾分貴族性，這不是他們所敢覬覦的了。

再看古湯。古湯在佐賀縣治之北，川上江上游的羣山之間。沿川上江而上不到古湯處可一里許（合華里七里餘），尚有所謂熊川溫泉，這兒的人口不出四十

戶。指南上又盛稱這兩處地方的風光如何秀麗，人心如何古樸，生活如何簡易，這便把他們的行趣決定了。

他們決定到古湯，或者熊川；假使他想避孩子們們的攪擾時，他們還可以分居，這樣，他在羣山之中便可以靜靜地創作了。

往古湯的計劃商定好後，新生的事件便是退房租和收拾行李的兩項事情。

他們的房子是僅僅在三禮拜前租好的，因為房子的結構比較清幽，他們租借時竟受了很苛刻的條件，房主人說他們的孩子多，又說他們是中國人，因此定要了他們找店保，押一百五十塊錢的押租，房金先付，每月三十五圓，無論住滿一天，或者住滿一月，都是一樣。要受這種苛刻的條件，他的夫人是始終不肯贊成，但他就好像暴發戶一樣，終敵不過自己的一點孩子氣的虛榮。他受金錢的蹂躪是太受夠了，他如今有了幾百塊錢了，他要報金錢的仇，他要把金錢來蹂躪

了。

新居就在質店的不遠，他遷居後每遇着質店主人，心裏免不得尙要這樣說：

——質店的主人喲，你們有錢的人們喲，你看我也還住得起三十五塊錢一個月的房子呢！

他這種孩子氣的虛榮心，便不能不受報復了。今天已經是九月二十九，再多住兩天便不能不多給一個月的房錢。於是乎他們到古湯的行期更不能不急轉直下地定在明日。

——房主人那里你去退墊罷，我在家裏收拾行李呢。

——好，我去。我要去交信，也還要去買些原稿紙來纔行，帽子也還沒有呢。沒有時候了，我就去罷。

——好的，你穿洋服去好些。

——費事得很。

——費一點事也不要緊，你的和服太壞，生意人會不把你當錢。

他聽他夫人的話，把他唯一的一套夏服來穿上了，草綠色的嗶嘰上衣，雪白的法蘭絨褲，但是一頂草帽已經被他第三的一個幼兒踏破了，戴在頭上總要隙出一個口來，他沒有法子，只得從裏面用些紙和漿糊來糊着，倒還勉強可以敷衍過去。

——房主人住在什麼地方呢？

——是市上××町的一家賣蚊帳的商店，是一位將近五十的寡母，有兩個兒子和你上下年紀的。

——好，我便去了。

#### 四

他乘着電車走到市裏。他先把一封掛號信交了。他找着了町上的這家蚊帳店了，但他躊躇着不敢進去，他是怕和商人打交道的人，那種虛偽的應酬話使他最難應酬。他在走入蚊帳店之前，不免要先起一次腹稿。

——『我們這回因為身體不好，要到溫泉地方去保養一下回來。對不住得很，我們住的房子只好退租。明天便要動身了，方便的時候，請把那一百五十塊錢的押金還給我們。』

他把這一番簡單的話，用日本話來在心裏說了又說；他努力想把牠說娓娓些，說圓滿些，但總覺得有幾分不好措辭。在這篇腹稿沒有十分打定之前，他又只得往別處的紙店裏去買原稿紙去了。

原稿紙買了五百張。他自己心裏想，「在山裏住牠一個月，能把這五百張原稿寫完，也就是很好的成績了。我這回定要大寫，我計畫着的一篇「潔光」一定要在這回寫作出來！」

他想着走着，不覺又走到蚊帳店前面來了。時間已經不能再使他遲延，他就好像爲受試驗而上講堂的學生一樣，走進了蚊帳店裏的帳房。

坐店的一位老婦人和一位俊秀的男子立起來表示歡迎。他看那婦人時，正是五十上下的年紀，面龐是很肥白的，眼堂輪着一帶黑圈，一頭的濃髮黑得異常脂膩。

愛牟把帽子脫了，向他們鞠了一躬，但他一抬起頭來，看見他的帽子就和一頂獅子盔一樣，已經隙着一個大口了。他自己的臉覺得有幾分熱起來，他只格格不吐地向着那老婦人先把自己介紹：

——我，我是稱名寺旁邊的，租借着你們的房子的人……

想要掩着破帽子的醜，極力把來藏在背後。

——是愛……愛牟先生嗎？請坐！請坐！

——不，不坐了，不要客氣。近來生意還好嗎？

——託庇呢，檀那！不過檀那是曉得的，我們是靠蚊子吃飯的人，蚊子一沒有了，我們便要改行了。我們到冬天來是賣毛毯絨毯，還要望檀那照顧。

他和那老婦人敷衍地講了幾句客氣話，但不得不拍到題上來了。他說，很突兀地說：

——我們明天要動身，想到溫泉地方去保養。

——哦？太太和少爺們都回去嗎？

——是的，一家都同去。所以我覺得很對不住你們。我們住的房子就想在今

天退塾。

他這兩句話却幾乎是一氣呵成地說出了。但他剛好把『退塾』說出的時候，啊，那是多麼靈妙的符咒嚙！那好像有甚麼神話上的呼風喚雨的魔力一樣，在那老婦人臉上喚出一天的暗雲來了。他把她偉大的臀部，磴的一聲坐了下去。兩隻眼睛在冰冷之中燃着怒火了。

——早曉得是這樣，我們是不租給你們的！我們房子原是想招長租。……

——對不住你們呢，但我們是飄流着的人，身子又不好，也是沒法。

——真個是沒法呢！要走，我們也不好把你們強留，留也留不住，就和我們留不住蚊子一樣啦！

『哼，你這老娼婦！你竟把我當成了蚊子一樣嗎？』

——那麼，我們那筆數，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要請你送來。



——曉得了。

『哼，你這老東西！你不過比我多有得幾個臭錢，你怎麼能夠把我這樣作踐呢？我租你的房子並沒有缺少你分文，你怎麼能夠把我這樣作踐呢？嚇嚇！』

他憤激得連話也不能說出來了。在蚊帳店裏立着轉不過圈來。商店的母子兩人埋着頭各自去做他們的事情去了，他只如一隻落水鷄一樣向店外逃走出去。一走出店門，他把那頂破帽子投在地上，惡狠狠地踏成了一個坦平，

——啊，你這混賬東西！

## 五

他乘着電車從市上回來的時候，正是他的孩子們在園裏遊戲着的時候，他的最小的一個嬰兒在乳車上哀哭着的時候。

他坐在東首的廊緣上，和他的夫人談說了幾句，便忿悶地儘坐在那兒，他把姿勢固定了，就像得了神經病的患者一樣，連一動也不動。他的眼睛是凝視着地面的，嘴唇是翹着的，本是凹陷着的兩頰愈見凹陷下去了，本是蒼白的臉色愈見蒼白了，兩隻手是緊緊地交在胸上。

他這時候又在失悔他的造次了。

——『啊啊！我爲甚麼要到日本來！來了，便單爲房子的事情也受了不少的悶氣了。S大學的事情我爲甚麼急急於便要辭退！辭退了，我又不能不在這受瘟氣的國度裏久住了！啊，洗甚麼溫泉啣！洗甚麼溫泉啣！我究竟有幾個血汗錢在我身上？攏總只有四五百塊錢的家資，吃不上兩三個月不是便要討口了嗎？一定的收入沒有分毫，要全靠着做文字來賣錢，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多麼掃臉的事情啣！啊啊！……』

他凝視着眼眶，竟被灼熱的眼淚洶湧起來了，凡他十幾年來，他前前後後在日本所受的悶氣，都集中起來，他不能不把可憐的妻兒作爲仇人的代替，把他的怨毒一齊向他們身上發射了。

——哭！哭甚麼喲！哭死了也沒有人把餈餈給你！

小小的嬰兒依然在乳車上哀哭。但他那可憐的哭聲終竟把他觸怒了。

——餈餈！餈餈！就是你們這些小東西要吃甚麼餈餈了！你們使我在上海受死了氣，又來日本受氣！我沒有你們，不是東倒西歪隨處都可以過活的嗎？我便餓死凍死也不會跑到日本來！啊啊！你們這些腳鐐手銬喲！你們這些腳鐐手銬喲！你們足足把我鎖死了，你們這些肉彈子，肉彈子喲！你們一個個打破我青年時代的好夢。你們都是吃人的小魔王，賣人肉的小屠戶，你們赤裸裸地把我暴露在血慘慘的現實裏，你們割我的肉去賣錢，吸我的血去賣錢，都是爲着你們要吃

餓餓，餓餓，餓餓！啊，我簡直是你們的肉饅頭呀！你們還要哭，哭甚麼，哭甚麼，哭甚麼！

他惡狠狠地把哭着的嬰兒痛罵了一場。嬰兒哭得愈見悲哀，他腦中的怒氣却好像蒸氣尋出了空穴一樣漸漸地輕淡起來了。

這是他的一種怪癖。他每逢在外面受着不愉快的感情回來的時候，他狂亂着的怒火，總要把自己的妻子當成仇人。自己磨牙吮血地在他們身上凌虐。但待到骨肉狼藉了，他的報仇的欲望稍稍得了滿足時，他的腦筋會漸漸清醒起來；而他在這時候每每要現出一個極端的飛躍：便是他要從極端的憎恨一躍而為極端的愛憐。這在旁人看來無論怎麼也是不很自然的行爲，但在他却要感受着一種不得自然的衝動。這種衝動現在又飛躍起來了。

他把嬰兒痛罵了一場，嬰兒是哭得愈見悲哀的，連兩個遊戲着的孩子也駭得

呆立着了。

——『啊，這樣怪可憐的淒切的哭聲！』

這好像在暴風雨之後，從遠遠的海岸上吹送來的晚潮，這好像在夜深人靜中，一隻孤鴻從暗黑的雲頭徹響出的哀叫。這分明是從遠方來的，但又十分清瑩。啊，這單調的悲啼，這淡白的哭聲，這是怎樣動人的，令人不得不流眼淚的律呂哟！這分明是有甚麼要求，分明是有甚麼哀訴。

——『餇餇，餇餇，餇餇……浮浪，浮浪，浮浪……浮浪的不安，餇餇的缺乏……』

——啊，佛兒呀！佛兒呀！你不要哭，不要哭！你爹爹錯了。

他是完全軟化了。從廊緣上跳下沙地來，把乳車中縛束着的嬰兒抱起了。

他在嬰兒的額上親着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珠珠的眼淚滴落在嬰兒的髮上。嬰

兒的哭聲雖然止息了，但時時還聽着抽咽的聲音。

——到上海去！到上海去！

——到亞美利加去！到亞美利加去！

兩個大的孩子又在雪白的秋陽中，淡黃的沙地上遊戲起來了。

## 中 篇

### 飄流插曲 第一章

末日

——啊，好桂花的香氣呀！

——是的，桂花。今年開得不多。

——怪不得剛纔走過的時候沒有聞着。

——你先生是回國嗎？

——是的，但先想到溫泉地方去保養一下。

——那是再好沒有。是工科？

——不是，是醫科。

——啊，那在福岡是住了許久的了？

——是的，我住了六七年。

——哦，哦，六七年！你先生這一回去，總還有許多迴憶留在這兒的了。

——唉，我留在這兒的迴憶？……怕只有今天我要走的時候，和你老人家一

同聞着桂花罷？

——嚇嚇，好說，好說，多謝得很，多謝得很！

愛車到車站旁邊一家運送店去把交涉辦好後，和着一位老頭兒拉着一隻空車，默默地從箱崎神社旁邊經過，這兒在前本是他愛游的地方，但自從三閏月以前被房主追逐出箱崎以後，他從不曾來過了。

一陣桂花的清香從神苑裏飄颺出來，這便引起了他們兩人的話緒。

兩人一路走着，一路談着，走不上四五分鐘的光景，已經到了稱名寺前，愛车的三個孩子又在那大佛蓮台下的草墩上遊戲着了。

孩子們看見他，便遠遠叫着。

——那三位小將是你先生的相公嗎？

——是的。

——你的福氣真好。



——啊，我倒覺得沒法呢，兒子太多了又沒有錢。

——那裏，那裏，兒子是不妨多的，愈多愈好，我們沒有錢的人連兒子也沒有，那纔叫沒法呢。我也有五個，大女兒出了閣了，三個月前已經得了一個孩兒，三兒二兒在幫人，小的兩個和尚還在小學校裏讀書。

老人說的時候，很有由衷的喜悅和誇耀的神氣；但在愛牟，心裏却生出了些輕淡的悲哀來。

——你老人家一天做幾點鐘的工作呢？

——我幹了二十年了，每天清早七點鐘上工，晚上七點鐘下工，剛剛做了一個對時。我二十年來沒有缺過一天呢，哈哈……

談着已經走到了家裏。

愛牟把老頭兒領上屋裏來，一位獨眼的古物商已經在庭園中檢看乳車了。

——「啊，來得真快！」

這位古物商在他們去年四月回國的時候也曾買過他的東西。那時最值價的是一架風琴，一百五十塊錢買來還沒用上半年，賣的時候僅僅賣了六十塊錢。其餘的東西大都是和送了給他的一樣。他嘗過這麼一回甘餌，在愛牟往車站時枉道去通知過他後，他便飛也似的乘着腳踏車跑來了。

愛牟和運脚在房裏捆起行李來，他們一面做事情，一面還在繼續着剛纔的談話。

——你老人家一天大概有多少工錢呢？

——沒有一定，要看店裏的生意說話，多的時候也有，少的時候也有，平均大概每天有兩個兩塊錢的光景。

——啊，有兩塊錢，也就很好了。

——是的，勉強強強可以過去呢。

他聽了老頭兒的話，想起他在上海的時候的生活來，他那時不怕在整天整日地做工，有時候竟連坐電車的錢也有好久缺乏過的。他想到這些上來覺得他自己的身價連這位運送店裏的老脚夫也還不如。這位老脚夫假如知道了他的生活的內幕時，他剛纔爲他生的悲哀，恐怕要轉移到老人的心裏了。

他們在收拾行李的時候，愛牟夫人和古物商在一邊商議價錢。

古物商把乳車檢查了多少遍數，但總遲疑着不肯說話。愛牟夫人催着他：

——你究竟肯出多少錢呢？我這里事忙。

——唉：他把這一聲拖得很長，但還是不肯還價。最後他走上房裏來看了書桌，書桌是把四脚切短了的一張方檯。你這里還有甚麼東西沒有呢？

——就留着兩樣了，別的都送了人。

——那嗎，唉，是只有這兩件的時候，……唉，我只能出……唉……一塊五角錢。

多少？

——一塊五角錢！

——哈哈！

愛牟夫人笑了一聲，在旁邊聽着的愛牟也發笑起來了。

——笑話，笑話！……『前回放在當舖裏也當了四塊錢呢。』但他這下半截的一句他却沒有說出口來。

——要曉得呢，古物商又帶着釋明的語氣說起來了：東西太舊了，弄到我手裏不收拾是不能用的。就收拾好了，有錢的人不肯用舊東西，沒錢的人又怕用不起。

——你假如肯賣便宜點怕誰也會用罷！愛牟夫人這時有點子怒氣：你們這些人太打算盤了！買人家的東西的時候總要圖便宜，賣給人家的時候又總想敲竹槓。你是看穿了我們的腳跟，以為我們縱橫是帶不起走的嗎？是賣一塊五角錢，倒不如送給朋友！

——你們用的不是舊貨嗎？去年是沒有看見過的。

——是的，是舊貨呢。我們不瞞你：我們去年在上海買成二十塊錢。是要買新的，在日本怕至少要管一百塊。你把價錢認清楚罷！

——嚇嚇，嚇嚇嚇。古物商的似笑非笑的聲音，好像有點懷疑，又好像有點譏諷的樣子。

愛牟夫人撇開了他，他走進房裏來了。

愛牟和她兩人又纔純粹地用起中國話來：

——怎麼樣呢？賣給他嗎？

——一塊五角錢，未免太難乎爲情了，這位老頭兒說他纔得了一位外孫，我們倒不如送給他呢。

——唔，那倒好。你問他要不要罷。

愛牟向着老頭兒發問：我們那架乳母車和這張書桌，想送給你老人家，你不要？

——嚇嚇！那怎麼好！那怎麼好！

——你要的時候千切不要客氣，你是聽着的，共總只管一塊五角錢的東西。

——那裏，那裏！一百塊呢！你們這樣的情分就一千塊也買不出呀！

——還有呢，你老人家。愛牟夫人插說着了。我們還有一匹母兔，幾隻鷄兒，鷄兒已經四個月了。殺又不忍殺，賣又不好賣，我們也送給你罷。

——嚇嚇，那怎麼好！那怎麼好！

——你老人家要的時候，今晚上來拿，睡了好捉些。

——嚇嚇，那怎麼好！那怎麼好！

——這兒還有一隻金魚呢！愛牟起身從廚房裏提了一個鉛桶來。

——那也送給你老人家。連鉛桶一道。

——嚇嚇，那怎麼好！那怎麼好！

樸實的老人只是歡喜着點頭，他連感謝的話也說不出來。他的眼睛好像要流出眼淚的光景。

獨眼的古物商呆呆地立着看了一會，他把兩隻手縮在懷裏無聲無嗅地各自走了。

## 飄流插曲 第二章

### 活的蚊塵

夜氣漸漸深了。他們把孩子們睡好之後，在昏黃的電燈光下，兩人幽然欲睡地對坐起來。

他的夫人做錯了一件事情。她先前在檢寢具的時候，誤把必用的蚊帳檢在不用的一綑被捲裏去了。她以爲天氣已經涼了下來，山裏一定沒有甚麼蚊子，蚊帳帶去也不中用了，所以她竟把牠先送到了長崎。但在這兒他們今天晚上還不能不再用一次，她却全然忘記了，要叫孩子們睡的時候，他這件錯誤纔突然覺悟起來，但已經來不及了。

家裏沒有一件東西可以作爲蚊帳的代用品的了，假使那張方桌還在，把孩子



們睡在桌下，把張包單來罩在桌上，也還可以敷衍過去，但是方桌已經送給運脚去了。假使有幾口衣箱把來圍在四周，上面罩牠一張被面，也還可以作為抵禦蚊陣的金城，但這些衣箱那兒會有呢？

蚊子一陣一陣地飛來攻擊，孩子們怎麼也不能安穩。抵禦的工具沒有了，他們只好和牠肉搏戰了。拚一個不睡，替孩子們作有生命的蚊塵。

一個蚊塵幽幽地說：太早了也不行，太遲了也不行呢。

——甚麼事情呢？又一個蚊塵幽幽地回問。

——就是我們搬家的事情呢。

是的，他們搬家，前回搬遲了的時候被人追放了，這回搬早了的時候又討了一場沒趣。有錢人的威風真是不好干犯，他們那把人當成人在看待呢？

那回他們受追放時的情事，好像若睡中的迷夢一樣，又迷迷離離地浮上了心

來了。

他們那回住在箱崎村的網屋町上。他們的房子比較還宏敞，前面臨着海灣，後面還控着一個花園。在花園裏面他們種了些剪春羅，阿迺摩內，玉簪兒，鬱金香一類的草花。他在四五月間譯了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本想寄回國去賣錢，但被朋友們弄成叢書去了，賣錢的計畫竟生了齟齬。他們到五月尾上竟不名一錢，二十塊錢的房金終竟不能交付了。房主人便時常來催促他們，他們只得推到來月。來月初間他又應了一家書局的請求，做了一篇關於王陽明的東西，他以爲這回總多少可以拿得幾個稿費了。但他所等的稿費，一天不來，兩天不來，看看又要等到底了。

房主人來催的度數更頻繁了，起初來的是女的，說話也還和軟，那時候只是要錢，但還沒有甚麼逐客的意思。待到後來逐客的意思漸漸表現了，有一次來催

的女主人說：房子已經賣了，買主是一位病人，到這暑天想來到海岸上保養，所以他們想早早把房子空出來。又有一次來說的却又不同，她說買主是附近的鐵道會社的醫師，想早把這兒空出來辦事。來催一次，所借口的事情大概不同。那天也是二十九了，六月看看便要告終了。他們不單六月份的房錢不能交出，竟連五月份的房錢也依然不能交出。這天來催的不是女主人，是男主人了。他一來便破了臉皮，無論如何要叫他們立刻搬去。他的女人要求他再寬延幾天，說不久便有錢來，要把房金付好之後他們也纔好搬。她這樣央求他，但他總執意不肯答應。他說，房錢當於施捨了的一樣，總要教他們搬。最後是隣家來解和，他寬限了三天，假使三天之後再不搬時，他便要請執達吏來追逐了。

——『啊啊，我平生再沒有遇見過這裏傷心的事體！』

他那回沒法只得把一部『歌德全集』——這是他帶在身邊的唯一的值錢的書

——在一家相熟的質店裏去當了五塊錢，他決意不想再在福岡居住了。

——到唐津去罷！到唐津去罷！到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地方去！

——他拿着五塊錢的紙幣，讓他夫人在家裏收拾行李，他一人便跑到了唐津。這唐津也是在佐賀縣內，因為是唐朝時候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學生所出入的門戶，所以叫着唐津。這兒在夏天來有海水浴場的設備，是北九州避暑地方的冠冕。他平時早就想到這兒來弔望一回，但總沒有機會。這回他受了逼迫，不能不在這異邦找一個比較可以療慰鄉愁的地方來做做暫時的巢穴了。

天氣已經漸漸酷暑起來了。在炎天烈日之中，他在唐津海岸上跑了好幾個圈轉。房子是很多的，但都是有錢人的別莊，而且在一兩月以前已經早被人預約了。他倉倉皇皇地跑了好些時，但總找不着甚麼門徑。最後他在一家門首，遇着一位賣菜的老媽，一擔菜籃裏面只剩着些萎縮了的蘿菔。

他想這種賣菜的人是慣走人家的，一定可以問得一些路子。他便走去問她時，那位媽媽果然把他引到一家門口去了。一個很大的院落，進門還有好幾段階砌，他聽着老媽子的慇懃，便走進院去。園庭真是很冠冕的，門次還有司闈的人守門，司闈的人不在，他便一直向正房走去。那兒又是一道『玄關』，他聲張了一下，房裏走了一位主婦出來很懇懇地跪着他款識。他把來意說明了，因為天氣太熱，他不住地把草帽來招展。主婦看見他那樣的情形，更去拿了一柄團扇來叫他扇，他扇着，很起了一股玉蘭水的清香。

——唉，是的。那兒是空着三棟房間。

主婦娓娓地說着，指着從庭樹中現出的靠牆的一座『離座敷』。那兒的確是有三間，就和我們中國式的船房一樣。

——那是我們『隱居』住的地方。（日本人年老了，在法律上把家業傳給了子女之後，無論

男女都叫着（隱居。）她周年四季住在那兒，一個人燒火煮飯，一個人掃地洗衣，不知道究竟有甚麼樂趣。我們這邊不怕就很寬敞，樓上還空了好幾間房間，請她過來她總不過來。我們這邊的下女她也不肯用，年紀老了的人真是和小孩子一樣不好說話呢。她昨天纔往橫濱去了。我有一位妹子在橫濱，去歲九月受了震災，她便想去看她，是我們把她阻着了，路又遠，年紀又老了，但她總要去看她，結底在昨天動身去了。……你先生一向是住在福岡的嗎？……哦，醫學士！那是很好的。是先生一個人來住，還是有家眷呢？……那很熱鬧啦，我們家裏都是喜歡熱鬧的。我也有三個孩子呢。……好的，房子縱橫是空着的，不過主人到海邊上去了，要等他回來纔能作主。先生是住在那家旅館裏的？……哦，今天就要回福岡嗎？也不要緊，我寫信通知你好了。你請留一個通信的地址。

主婦夫人很流麗地，很清脆地，真好像黃鶯兒在花叢裏清囀的一樣，把愛車

說得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了。他看見這夫人的很華麗的常裝，他看見正房中很眩目的陳設，逼得他怎麼也不得不把他自己的家庭來比較起來。他自己的夫人，不是在鬪氣的時候，時常埋怨他只把她當成了『女工兼娼妓』的嗎？『一家五口除有一兩件見客的衣裳外，平常的穿着只是和叫花子爭差不多，這怎麼能夠和她們同住在這兒？這兒的房金就算不貴，——其實還是問題，——這兒的人就算不作踐我們，——其實還是問題，——我們的一些無知的小兒怎麼便可以使他們置身在這種貧富的懸殊之下，使他們意識着自己的寒酸呢！這是罪過，罪過！……但是假如不定在這兒，今天要算是空跑一場。空跑倒還不要緊，三天以後要有執達吏來追逐。啊，兩難，兩難！……』

當他正在這樣狐疑的時候，女主人拿來了一枝纖巧的自來水筆一帖五色的好寫情書的信箋。

——你請把住址留下來罷。

——好的。

他一面寫，女主人一面念：

——Fukuoka Shigai, Hakozaki, Amiyacho, Kuwaki Umizo

這在他寫的漢文是：

『福岡市外 箱崎 網屋町 桑木海藏』

他倉猝之間在寫姓名的時候，竟寫了桑木海藏四字，這是他臨時假造出的一個日本人的姓名，就是回信當然是交不到的。他又回想起來，只得暗自嗟歎道：

——『糟了！糟了！今天又算白走了一天！』

他告辭着要走了，但在院子門口突然走進一位中年男子來，穿着柳條花紋的浴衣，蓄着德國皇帝式的摩天鬍子。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他是軍人，他手裏還攜



着一條白質黑花『坡因陀』種的洋犬。

主婦叫道：好了，好了，主人回來了。

她留着愛牟再停一些時。

男子走近玄關來了，主婦便介紹了一番。男子的比獵犬還要猶猛的眼睛，把他身上打量了一遍。

——唔，貴國呢？是上海？還是朝鮮？

——『哦，這位東西把我看穿了！丟臉大吉！丟臉大吉！好！』

——我是中國留學生。

——哦，支那人嗎？主婦的口中平地發出了一聲驚雷。

——『啊！這真是倒霉呀！倒霉呀！』愛牟心裏這樣想着，說不出話來。

——你要找房子住！這兒恐怕找不出來。我們空着的房子是要留來放乒乓台

的。

——『啊，滾蛋罷！真是倒霉呀！倒霉呀！』

他自己揀得又受了一場作踐，一跑又跑到海岸上竄走起來。他那時一腔都是憤恨，他一面走着，一面只是反悔。他悔他不該來。他也悔他不該假冒了一個日本式的姓名，把一個『虛假』捏在那一位闊夫人的手中去了。日本人本來是看不起中國人的，又樂得她在奚落之上更加奚落。

——啊，我如能夠把那張信箋拿得回來呀！啊！但是，那怎麼拿得回來呢？那怎麼拿得回來呢？啊，那種反掌的炎涼！

他一面跑着，一面懷恨，腦裏熾熱得甚麼似的。海風不斷地吹送些細沫來打在他的面上，但他覺得就好像有甚麼人在當面唾他。海邊上赤裸裸地洗着海水澡的一些男女的嬉笑聲，也就好像是對於他的嘲笑一樣。那嘲笑的声音中就好像在

說：

『支那人喲，支那人喲，飄泊着的支那人喲，你在四處找房子住嗎？這兒你是找不出的！在這樣暑熱的天氣你找甚麼房子呢？我們都到海邊上來避暑來了，我們的房子是狗在替我們守着呢！』

他實在不能忍耐，他想折回福岡去了。

——『啊，這兒是遣唐使西渡我國時的舊津。不知道那時候的日本使臣和入唐的留學生，在我們中國曾經有沒有受過像我們現在所受的虐待。我記得那阿部仲麻呂到了我們中國，不是改名爲晁文卿了嗎？他回日本的時候，有破了船的謠傳，好像是詩人李白做過詩來弔過他呢。錢起也好像有一首送和尚回日本的詩。我想那時候的日本留學生，總斷不會像我們現在一樣連一椽蔽風雨的地方也都找不到罷？我們住在這兒隨時有幾個刑事偵伺，我們單聽着「支那人」三字的發音，

便覺得頭皮有點吃緊。啊啊，我們這到底受的是甚麼待遇呢？

——『日本人喲！日本人喲！你忘恩負義的日本人喲！我們中國究竟何負於你們，你們要這樣把我們輕視？你們單在說這「支那人」三字的時候便已經表現盡了你們極端的惡意。你們說「支」字的時候故意要把鼻頭縐起來，你們說「那」字的時候要把鼻音拉作一個長頓。啊，你們究竟意識到這「支那」二字的起源嗎？在「秦」朝的時候，你們還是蠻子，你們或者還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負義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們的名字並不是羨慕你們的文明，我假冒你們的名字是防你們的暗算呢！你們的帝國主義是成功了，可是你們的良心是死了。你們動輒愛說我們「誤解」了你們，你們動輒愛說他人對於你們的正當防禦是「不逞」，啊，你們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喲！你們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別人「誤解」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你們別要把別人當成愚人

呢！你們改悔了罷！你們改悔了罷！不怕我娶的是你們日本女兒，你們如不改悔時我始終是排斥你們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終是排斥你們的！……』

他從海岸上又折向街上來，在一隻街角上又遇着剛纔那位賣菜的媽媽。

——房子怎麼樣了？

——多謝你，他們是不租的。

——啊，那真窘了呢，空着爲甚麼不租呢？再早幾天也還有好幾家房子，但是昨天前天上都租出去了。你現在要往那兒去呢？

——想回福岡去了。

——就要回福岡了嗎？遠遠跑來一躺又空跑回去，真是替你過意不去。

——多謝你，我們找不着也沒有法呢。

當他們在對談的時候，一位勞動者擦身走過，賣菜的叫着他，說起愛牟要找

房子的事情來。

——要大的呢，還是要小的呢？工人說。

——大小都不論，我家裏有兩個大人，三個孩子。

——那嗎我倒有一家新房子，我是想找長租的，所以還留着沒有租出去，你  
跟我去看一看罷。

他聽見是新房子早歡喜得出乎望外了，他很感謝那位賣菜的老媽，他想把幾角錢去送她。但他又怕把她的好意玷污了，他索性只多道謝了幾聲，便跟着工人去看新房子去。

一團蒙蒼的竹藪中開出一條小徑來，工人從這兒走去了。一面走一面說着：房子便在這裏面了。但是竹藪並不甚深，從外面看去，却誰也看不見有甚麼房子。他心裏早有幾分懷疑了。小徑走了一個轉折，果然顯出了一家新屋。但是這

全屋的體積怕只有一丈見方的光景。孤獨的一間房子，好像一隻鳥籠——假如這個形容是太誇大了時。可以說抵得過一張舊式的中國床，可以說抵得過平常人家的一間柴屋。甚麼也沒有，連廚房也都是露天的。

——『這怎麼能夠容得下五個人呢？』他心裏這樣想着，但聽工人在說，每月還要十五塊錢的租金。他覺得這未免又太滑稽了。

——『啊，你沒有看見我身上穿的這一套西裝嗎？』

他那回也穿的是他那草綠色的嗶嘰上衣，雪白的法蘭絨褲。

x x x x x

——那回唐津的那位闊婦人起初怕是看上了我那套西裝的。

——但是這回可不靈了。

——這回怕是帽子誤事呢。

兩隻活蚊塵還是幽幽地在電燈光下對話。

——你今天爲甚麼沒有買一頂帽子呢？

——不好買得。買夏季的太遲，買秋季的又太早了。

——噯，甚麼事情都是一樣，太遲了也不行，太早了也不行。

嗡嗡嗡嗡……

拍的一聲又打死了一個蚊子。

### 飄流插曲 第三章

#### 流氓的情緒

他一面走，一面計算起他的兒們隨着他飄流過的次數。

六歲的大兒……十九次。



四歲的二兒……十次。

歲半的三兒……七次。

中國人的父親，日人人的母親，生來便是沒有故鄉的流氓！他的舌尖輕率地把這『流氓』兩字捲出了。豁然間顯露了一個新穎的啓示。

……流氓……流氓……流氓……

這是一個多麼中聽的音樂的諧聲，這是一個多麼優美的詩的修辭喲！

淡白如水的，公平如水的，流動如水的，不爲特權階級所齒的，無私無業的亡民！啊，這把平民的尊嚴，平民的剛健，平民的勤勉，平民的辛艱，都盡態地表現出來了。

……流氓……流氓……流氓……

有閑有產的坐食的人們，你們那腐霉了的良心，麻木了的美感，閉鎖了的智

性，豈能了解得這『流氓』二字的美妙嗎？

……流氓……流氓……流氓……

啊，你這尊貴的平民的王冠，我要把你來加在我自己的頭上，加在我妻兒們的頭上。

啊，流罷，流罷，不斷地流罷，坦白地流罷。沒有後顧的憂慮，沒有腐化的危機。

山谷中奔波着的響泉，直流向晨光中的大海……

——嗚嗚嗚嗚嗚嗚……

——哦，火車到了，快走快走！

## 下 篇

夕陽照在川上江上，浩浩的清泉在皚皚的白石間揚着歡迎的聲浪奔騰而來。帶着青翠的寒林，鮮紅的石蒜，金黃的柿子的兩岸的高山，也好像一進一退在向人點頭微笑的光景。

一乘汽車沿着江之北岸徐徐而上。僅能容得兩乘汽車並肩而過的山路，一面臨江，一面依着崖壁。崖頭處處有清泉迸出，在細澗中潺湲；澗裏的蔦草開着一片鮮潤的紅花，便是遭人忌厭的紫色的薊團也表現着一種淵深的淨美。白色的或粉紅色的萩花，櫻桃實般的茨子，紅得驚人的山楂，時而從崖上低垂下來，在汽車頭上愛撫。

這是山中人回山的時候了。有的牽着空的馬車，有的肩着袋囊，靜悠悠地好



……啊，那石蒜花我有十年不看見了……我也有七八年呢……是柿子熟的時候……是栗了熟的時候……這是最愛的秋天！

這是大人們的聲音。

一切的景物在大人們的心中如像遇着親人，在小兒們的心中如像遇着新友。他們的心中雖然各有深淺的不同，但都感受着葱蘢的滿意了。

汽車愈走愈遠了，隨着車輪的振動，小小的嬰兒已經熟睡起來。

這車裏的行人便是愛車們的一家五口，他們此刻是直指溫泉地方進駛着的了。

八閱月前他們因爲生活的逼迫不能不兩地分居，他的夫人要攜着三個兒子回到東洋，讓他一人獨留在上海。臨行的時候他送她們上船，那時也是一家五口聚集在一個車中，小小的嬰兒也因爲經不着車輪的振動的催眠，是在他母懷中睡熟

着的，那時的情景和現在不是正如一張乾板印出的兩張照片一樣嗎？但是這兩個時候的心境上怎樣的懸殊，怎樣的隔絕喲！那時是生離，這時是歡聚，那時是絕望的分手，這時有蔥蘢的希望留在後頭，——啊，人生的幸福不原在自己的追求嗎？

這樣清淨的山，這樣清淨的水，這樣清淨的人，這兒的光就好像在碧玉中含蓄着的一樣，這兒便是幸福自己。啊，山野性成的小鳥，爲甚要迷入樊籠？木石爲友的麋鹿，爲甚要誤入上苑呢？

『既自以心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

視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

千數百年前一位詩人的心聲，不知不覺地從愛牟口中流瀉出來了。

在這樣的窮鄉僻境中，有得幾畝田園，幾椽茅屋，自己種些蔬菜，養些鷄犬，種些稻粱，有暇的時候寫些田園的牧歌，刊也好，不刊也好，用名也好，不用名也好，浮上口來的時候便調好聲音朗吟，使兒子們在旁邊諦聽。兒子們喜歡讀書的時候，便教他們，不喜歡的時候便聽他們去遊戲，這樣的時候有甚麼不安？有甚麼煩亂呢？人類的文化不見得便全不進行，就不進行也是於世無損，但這每代每代的新製的詩歌，難道不是真正的文化的活體嗎？畫家不一定要生在巴黎，音樂家不一定要生在德意志，牧童的一隻蘆笛不見得便敵不上悲多汶的管絃樂的動人，波斯人的地氈，黑人的泥丸，纔是近代的未來派立體的模範呢！

——『啊，小鳥是用不着鼎食的，麋鹿是用不着袞衣的。』

他沉沒在這樣的感興裏的時候，車夫的一人掉過頭來問他：

——是往熊川溫泉去的嗎？

——是的，往熊川溫泉。

山間的平地略略開曠起來，山路兩旁現出一帶田疇來了。田中的禾稻已經半熟，青青的蕎麥開着白色的小花。

——清！啓爾林……

——清！啓爾林……

草間的秋蟲在調動着牠們的管絃，準備着夜間的演奏了。

一團茅屋的村莊現在路旁，車夫把車頭右轉，徐徐折進村去。



黃昏已在村裏蔓延，村上矮矮的茅屋好像在跪着舉行晚禱。一切都是木雕中的沉靜。只那川上江中的浩浩的流泉在村後隱鳴，好像從原始以來收集着四山的泉水想來打破這沉靜的木雕，但牠終不見有成功的希望，牠也生出了空自費力的覺悟，隱隱帶着怒氣了。

汽車咆哮了幾聲就停在一家赭紅色的茅店前面，這家茅店在這村裏怕是最古的人家，茅草的屋頂一年一年地增補，現在已經有三四尺厚了，最下層的黑色的舊草像是已經化成了石炭的光景。但是和二千年前的洛陽少年，到現在也還號着『賈生』的一樣，這座至少有三四百年的高壽的旅店的招牌依然還叫着『新屋』呢。

行人下了車了。

剛好睡醒了的嬰兒睜開了驚異的眼睛。

二

愛牟們一家五口離開稱名寺旁的住居走向箱崎車站的時候已經是九月三十日的午後了。

由稱名寺到車站只有四五分鐘的距離，剩下的幾個小行李，他們便自行搬運。愛牟一手提了一口小皮箱，一邊的肩上擔了兩個包囊，大的兩個男孩一人提了一個小包，他的夫人把嬰兒背在背上，兩隻手也各各提了一個。他們走一陣又息一陣，四五分鐘的路程怕走上了四五十分的光景。

——這兒怕不會再來了。

——啊，桂花的香氣真好呀！

他們走到箱崎神社的時候，一羣鴿子從神社的廟頭飛上天去。

孩子們呼叫起來了，

Hato-bobbo, Hato-bobbo,

Mame yaru zoi

這是生長在日本的小孩子們慣愛唱的歌兒，意思是說：『鴿子呀，鴿子呀，我把豆子給你呀！』雖然他們不必一定有豆子給牠們，但一看見了鴿子的時候他們總是要這麼唱的。

——小孩子們有好久不到這兒來了呢。

——足足有三個月了。

——前前後後在這兒也住了五六年，我們這些沒有故鄉的孩兒，他們長大了的時候，怕還是把這兒當着故鄉追憶的罷？

——那時他們是只能記得這一羣鴿子呢。

送別的人一個也沒有，森森的長松間盤旋着的皎皎的白鴿，好像在向他們惜別，在向這些飄泊的孩童惜別。

他們荏苒苒地走了好一陣，聽着二點十分鐘的下行車鳴着汽笛了，又纔匆匆地跑上了車站。

——買三等票呢，還是買二等？

——買二等罷，小行李可全都帶上車，坐三等時要過磅，價錢終怕是一樣。

他們買了二等車的二張整票，一張半票，左提右挈地搬了好幾次，好容易纔坐上了火車。

——啊，好了！肩頭都背痛了。

愛牟夫人長嘆了一口氣，上了車後立地把孩子放了下來。

朗豁的二等車裏面只有一對中年人的夫婦和三個女兒，看他們華奢而不能脫

俗的衣裝，立地可以知道他們不是大阪地方的工場主，便是崎地方的商人。他們那三位豔裝的女兒是在車座上高臥着的。

——『啊，他們也是三個！』

愛牟一上車便發現了這個對照。但是他一回顧到他自己一家人的衣裳的粗賤和行李的狼藉上來，覺得那對夫婦在加自己以白眼。他的心中立地志忑起來了。

——『啊，我不應該打錯了算盤！打錯了算盤！』他失悔着坐錯了二等，但已經坐上了車，也只得將錯就錯了。他故意矜持着想保持着平靜的面容，想表示他的精神是超越在一切物質的上面。

——『哈，你們不用鄙視我們的衣裝罷，我也有套漂亮的夏服呢，不過沒有穿來罷了。』

他的草綠色的嗶嘰上衣和白色的佛蘭絨褲的確沒有穿在身上，他是怕在車上

把他這件唯一的官衫糟塌了。

他靜坐着愈見矜持，但他心裏却愈見動悸。他想借些舉動來遮掩，他時而掉移座位，時而去開窗，時而指着窗外景色對他大的兩個孩子說明，時而又去抱他第三的一個孩子。但他在這樣的動作裏面還是不斷地在橫着眼睛去偷看那對中年夫婦。

——『啊，我自己怎麼這樣軟弱喲！我的工夫還趕不上我這幾個孩子！』

他的幾個孩子的確是平靜到可以嫉妬的地步了。他們自從上了車便跪在車座上貪看着車外的景色，他們歡呼着，歌唱着，意見不一致時又爭論着，他們的意識中沒有甚麼飄流，沒有甚麼貧富，沒有甚麼彼此，他們小小的精神在隨着新鮮的世界盤旋，他們是消滅在大自然的深暖的懷抱裏，他們是和自然一樣地盲目的，和自然一樣地無意識的，他們便是自然自身，他們完全是旁若無人。他們的

舉動和他們的聲音，偶爾有過於放縱的時候，他們的父親，愛牟，竟忍不着要去干涉了。

愛牟一面羨慕着他的孩子，一面又去留心他的夫人。他覺得她今天的氣色比平常更紅潤了好些。這是當然的，她心裏着實是歡喜呢。費了兩天一夜的工夫把一個家庭收拾了，今天平平安安地一家人登上了火車，這是使她不得不安心的第一點。並且她近來也飄流慣了。走就走了，還有甚麼無用的感傷，無用的回顧呢？但她這一層意思，愛牟却不曾了解得到。

『啊，她是認真在歡喜的嗎？有甚可以喜歡的事件呢？別人去洗溫泉是爲靜養，我們去洗溫泉是做工作。我們不做工作，在兩個月以後便要沒飯吃了，有甚麼可喜的事情呢？她昨天累了一天，昨天晚上一點也沒有睡，她是和我一樣興奮着的罷？啊，她那病的興奮着的紅色……』

他把他夫人的喜色竟作爲病態解釋了。當他正在這樣作想的時候，他的夫人從一個包裹裏拿出了一隻鋁製的小鍋來，這使他驚駭得出乎意外。

——『啊啊，這是二等呢，怎麼那樣不避人喲！』

他急忙顧盼了那對有錢人的夫婦一下，但那男的正展着一張英文報在面前，女的背轉身看着窗外，兩人像在私議着甚麼的光景。

——『他們沒有看見倒還好點。』

他便趕緊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夫人趕快把鍋來藏起。但他的夫人却沒有懂得，反轉從鍋裏取出了一隻熟熱了的雞蛋來遞了給他。他當然是擺着頭不要了。

——『啊，沒有法子！沒有法子！』

孩子們却吃得上好起來了，雪一樣的蛋白含着有紅心的蛋黃，這使他也饜了好幾次的口水。



他們今天清晨只吃了些昨晚剩下的冷飯，忙了大半天，中午不消說也是不會開火的。這些雞蛋是他的夫人昨晚煮熟在那兒。預備在車中做點心的。

——『啊，沒有法子！沒有法子！』

一灘一灘的口水儘往下流，他自己責備着他的偽善起來了，但他的偽善却又不肯自己負責，他在心裏只是加勁地詛罵着那對有錢的商人。

——『噯，就是你這對暴發戶作惡！是你們把社會蠹蝕了，使社會上生出了貧乏病來，大膽的人變成了強盜，小膽的人便變成了偽善者。是你們把我害了的，把我害了的！』

他想着想着，又把口水吞了幾次。

——『好！讀書罷，你在看英文。我也懂德文呢！』

他從衣包中取出一本 Ernest Toller 的劇曲“Die Wandlung”來了。隨手

翻開第一篇，故意放出聲音低低地哦念……

Zerdrich den Kelch aus blitzenden Kristallen, Von dem die Wunder  
perleuend fallen,

Wie Blütenstaub aus dunkelroten Tulpen.

.....

他們乘的火車是直往九州南端的鹿兒島的。要往佐賀，不能不在鳥栖驛下車，車長來報告換車的地方，鳥栖市就在前站了。

愛牟夫人又忙着把腰帶來把幼兒背在背上。

——不要背，東西喊『紅帽子』來拿罷。

——怕沒有『紅帽子』呢。

愛牟夫人結局沒有聽他的話。有錢人的夫婦白眼看着他們，他恨他手裏提着的包裹不能立刻變成兩個炸彈。

烏栖市到了，原來是有『紅帽子』的，愛牟終竟招呼了兩個來替他搬了行李。

——有錢人喲！你看看我罷！我喚得起兩個『紅帽子』呢！

這回的二等車上人是很多的，人多的時候容易遮醜，這使愛牟心中生出些餘裕來了。

無力的秋陽曬在窗外的田園和山嶺的上面，但總好像有幾分憂鬱的樣子。

他的兒子們因為剛纔的興奮過了餘，這回却是沉默着了，一種蒼涼的彩色在小小的臉兒上浮漾。

——「啊，我這幾個可憐的孩子們！他們不知道感觸了些甚麼？我們的生活實在是不安，實在是危險，我們是帶着死神在飄泊呀。……在這一兩個月內做不出文章來，以後的生活怎堪設想呀！……啊，危險！危險！……」

他又在感傷着了。

他的精神取的總是這樣的一種路徑。注意力分散在外界的時候，不是和小兒一樣無謂地歡喜，便是和歇斯迭里的女人一樣無謂地猜忌；注意力一收回到自己的時候，他又執拗地悲觀着自己的生活起來。他的生活其實又何會有多大危險呢？他的能力並不是沒有方法去求他生活的安全，但他總是害着潔癖。他要詛咒資本階級的人，不願和他們合作，而他們物質的慾望又不見得比常人輕淡。但他所詛咒的資本階級，豈是一朝一夕地所能推翻的嗎？資本階級不能推翻，他又不能低首下心地去幹，所以他的生活只好長此飄流，他的精神只好長此波動了。

將近六點鐘的時候，他們到了佐賀。在車站上雇了一乘汽車，連人帶行李一直坐往佐賀市北的熊川溫泉。山水是久別後的重逢，時候又正是夕陽時分，這是一服無上的鎮靜劑呢。這使愛牟的精神變成了小兒。他坐在汽車中的一路的感想把生活問題幾乎忘到九霄雲外了。

他從人爲的社會中回到自然來了。他的清興是很蔥蘢的。但是文章不是工場裏出品的東西，他的清興究竟可以支持到幾時呢？他攜着一家人來，只帶有一兩月的盤費，他佈的是『背水陣』，拜借生活在後面壓迫着的威力，想到山裏來做些文章，山神有靈，能夠使他不再『焚芰裂荷，抗塵走俗』嗎？

### 三

他們在新屋旅社前下了車，他從他夫人手中把幼兒接過來，抱着在旅社前的

菜圃中斷了一次小便。菜圃邊上有些黃白的菊花，還有些可憐的纖弱的『科時沒司』在沉靜的黃昏中微笑。

愛牟夫人領着兩個大的孩子走進店裏去了。他却抱着幼兒向湍聲唞唞處走去，走上二三十步便走出村來。川上江便在村外流着，狹窄的溪面上，一半是深碧的流着，一半是龐大的白石。離村口不遠有一家擺渡的人家，一位十二三歲的女兒在一隻渡船上擺渡。渡船上沒有篙竿，也沒有槳楫，只是在半人高處有一根橫河的鐵纜。女兒拉着纜索，一手一手地把渡船移動。愛牟立着數她換手的次數，剛好數到一百次，船頭已經掉向對岸了。

——啊，這要算是紀元以上的風光！

折回旅店的時候，他看見店主人所派定的房間是兩間臨街的樓下。房屋前面

有幾株古杉，一曲小小的魚池，但是魚池裏面的水早已乾涸了。

屋裏的一切壁柱也是赭紅色的，縱橫無盡地走着蟲蛀的路紋，就好像很古的壁畫一樣。略略把手一伸，樓頂便可以摩到。

——這在我們中國時會說是關帝廟呢。

——關帝是甚麼人？

——你不知道嗎？是『三國演義』上的一位名將。他在我們中國是當着軍神武聖看待的。四處都有他的廟宇，而且廟宇總都是紅色的呢。

他接着便說出了一段『秉燭待旦』的故事來。

——你今晚也要應該『秉燭』纔行啊！愛牟夫人說着便微笑起來。

——用不着呢，有電燈呢。

兩間房屋裏面的確有一盞通用的電燈。

他們把行李安置好了，把臨街的前房當着寢室，後房當着書齋。一隻白皮箱上蒙好一層包單，愛牟夫人說：好，這便是你的書桌！

房錢是六塊錢一天，連伙食一切通通在內，他們便定了一個新生活的規程。頂要緊的一條是每天至少要寫三千字的文章。

自從十月一日以後，他們的『新生活』便要開始了。

——新生活的日記——

十月一日：

晨六時起床，赴溫泉，泉在川上江邊，男女同浴。

浴場對岸山木葱蘢，耳畔湍聲怒吼。

七時朝食。



食後出遊，由旅舍東走，乘拉索船渡川上江，沿江北行，紅荻，白芒，石蒜，敗醯，薊團，紅蔦之類開滿溪澗。

山路甚平坦，惟臨溪一面全無欄干，溪邊古木森森，甚形險巖。

兒輩皆大歡喜，佛兒尤異常態，在途時跑時跌，頑不聽命，伊母解帶繫其腰，兒殊大不愉懌，小小嬰兒不該多此傲骨。

秋陽杲杲，曬頭作痛。曉芙脫佛兒絨衣覆頭蔽日，狀如埃及婦人。

沿川行可二里許，遇一側溪由間道穿入，樹枝障人。大磐石在澗中零亂。水清見底，聲澈如翡翠。石潔而平瑩，脫衣裸臥其上，身被日光曝射，又倒臥水中。

澗中閑遊可二小時，曉芙腹痛催歸。歸時在路旁小店中用茶，買鮮柿十二枚。佛兒思睡，負之行，未幾，在背上睡去矣。

傍晚入浴時，有二少女同池，一粉白可愛，着浴衣，乳峯墳起。

是日無爲，得紀行詩二十韻。

解脫衣履，仰臥大石，水聲琮琤，青天一碧。  
頭上秋陽，曝我過熾，妻戴兒衣，女古埃及。  
涉足入水，涼意徹骨，倒臥水中，冷不可敵。  
妻兒與我，石上追逐，如此樂土，悔來未速。  
溪邊有柿，金黃已熟，攀折一枝，澁不可食。  
緬懷柳州，愚溪古蹟，如在當年，與之面矚。  
山水惠人，原無厚薄，柳州被謫，未爲非福。  
我若有資，買山築屋，長老此間，不念塵濁。  
奈何秋老，子多樹弱，枝已萎垂，葉將腐落。

烈烈陽威，猛不可避，樂意難淳，水聲轉咽。

——游小副川歸路中作此——

十月二日：

晨起一人赴浴。

曉芙仍提議分居，以諸兒相攪，不能作文故也。十時頃沿川上江北上，至古湯溫泉，爲時已一點過矣。

古湯溫泉在屋中，無甚幽趣。附近地勢散漫，人家亦繁，遠不逮熊川之雅靜。分居之議作罷。

是日無爲。

十月三日：

朝浴，午前讀 *Synge* 戲曲三篇。

午後二時出游，登山拾栗，得「採栗謠」三首：

(一) 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刺針。

(二) 下山數栗，栗不盈斗；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顧口！

(三) 衣不厭暖，食不厭甘。富也食栗，猶慊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晚飯後抱佛兒至渡頭，坐石聽水。未幾，曉芙偕和博二兒來，二兒在石上追逐，指石之大者爲非洲，爲美國，爲中華，石積在小兒心中成爲一幅世界。

夜入浴，吃燒栗數粒，草『日之夕矣』一詩。

日之夕矣，新月在天，抱我幼子，步至溪邊。

溪邊有石，臨彼深潭，水中倒映，隔岸高山。

高山蒼鬱，深潭碧青，靜坐危石，隱聽湍鳴。  
湍鳴浩浩，天地森寥，瞑目凝想，造化盈消。  
造物造余，每多憂悻，得茲靜樂，不薄余錫。  
俄而妻至，二子追隨，子指亂石，定名歐非。  
歐非不遠，世界如拳，仰見熒惑，出自山巔。  
山巔有樹，影已零亂，妻曰遄歸，子曰漸緩。  
緩亦無從，遄亦無庸，如彼星月，羈旅太空。

十月四日：

朝來腹瀉，告曉芙，曉芙亦爾，食生魚片過多之故耶？素不喜食生魚，自入山中來兼食倍常，殊可怪也。

久未閱報，今日定『A新聞』一份，國內戰事仍未終結，來月恐仍無歸國希望。

午後三時頃出游，渡江南上，田中見一水臼，用粗大橫木作槓竿，一端置杵臼，一端鑿成匙形，引山泉流入匙腹中，腹滿則匙下，傾水入田中，水傾後匙歸原狀，則他端木杵在臼中椿擊一回。如此一上一下，運動甚形迂緩。無錶，爰數脈搏以計時刻，上下一次略當脈搏二十六次，一分鐘間尙不能椿擊三次也。

田園生活萬事都如此悠閑，生活之慾望不奢則物質之要求自薄，於此對於馬克斯主義不能不起懷疑。馬克斯以爲物質生產力非發展至於盡頭，不能施行共產，其然豈其然耶？例以田園生活爲單位時，亦何須乎物質之盡量發展乎？在自身如果最低生活得所保證，我亦可以力盡我能以貢獻於社會，在我並無奢求，若有村醪，何須醇酒？

此意與曉芙談及，伊亦贊予，惟此最低生活之保證不易得耳。

歸途摘白茶花數枚。

十月五日：

倦怠，倦怠，倦怠！

倦怠病又來相擾矣。數日來毫無作文興趣，每日三千字之規定迄未實行，長此下去，豈能久持耶？

清晨曉芙在枕畔以遷家事相告，伊欲移住『貸間』，自炊時可以節減。

伊欺我不能作文耳！

前有餓鬼臨門，後有牛刀架頸，如此狀態，誰能作文。

况復腦如是冥冥，耳如是薨薨，情感如是焦涸，心緒如是不寧，我縱使是架

造文機器，已頹圯如斯，甯可不稍加休潤耶？

今日未赴浴，以後將永不赴浴，每日如此亦可節省兩角小洋。

節省，節省，節省！萬事都是錢，錢就是命！

x  
x  
x  
x  
x

『新生活的日記』自十月六日以後便成了白紙了。他爲生活所迫，每日不能不作若干字的散文，但是他自入山裏來，他的環境通是詩，他所計畫着的小說和散文終竟不能寫出了。

他爲甚麼定要寫散文呢？他來此四五日，不也做了三首詩嗎？

是的，他也做了三首詩，但他這些詩能夠把生活怎麼樣呢？中國人買詩，是和散文一樣照着字數計算的。他的三首詩合計不上四百字，不說他那樣的詩，中國現在不會有人要，即使有人要，並且以最高價格一千字五圓去買他，也還不上



兩塊錢，這還不夠他的一天的旅費三分之一呢！所以他的夫人要逼他搬家，也是情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他被他夫人這一逼，倒也逼出一篇散文來了。

『芳塢喲！我到這里來已經五天了。這兒真是偏僻，是你所夢想不到的地方。這兒除了有電燈，有汽車，有我這個雜亂的腦筋而外，一切都是晉唐時代。我在這兒住了五天，我的精神在這幾天就好像推翻了好幾個世紀。潤邊的溫泉池，男女同浴：單寫幾個字你可以想像出這兒的古風了罷？我每天偕着妻兒在附近的岩間水涯散步，晉唐詩人的詞句不知不覺地要從我口中流溢出來。我竟做了幾首很古怪的詩，這時我不寫給你，我怕你要替新文學悲觀呢。但是芳塢喲！我在此地倒解釋了一個新舊的論爭了。國內的新文學爲甚麼不滿意於舊人？舊人們爲甚麼要力保故壘？：這其中的原故，芳塢喲，我以爲怕都是生活的關係罷。我們國內除幾個大都市沾受着近代文明的恩惠外，大多數的同胞都還過的是中世紀

以上的生活。這種生活是靜定的，是悠閑的，他的律呂很平勻，他的法度很規準，這種生活的表現自然不得不成爲韻文，不得不成爲律詩。六朝的文人爲甚麼連散體的文章都要駢行，我據我這幾天的生活經驗來判斷，我知道他們並不是故意矜持，故意矯揉的了。他們也是出於一種自然的要求，與他們的生活合拍，他們的生活是靜定的，是詩的，所以他們自不得不取採規整的音韻以表現他們的感情。而我們目下的新舊之爭也正是表示着一種生活交流的現象呢。新人求與近代的生活合拍，故不得不力破典型；舊人的生活仍不失爲中世紀以上的古風，所以力守舊壘。這都是各自忠於各自的生活的原故，說不出誰是誰非，說不出誰真誰僞，我們只各求忠於自己的生活罷。

我到此地來本是想寫出我久所規擬的一部長篇的創作——其實我到日本來的初心也是爲的這事。但我在福岡住了半年，我的計劃終竟未曾實現。我爲生活所

迫，不能不貪圖便宜，譯了兩本書籍，但你請不要責我爲甚要貪圖便宜了罷。

芳塢喲，我的家庭生活的繁瑣，你是知道的了。我的家政是全靠曉芙一人主持，要吃飯，要洗衣，要哺乳，要掃除，要縫補，要應酬，一家五口的生活，每天每天都不能不賴她整理下去。一個善良的靈魂消磨在這樣無柳的事務裏，我在這個生活圈內，我豈能泰然晏居，從事於名山事業嗎？幼兒大便來了不得不嘶，鍋裏飯煮焦了不得不去熄火，小兒們的淘氣，天寒天熱的憂愁，這是多麼瑣碎，多麼惱亂神經的事務喲？但是每天每天不能不在我眼前開演，我也不能不動我的手足去幫助她經營。我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能夠有閑工夫從事創作嗎？啊，芳塢喲！譬如背着小兒燒着火，叫你一面去寫小說；你除非是遍體有孫悟空的毫毛，恐怕怎麼也不能把身子分掉罷？你那有感興會來？那有思想會磅礴呢？芳塢喲，你是曉得的。翻譯一事比較不要這些東西，無論在甚麼環境之中，提起筆來我總可以

寫，所以我偷了這點便宜，竟白費了半年的光陰了。——啊，芳塢！我這半年的光陰的確是白費了的！囚在籠裏的鸚鵡學學人話去求媚主人，食餌雖然有了，但他的精神是怎樣渴慕着山林，他的自我是怎樣在鏗鏗的鐵鎖之下苦悶着掙扎着，忿恨着呢？

然而也好，我因此竟走到了這兒來，我把S大學的事情辭掉後，佈着背水陣走到了這兒來，我在這兒原想在一兩月之內把我的計畫實現。我全家住在旅館裏，每日的耗費總共六圓。我前月得來的稿金還儘可以支持兩月。芳塢！自到日本半年，我實在疲倦了，她也是疲倦了。我的神經衰弱症愈見增劇，她也早成了歇斯迭里了。我們在這兒可以從家庭生活的繁瑣中逃了出來。可以暫時得到一個自由。可以暫時由柴火煤煙殘湯剩水離開。她得些兒安息，我更可以得着兩倍的安息。我可以不必幫助她受苦，我也可以不必看着她受苦。芳塢！看着別人

受苦，比自己受苦還要痛心呢。譬如我們立在危崖上俯瞰着一隻在惡浪中激鬥着的難船，我們的惻隱之心是不是比在船裏的人還要驚惶的呢？我得了這點安息，我的自我可以漸漸甦活轉來，我可以自由在地暢所欲言，生活就在兩個月之後逼迫着我，但有甚麼呢？我每個月只要做得上四五萬字，便可以從麵包堆裏浮泛起來。我受着麵包的逼迫，不能久貪安閑，我一定可以寫，可以長寫，這是我佈出的一種背水陣。芳塢喲，你看我這回可不可以成功呢？啊啊，但是！人的生活，一成了慣性之後是怎麼這樣地難以改革的喲！我的計畫已經破了，我們生了內訌了！

我們初到這兒來的時候，彼此都覺得很安適，我們終日暢游，把生活忘到了腦後了。但住上了四五天來，她先便生出了不安，她是嫌她沒事可做，也怕是看我做不出文章，也怕是愁着國內的戰事拖延，就有文章也不能拍賣，她在今天早

晨決心着又要去過自炊的生活了。啊啊，算了罷，算了罷！我一切計畫都已歸了水泡！繁瑣的家庭生活的悲劇又不得不每時每刻地開演在我面前，我又不得不站在危崖上去看着一隻待着沉沒的破船打爛。啊，算了罷，算了罷！我是完全失望了！我索性從崖頭跳到破船上去隨着他們自盡！……』

他就在十月五日的晚上，在電燈光下替他的友人寫了這麼一封長信。他的妻兒們都睡了，他寫着只覺得傷心起來，忍不住地湧出了無限的眼淚。

淚水滴落在信箋上，字跡有好幾處都弄模糊了。他的心尖戰慄得甚麼似的，手指也戰慄得甚麼似的，他不曾把信寫全，便把筆丟了。

他這封沒有寫全的信不消說也不會付郵。

四

夫婦兩人乘着第三的一個幼兒在貪着午睡的時候，從旅館的後門各自拿着器物遷到村邊的一家臨水的人家。他們就如同螞蟻一樣，運了一遍，又運一遍，在午後的憂鬱的秋陽光中往返地奔走。

——那邊的老頭子在說，這村裏從旅館裏搬家出去是最招人厭的。愛牟夫人一面收拾着行李，一面訴說。

——哼，你纔曉得嗎？不僅這兒，無論在甚麼地方也是遭人厭的呢。愛牟的語氣含着些報復的意思。

——所以說，我勸你留在這裏呢。

——『留在這裏做押墊嗎？』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兩人都不說話了，又在無言地如像螞蟻一樣地運動。

村裏的空氣仍然和木質的雕刻一樣，他們的小小的一種運動也沒有生出甚麼

波紋，注意到他們的幾乎沒有。

兩個大的孩子從江邊耍倦了回來，看見他們的父母又在搬運東西，他們便連發問：

——往那兒去呢？上海？福岡？……唔？唔？……

大人們好像有些怕人的光景，默默地做些眼色來制止他們。他們也默不作聲息了。

螞蟻一樣的運動繼續了二十分鐘。

川上江水在熊川村的東北匯成一個深潭，對岸的山木最顯出葱蘢多趣的姿態。他們的新居便在這兒深潭的環抱處了。

新居是東西相連的兩間樓房，中間只隔了一排紙做的門壁。門上糊着的字屏



已經黃垢了，字跡和詩句都是鄙俗得不堪的。因為久無人居，又因為茅簷過低的原故，蒼鬱的霉氣充滿着一樓。

這兒是美醜交戰的戰場呢。樓內的佈置和塵霉，借着低低的茅簷作為對於自然和日光的防禦戰線。

行李已經搬妥貼了，愛牟夫人往『新屋』去作最後的通知。

愛牟一人留在樓上，打量佈置的方法。

東首一間東北兩面都是開放着的，並且接近樓門，這是便於做廚房的了。西首一間只閉着北面，他便把皮箱安放在這兒的北窗下，做就了他的書齋。『書桌』安放好了，他跪坐在桌旁，把頭望樓外仰望。樓下有一圈小圃，在西北角上一隻露天的尿缸，房主人的老媽子把衣袂向後一翻，弓起背便在那兒撒起尿來。

——嘜嘜！嘜嘜！

他長嘆了兩聲把頭低下去了。

愛牟夫人領着孩子們走上樓來。

她怕旅館主人的不高興，等把行李偷偷地搬好後，纔去作了最後的通知。但是她的憂慮顯然是消去了。

——哦，東西已經收拾好了嗎？新屋的主人並沒有多心呢。他們聽說我們搬了家，非常的後悔。他們說：『他們館子裏也可以聽我們自炊，隨便那間房間都肯租給我們，他們請我們轉去。』但我說：『這邊的交涉已經辦好，住得上一兩禮拜來再搬來。』他們後悔得甚麼似的呢。

——這兒的人究竟是古樸。

——他們那裏在賣鹽賣米，我便照顧了他們，等我下樓去準備夜飯，米快要送來了。這兒沒有水，要到河裏去洗碗呢。佛兒，佛兒，你暫時到爹爹那裏去。

她把孩子交給愛牟，把帶來的一些碗盞鍋碟通同拿着走下樓去了。

——『到底何苦呢？到底何苦呢？』

樓下的老媽子送了一盤柿子來做贄見禮，這柿子是剛纔上樓時，愛牟看見一位六十歲光景的老頭兒纔從樹上摘取下來的。老媽子的一口噲鼻音，使他聯想起梅毒第三期的患者。但他把柿子接受着了。

柿子來了，孩子們都吵鬧起來，他尋出一把小刀來，便和着三個小兒坐在樓頭剝食。

——啊，那兒是渡船了！那兒是渡船了！

——有趣呀！真個有趣呀！

——呵，人在山半腰跑呢！

——唔，唔，我曉得的喲，我們前幾天走過的路。哦，媽媽在那河邊上洗

碗。

孩子們是最寬容的，我們就搬到這兒來，也覺得甚麼都有趣味。他們沒有經濟的打算，也沒有故作的刁難。他們是汎美主義者。在他們心中的印像一切都是新鮮的，一切都是有趣的。他們的世界是包藏在黃金色裏的世界。他們的世界是光，是光；是光，是色彩，色彩，色彩……

電燈已經來了。五個人圍着了一張小小的飯臺。吃飯的菜是一鍋煮着蘿菔葉的『味噌』湯，愛牟夫人說：

——今晚上買不出菜來，便將就這鍋吃罷。明天便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順序了。鉛桶可惜沒有帶來，還要買一隻鉛桶呢，說是要過河去走四五里路的光景纔有。……這兒鄉間真怪，連雞蛋也買不出，聽說這幾天甚麼地方在開運動會，通

被買去了。

——『曉得了嗎。都是你自尋苦惱！』愛牟心裏這樣想着，但也沒有說出口來。

——『嗚，吃飯罷？一個禮拜沒有吃自己煮的飯了！』愛牟夫人端着飯碗的時候，十分快興地這麼說了一聲。

吃飯的時候愛牟幾乎全沒有作聲息，只聽他的夫人很高興地說着。

他的夫人說：像這樣自炊的時候，一天連房飯在內也不用上兩塊錢，一個月可以節省一百多塊錢了。不消說是喫不成好菜，但在這鄉裏使了錢也吃不出甚麼來，不如把錢留着，等回上海去的時候使用。

她又說：孩子們聽他們在外邊去玩耍，佛兒不睡的時候她可以背在背上做事，總要想法子來不至於擾亂他，使他可以安心做文字。下邊的主人她也多給了

他們些錢，孩子們在樓下耍也是不要緊的了。

她這樣說着，話頭漸漸轉到樓下的主人來了。

樓下的主人是兩對夫婦，一對老的，一對小的。老的一對夫婦是六十上下的年紀了，他們並沒有子息，只在十五六年前抱養了一位十歲大的女兒，在去年上春這位女兒纔招贅了一個男子。這兩對夫婦是不同鍋竈的，小的一對夫婦就好像用人一樣，做農事，做苦工，吃的是些菜根菜葉。好吃的東西都是一對老兒享用了。兩老兒殺了一只雞，連一根骨頭也不把他們的養兒養女。

這對養兒養女都是很忠實的人，女的一位尤爲是愛牟夫人所稱讚的『樸素的結晶』。她的臉是黃黃的，眼是笑咪咪的。受着虐待，她也沒有甚麼，她說他們已經老了，只是等待時日。她是常穿着件藍布的衣服，打粗打雜，上山下地，她都能來，她一天到晚就給啞子一樣，沒有作聲的時候。

愛牟夫人就喜歡了這位『樸素的結晶，』原來遷房子的事情，他在三四天以前便和這位結晶議定了。

愛牟夫人把這些事情對愛牟說了一遍，又忍着發起笑來。她說：樓下的老頭兒不知道還在想些甚麼！剛纔煮飯的時候，看見他在研乳鉢。裏面是些芝麻和些鰻魚一樣的脊骨。我問他這些脊骨是甚麼？他說是『螞母喜』（蝮蛇）的骨頭，吃了壯陽的。我嘲笑了他一陣來。

——『真是沒事做！』愛牟滿不高興了，他的潔癖嫌他的夫人只是去探討這些『臭聞』。『這纔淵博啦！就給糞坑裏的蛆蟲一樣……你平常說把你當成「女工兼倡妓」，這回總說不得了！』這樣的話在他的嘴唇上滾來滾去，但他也終竟沒有說出口來。

兩間房舍裏，就只有東首的有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飯吃過後，愛牟夫人忙

把食台收拾好了，兩個大的孩子便立地把些兒童書報來佔領着了。

——你們走開！走開！好讓爹爹做文章！

——我現在做得出甚麼文章呢？做文章！讓他們去看罷！

他悶在心裏的一天怒火終竟發作了起來，他的脚步急湊着，暴挺挺地在西首的暗室裏不住的打着盤旋。他的夫人也很知趣，便不再作聲息了。

盤旋，盤旋，盤旋，暴發的溪水激着了岩石了，發生了一個漩渦，又發生了一個漩渦。盤旋，盤旋，盤旋，電火在腦中鑣戟，鼻孔裏噴着的氣息如像兩條火柱一般。

——『哼！你平時說我把你當成「女工兼倡妓」，這回總是你自討了！你還要望我做文章嗎？哼！哼！……』

他在房中盤旋着走來走去，誰也不敢去挨近他。他的孩子們縮小着在電燈下



面啞坐，他的夫人把幼兒背着在東室裏收拾好了廚房，又到西室裏來鋪設寢具。他把孩子們的衣裳脫了，默默地使他們就了睡了。

盤旋着尋不出發洩的機會來，他只好像把話從口裏拋出來的一樣，說出這樣的幾句：我明天要走！無論到對河的小村裏去也好，到古湯去也好，我這兒是不能住的！

盤旋着的把這句話投擲了，突然轉過東室裏來了。他在食台旁邊坐了一下。他又起去拿了鋼筆和日記本來，他要用分身術了。

他把他的一天的生活回顧了一遍，低下頭去在日記本上寫着：

『十月六日：』

但只寫了這四個字便再也不能寫下去了。他的肚腹突然絞痛起來，痛到他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這是怎麼的呢？』他把筆丟了，倒在被上睡着。這時候他的夫人和幼兒都睡了。他在被上只是輾轉反側地呻吟，又不斷地嘔氣。

——『這是怎麼的呢？』痛得不能忍耐，他又起牀來靜坐。他的夫人本來是沒有睡熟的。只以為他還在發氣，屏息着沒有作聲，但到這時候看他想要下樓的光景，她使呼止着他了。

——你怎麼的呀？

——我肚痛，想瀉，想吐。他說還未落腳便向火鉢裏吐了起來，愛牟夫人急忙起床來把一個面盆來做了便器。他大吐了，又大瀉了。

——啊，不要是霍亂症罷！

——是怎麼的呢？該不是晚飯吃壞了嗎？

——不會有那嗎快（這時候他的良心不願意把他的病症推給他的夫人了）：

：怕是柿子吃壞了，剛纔和小孩子們一共吃了七個。

吐瀉定了一些又倒在牀上去睡。一只開水壺還是熱的，愛牟夫人替他用布包好把來抱在腹上。肚裏還是痛，又瀉，又吐。

——啊，不是霍亂症嗎！

——不發燒嗎？

——還不。

——你睡，你睡！

他睡着，把眼睛閉起，害霍亂症死了的死屍的慘狀現到他的腦裏來了。枯槁了的手臉，縮縐着的皮膚，青藍的顏色，還有血紅的爛腐了的腸壁，這些是他在醫科大學生的時代，在 Kollé-Hersch 合著的『細菌學』上看見過的。他又想起 Maximum Gonky 的父親正是得了霍亂症死的。Gorky 在他自敘傳的小說『童

年』中寫着的屍狀也很鮮明地浮憶起來。他在自己的心中便突然起了一個疑問：『假如我便在這兒病死了呢？……偏僻的山村中，死了一個流浪的詩人！這有甚麼！這有甚麼！』但他一想到他無家可歸的一妻三子，一想到他僅僅留積着的四百元的家資，他不禁迸起眼淚來了。

他的夫人生起火來在炒吃剩着的晚飯，炒熱了包好起來，替他把開水壺換了。炒暖的熱飯十分舒適地在腹上燙着，疼痛的程度漸漸減輕起來。吐瀉也定了。——『感謝上帝嘞，我害的僅僅是急性胃腸加達兒。』

第二天他靜睡了半日，早飯沒有吃，午飯也沒有吃。

他睡在牀上，聽着流水的湍聲，聽着山鳥的怪鳴，他的想念和他的胃腸一樣，是空洞如洗的了。

隔岸的高山低頭到簷前來，好像在安慰他的一樣。

樓下的老頭兒在屋後的沙灘上釣魚，釣竿舉了幾次，最後終釣了一匹很長的魚來。是甚麼魚呢？他想起他小時候在家塾裏讀書的時候，課完了到塾後的溪邊去釣魚，魚大時連釣竿也拖去了的時候都有。但這個輕淡的回憶在他的神經上沒有生出甚麼反響。

他的夫人和小孩子們伴守了他半天，他們讀着『伊索寓言』，時而又唱歌。他要走的心事消滅得無形無影了。

田地裏的百合花比賽得所羅門的榮華。

伴守了他半天的他的夫人和孩子們看他沒有甚麼變動了。午飯過後便留他一人，人在家，都過河去買家具去了。

去了有半個時辰的光景，突然下起大雨來。

愛牟着起急來了，他想他們定然還在路上。他想下樓去借兩把雨傘去迎接他。

們，但他立起身來，頭腦昏暈，再也不能行動。

他又不高興起來了。

——『是怎麼無意義的勞動喲！充其量只節省得百把塊錢罷了！』

但連這百把塊錢也不能不節省的苦楚，他也不能使他的女人免掉，這使他自己更難乎爲情。

——『啊，還是自己的無能，使她疑我不能創作。』

他愈想愈着急起來，他又立起身來想着手寫他早就規畫着的小說。

兩不久也住了。他坐在他皮箱做成的書桌上。但他抬頭一看，看見了樓下的那個尿缸。他不高興地掉過頭來，又看見滿壁黃垢醜惡的字跡。

——『啊啊，這兒不行！』他把紙筆移到東室裏的食台上去。狼藉着的食用器具，一個個好像生了毒刺的一樣，刺着他的眼睛，樓外東北角上的那根柿子

樹也好像仇敵一樣，他連看也不想看了。

——『啊啊，這兒也不行。』

他就好像找不出巢來生蛋的牝鷄一樣，想走的心事又湧起來。但他要走時，他又不能夠安心地把妻子離開。離開了又要掛念，仍然是做不出東西。覺得他是走也不行。

像這樣要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的心理把他迫陷起來，他把一隻木幹的鋼筆碾成兩斷，又倒在床上去攤睡起來了。

——『哼！哼！早曉得是這樣的時候，倒不如不來的好些呢！』

兩個大的孩子嘻嘻哈哈地肩着一隻鉛桶走上樓來。愛牟夫人背着幼兒在後面跟着，手裏拿着一柄雨傘。

——下雨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松梅村了，但怕還要下雨，終竟買了一隻雨傘

回來。

愛牟夫人說着，把鉛桶裏面盛的糧食取了出來，是些紅豆，沙糖，醬油，牛肉……

——今天晚上可以吃些好菜了。

衆人都各歡天喜地地，只有睡着的愛牟總是一言不發。

他的夫人問他：怎麼樣了？

他滿不高興地答着一句：不怎麼樣。

他們知道他的癖氣又發了，便都沉默起來。

——『啊，罪過！罪過！』

他自己明明知道他不該破滅了他妻兒們的樂意，但他怎麼總抬不起他沉抑着的愁眉。



——『寫不出東西來，兩個月以後便要沒有飯吃，有什麼可以歡喜的呢？』

長不過兩丈，寬不過丈半的一室之中，除去一張皮箱做的『書桌』外，席地的鋪着兩床睡褥。兩個大人一個睡在南邊，一個睡在北邊，中間順次地挾着三個孩子。

電燈熄滅了。幼兒嘴裏包含着甚麼的哀哭聲。時時向夜空中劈出。

女人的帶着哀訴的聲音：衝着奶子也要哭。你不要這樣苦我呢！你不要這樣苦我呢！

男子的暴躁的聲音突然回答出來：誰在苦你呢？你不要談那些話來頂我？

女人嗚咽起來了。

不快的沉默繼續了兩三分鐘。

男的突然又暴叫起來了：「你不要哭，不要哭！哭甚麼呢！我明天一定走！到福岡去也可以，到上海去也可以！」

女人帶着哭聲的自語：『我總之苦到死就算了結，……只會想着自己的好！』——『到底要那一個纔是只會想自己的好呢？要吃飯呢！』

不快的沉默長久支配着了。

樓外的川上江中的溪水不分晝夜的流。流到平坦處匯成一個小小的深潭，但還是不斷的流。流到走不通的路徑來又激起暴怒的湍鳴，張牙噴沫地作獅子奮迅。走通了，又稍稍遇着平坦處了，依然還是在流。過了一個急湍，又是一個深潭；過了一個深潭，又是一個急湍。牠爲甚麼要這樣奔波呢。牠那晝夜不停的吼聲是甚麼意義呢？牠不是在求坦路嗎？牠不是在求達到大海的坦路嗎？牠在追求

坦路的時候總不得不奔流，牠在奔流的時候總不會沒有坦路。啊啊，奔流喲！奔流喲！一時的停頓是不可貪戀的，崎嶇的道路是不能迴避的。把頭去衝，把血去衝，把全身的力量去衝，把全靈魂的抵擋去衝。崔巍的高山是可以衝斷的呢，無理長的長堤也是可以衝決的呢。帶着一切的支流一道衝去，受着一切的雨露一道衝去，混着一切的沙泥一道衝去，養着一切的鱗介一道衝去。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襟，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足，任人們在你身上布網，任人們在你身上航行，你不要躊躇，你不要介意。太陽是炎熱的，但只能蒸損你的皮膚；冰霜是嚴烈的，但不能凍結你的肺腑。你看那滔滔的揚子江！你看那滾滾的尼羅河！你看那蜜西西比！你看那萊茵！牠們終各努力着達到了坦途，浩浩蕩蕩地流向了汪洋的大海了！太平洋的高歌，在歡迎着一切努力猛進的流水；流罷，流罷，涇水不和渭水爭清，黃河不同長江比濁，大海裏面一切都是清流。一切都有淨化的時候。流

罷，流罷，大海雖遠，但總有流到的一天！

(一九二四年十月)

——完——

此  
页  
空  
白

## 湖 心 亭

小小的家庭中，低氣壓已經低迷了兩三天了。

今天清早她因爲頭痛沒有起來，她在床上對我說：你無論怎麼要去替他們找房子，去找一天也不要緊，到晚上來叫他們搬出去。

我只是隱隱諷諷地答了她。

早飯是我弄來把給孩子們吃了的，剛好把飯吃完，她又在床上催促我，叫我

定要出去找房子了。

我是再也不能忍耐，竟和她口角起來。

——別人家家庭逃難到我們家裏來，況且又病在床上，我是怎麼也不忍叫他們出去的！

——你不忍叫他們出去，你就忍我們母子們丟命了嗎？

——人不是那麼容易丟命的呢！虧了你也基督教徒，你怎麼不害羞呢？

——怎麼叫害羞呢？她一翻身就從床上起來了。——不管是基督教徒不基督教徒，爲人總是有限制的罷？僅僅一樓一底的小洋房，客堂被人佔了不說客來不方便，便連孩子們玩耍的地方都沒有，一天到晚歇在樓上，這你不是有眼睛看見的嗎？孩子們受了傳染你怎麼樣呀？

——我也並不是說我不去找地方，不過這幾天風聲很緊，各地方逃難的人都

跑到租界裏來，空着的房子大都佔滿了，而且房金又貴……

——你早幾天在做甚麼事情呢？

——我早幾天在怎麼樣？我不是別人的聽差！

——他們來的時候我不是就對你說過嗎？同居是絕對不可的，萬一有了不好的病痛，要傳染給孩子們。現在不是應了嗎？

——他獨於要生病，這是誰個能夠預料的呢？病了要叫我趕他們出去，我實在辦不到。

——你辦不到嗎？我就去趕他們！

——你去！你去！哼！虧你也是基督教徒！

我憤氣沖沖地先跑下樓去了，她在樓上搶着辯駁。

——你去替他們找房子，我出房金，這還虧了他們嗎？



——你出房金！你有多少錢啲？錢是你的嗎？

——唉？唉？你……你……你……你是這麼袒護他們嗎？

她帶着哭聲音嘶叫着也從樓上跑了下來，我把身子爽進廚房裏面去了。她在廚房門口指着數說我，說我屢次欺負她，把她當成愚人。說我欺負她不懂中國話。我的腦子憤恨得實在要爆裂了。

——啊，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你請回你的日本去罷！

就給開了閘的潮水一樣，這幾句決絕的話竟從我口中潰湧出來。

——回去！回去！不打緊！不打緊！但你要說出一番理由來！

——理由！兩人的性情這樣不相投合，這不是比火還要明瞭的理由嗎？還要甚麼理由呢？

我儘我的喉嚨所能叫出多麼大地叫了出來，憤氣沖沖地拉開後門便竄走出去

了。

——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哼！哼！……

當面一股北風打到我的額上來，我纔意識到我頭上結着的是一張毛巾。我也因為頭痛，把毛巾結了一早晨，到這時候纔順手解了下來揣在我穿着的一件破外套的衣包裏。

我儘我的脚把我運着走，一頭都是磅礴着的怒氣，我就好像上滿了火力的火車隨着自己的車輪在路上滾動着的一樣。

我走出了弄子，我是從環龍路向東走去的，——這一點我現刻也還明瞭，——但我以後走過些甚麼街，走過些甚麼弄巷，不僅地名我不曉得，連方向我也打不出了。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我腦裏也沒有想甚麼，腦裏的空隙完全

被怒氣填滿着，實在是再沒有甚麼可以着想的餘地了。

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走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辰光了，無心之間在一處橫街口上看見一處新作的戰壘和戰壕。這當然是一禮拜前收拾張允明的潰兵時，外國人的陸戰隊所建築的了。

我到戰壘裏去一看，我的意識纔漸漸清醒起來，我知道我已經快要走出租界了。

——外國人究竟要比中國人高明，他們在匆促之間竟有這樣完整的戰備！我在戰壘裏面不禁驚嘆了起來。

戰壘是用米袋填泥砌成的，有四五尺高的光景，在中腹處橫嵌了幾個木框作爲砲眼，壘下是將及一人深的壕溝，壘上有竹篷蓋就的屋頂。這比我在瀏河，在懸脚嶺等地所看見過的戰壕，要高明到了百倍以上了。

我在這時候起了一個好奇心來，我想走進上海城裏去，看看蘇浙聯軍驅逐張允明的戰跡。

前幾天他們正在開火的時候，鎗砲的聲音在環龍路也可以聽見，那時候我想出去看看熱鬧，但終竟因為家小的羈絆，不敢出去冒險。萬一一個流彈打來把我打死了呢？——這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但我現在還怕甚麼呢？我反正是沒有家庭樂趣的人！  
我死了心，便向中國市街上走去了。

由上海租界到中國市街實在沒有甚麼險阻；只消走幾步路，走過一個橫街。世間上可還有人不肯相信奇蹟的存在的嗎？這樣的人我請他到這兒交界的地方來，他立地便可以看見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走幾步橫街便可以退返幾個世

紀！朋友！這不是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嗎？長房雖有縮地之方，但我們的脚步比光的速度還快。

上海縣城早是拆毀了的，租界和縣城也並沒有甚麼柵欄。我們怎麼曉得會是走出了租界？怎麼曉得會是走進了縣城呢？

你們走罷！抬着頭能看得見一些雜亂的舊式房屋的垃圾堆，埋着頭能看得見一些崎嶇不平的街路的時候，你們便進了城，便走進了『中國地界』，便退返了好幾個世紀了。

啊，我們中國人到底是超然物外的，不怕就守着有比自己好的路政市政在近旁，但總沒有採仿的時候。那是值不得採仿的，那是淺薄的物質文明！

我只是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我不知道又轉了多少灣，抹了多少角了。街上的情形倒還熱鬧，有些地方連租界內最繁華的四馬路也怕還趕不上呢！沿街都

擺着地攤，有的竟擺到街心來，幾乎連通人的空隙都沒有了，老太婆們穿着臃腫的小棉鞋，一顛一簸的在崎嶇不平的爛路上走着。

——前幾天開火的時候，聽說這兒罷了幾天市；城裏的人大都搬到租界上去了，是甚麼時候又折回來了的呢？大家都匆匆忙忙的在辦年貨，明天便是除夕了，這何會是經過甚麼戰火的地方呢？

在租界上住着的時候，覺得中國的天下是很太平無事的，但到『中國地界』上來，更好，更好，我們中國更還是義農盛世！

——時常打打戰火湊湊熱鬧也還好罷，中國人一時總還打死不完。

我只在雜亂的拉圾堆中走着，又不知道走了多少晨光，我走到一座宏大的廟宇前面了。

廟門是朱紅漆漆的，畫着一對對的彩色的玉壘神荼。正中的門楣上還倒站着

一對飛金的獅子，門前陳着許多賣食物的小攤，幾張黝黑的帳篷把門楣上面的扁額遮住了。

——這是甚麼廟宇呢？城裏有這麼大的廟宇想來定是城隍廟了。

縣裏的城隍廟是我久想來瞻仰的地方，但我在上海租界上前前後後住了將近兩年，守着逼在近旁的城隍廟，却至今還不曾來過。

我爲甚麼要到上海城隍廟來瞻仰呢？在沒有聽到我說出理由之前，我想，有多少朋友定會笑我罷？朋友們喲，我要到城隍廟來並不是要來進香，也並不是要來看進香的女子呢，我要到城隍廟來，是因爲想來看這兒的一座古式的建築。

前幾年我在日本的時候，不知道在甚麼報上看見過一位日本畫家介紹過一次『湖心亭』。他畫了一個素描，在一個池子中間湧出一座飛甍躍瓴的樓閣，他說這個『湖心亭』在上海城隍廟的後面，是上海市上所保存的惟一古物。禮失而

求諸野，他們日本人中都有這樣熱心的畫家不遠千里地肯來探訪的『湖心亭』，難道我們守着住在上海的中國人竟沒有來憑弔一憑弔的價值嗎？請自愧始！請自愧始，我存了這個心，想去憑弔『湖心亭』已經好久好久了，但在上海快要住滿兩年，我却還不會來過一次。我們這人終竟是這樣的，所想追求的是終竟不可追求的東西，所可追求的却又把牠閑却着了。心裏以爲牠總是不會飛掉的，不會飛掉的，但是時間倒把我們飛掉了！住在日本的時候想憑弔『湖心亭』，回到上海來又想去遊耶馬溪，這樣便是我們所說的人生！

我走到朱紅漆的廟門口，我想像着一定是城隍廟了，便不禁欣喜起來——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今天總可以和『湖心亭』見面了！

我從左手的側門走進去。前門和二門之間有一個中庭，也是些賣食物的小販擁據着的。我走到二門的階上的時候，中門上橫掛着一道算盤——唔，這真是一



個極有意義的象徵！這怕是我們中國人的『算盤主義』的表現罷？門上的一付對聯是：

『你的打算非凡，進一位退一位，誰料全盤都是錯？』

我却摸糊不得，有幾件記幾件，後來結賬總無差。』

照這樣對聯的意思看來，也一定是城隍廟了。城隍菩薩在誇他的算盤精明。

我走進二門去，劈頭看見的是正面的大殿上亂堆着一片磚瓦，很高的屋脊大半倒壞了，只剩下孤單單的四個鰲頭。雜亂的磚瓦中倒着一個紅方的額子，寫着一個『泰』字。想那屋脊上一定是嵌着『國泰民安』四個字的罷？其餘的三字已經不見了。

我看見這樣的情形，最初從我心中起出一個疑問，以為怕是這回戰事的成績。我想着怕是一個砲彈打來把城隍菩薩的腦壳打中了，就和瀏河的東岳廟，懸

腳嶺的關帝廟一樣。但我這個斷案立刻便動搖起來，我看見正殿的門楣是新補上去的，雖然草率，但總算補好了，中國人的收拾能力決不會有這樣快的！戰事的結束不是纔三五天嗎？

我又走進大殿去了。很龐大的樑柱與很高聳的屋頂，想見當年建築時的浩大的工程。但除新由木板鑲成的一座神座之外，一切都是焦黑了的。

——這是甚麼時候起過火災嗎？我心裏懷疑着，走去問神案前的一個賣香燭的人。

他說是今年七月半起的火。

——哦，原來是這樣！從七月半到年底已經快要半年了，神龕依然還是那樣比貧民窟還要簡陋的一個薄板匣子！這纔是我們中國人的本色呀。你就給他們幸福，他是虔誠地敬禮你；但你受着艱難，他却一概不管。你坐在薄板匣子裏的城

陸菩薩喲，怕你也在嘆息世態的炎涼了罷？

我心裏正在這樣發着牢騷的時候，一對中年夫婦走來買香燭來了。一束香，一對燭。

——這要幾鈿呵（要幾何錢）？ 男的發問。

——十二個銅板。賣香燭的回答。

——那要十二個銅板呵！女的叱咤着，回頭向男的說：把九個銅板好了。

男的照數把錢給賣香燭的人。兩夫婦拿着香燭轉身便走起來。

——啊，不夠，不夠。還要一個銅板！賣香燭的急忙叫着。

男的回頭投了一個銅板在香燭攤上，銅板打落到地下去了，賣香燭的弓着背去揀了起來，毫無些兒慍色。

——唔，這些人都是信仰很深的，他們都是在積陰功的人。賣香燭的也是，

買香燭的也是。但是喲，城隍菩薩！你的算盤雖然精明，怕總沒有這些人打算的高妙罷？

進香的夫婦把香燭點好了，在神面前叩了幾個響頭。叩頭起來，太太的一位把手向褲腰裏一收，收出了六七個銅板來，噹噹噹地投在神案旁邊的『進香錢筒』裏面去了。——唔，這是獻給城隍老爺的錢！冷洩洩地坐在木板匣裏的城隍老爺，怕在朝片後面發笑了？

我在殿裏走了一遍，折出門來向西首走去；我隨喜了岳王：關帝廟（這個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因為兩位武聖人是同在一個廟宇裏面，岳聖在當中，關聖在西首，這怕是這兒的特色），玉清宮，財神殿，但總尋不出『湖心亭』來。

——上海縣城隍廟裏是有『湖心亭』的，怕這兒不是城隍廟罷？

我又轉到正殿門首來。正殿和二門之間也是一個中庭，看相的，賣襪子的，

賣螺絲的，賣油豆腐的，賣鷄雜的，賣烏賊的，擲骰賭錢的，賣鴿子的，東一處，西一處，兩廊下應該是有十殿的，但也只是些商店。我疑這兒不是縣城隍的心更堅決了。肚子有些餓了起來，和着葱薑煮着的螺絲肉的香味，油豆腐的香味，烏賊攤上的白磁盤裏盛着的紅蝦醬，使我的口水就好像深山裏的泉水一樣，只向着不可見的無底的深壑裏點滴。我的膽子很小，我看見幾個小流氓在一個地攤擲骰子，我站在旁邊看了好一會，我很想去擲他們一注，贏幾個錢來吃螺絲，但我不敢。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我一擲擲輸了的時候，豈不是跑不脫嗎？這兒人又這麼狠，我身上的這件破外套，有點危險，危險！我在這些賭友們的旁邊站了好一會，我吟味着他們的面孔，一個一個就好像真的城隍廟裏的活着的無常爺爺一樣。小子何敢妄爲，你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好，有一個方法——肚皮餓了，只好多吞些口淺！

走出廟門來了，中門後面有一道扁額，明明是寫着上海縣城隍廟的幾個字。

這明明是城隍廟，『湖心亭』究竟往那裏去了呢？燒了嗎？也該留些痕跡呵！——啊，可恨的甜酒釀中煮着小團子的香味！

剛纔走進廟的時候不曾注意到的左側門內的一座小店。噴着一陣陣的甜酒的甘味向我鼻孔裏襲來，我很想向那當爐的兩位堂官，吐他們一臉的我這吐嚙不及的口涎了。

……玻璃匣中的精白糖……八寶蓮心粥裏的攪鍋棒……啊啊，我假如是那根棒呀！……一口口水……又是一口口水……

所謂二門原來纔是一座戲臺子，當中孤單單地放着一張方棹，兩側放着兩隻朽敗了的木雕的神船——這大約是七月半放河燈的時候用的罷？

戲臺前面有一座小龕子，是四根盤龍的石柱頂着的。龕子裏面籠着一道石碑。肚子餓了沒法想，考證癖倒抬起頭來——唔，『洪武二年』，這碑是明朝時候的東西嗎？不會有這麼新罷？……：看碑的背面，原來這廟子在雍正時重建過，在乾隆時也重建過。——哦，原來還是大理石的！垢黃了的四根盤龍柱有些磨光了的，地方露出象牙色的有光澤的石質來。——至少，這四根盤龍柱怕是明朝時候的舊物罷？這龍是雕得這樣靈活的！這些氣韻生動的麟爪喲！眼睛喲！不知道是那一位無名的藝術家……：

——喂，先生，我看見你很有貴人像啦！

當我正在無可如何對着碑面相龍面的時候，旁邊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

——怎麼見得呢？

——唔，你請把眼鏡取下來罷，

我把眼鏡取下來了，看相的人用着指頭在我的面上指畫起來。

——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還有點混濁，內室還有點不清。』——你先生心裏有點不得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觀心象呢，嚇嚇嚇。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運了。『明年鴻鈞運轉。四十六歲交大運』。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的危運就要過了。『左眉高，右眉低』，是乃揚眉吐氣之象，『頭部豐滿，額部寬敞，東西相趁，四方四正』，你將來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來便好，『人中長長，上闕下張』，你這是長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廣走江湖，上到湖廣，下走南洋，南北二京，東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交了的，都沒有看見過像你先生這樣的好相呢。你請把手伸出來給我看看。



我把右手伸給他。

——不對，要左手。……啊，你這手色更比臉色好了。『中指爲龍，賓主相趁，二指爲主，四指爲賓』，你這是魚龍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將來提防有小人暗算。這一層，你先生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緊的。你這手掌很好，『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中央爲明堂，坐明堂而聽四方，四通八達』，你先生將來名成利就，沒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嚇嚇嚇……

我餓着肚皮聽着看相的先生瞎說，我肚子裏餓得笑也笑不出來。他說了半天，說完了，我戴起眼鏡抽身要走了，他拉着我，指着一張紅紙單上，寫着『相資二角』的四個字。

——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呢！

——笑話，我愚老要沾點光。

——你等我『四十六歲交大運』之後再來報酬罷。

——笑話，你只給一角錢也好，討塊利市。

——我真個一個銅板也沒有呢！

——笑話，你先生的一幅鸞框眼鏡怕要值四十塊錢罷？

（哦哈，原來他是看上了我這副八角錢買的樹膠眼鏡呀！）我的肚皮餓得真是笑不出來。

——我只要四角錢賣給你好嗎？

——笑話 你不要扯爛污！

——有爛污扯還是好的，我今天還沒有開中飯，恐怕空着的肚子連污也沒有扯的呢。

我撒開他的手只好各自走了。我的背後還聽着了好幾聲扯爛污。

原來木龕裏的神像纔是『金山神霍光』，霍光怎麼成了上海的城隍呢？怎麼又叫着金山神呢？

——這兩個問題恐怕也是考證家的材料。膽大一點的可以說霍光原是神人，西漢時候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還是神話時代呢。不消說把論鋒一掉轉來，可以論定霍光不是歷史上的實際的人物了。

從金山神座背後走出，原來還有後殿可通，一位紅臉的神坐在神龕裏，要這位纔是真正的城隍了。左邊一個側殿，城隍老爺和城隍娘娘並坐在那兒，我最喜歡那『春溫秋肅』的四個字的扁額，我們中國人真好！在這些地方很能替菩薩設想。——啊，我那『秋肅』不替人設想的日本老婆噲！

我從城隍神座後走去，原來後殿之後更還有後殿可通，這兒怕是寢殿了。城

隍娘娘坐在殿上，殿左也有一個別室，立着四個侍女，但是沒有床，只有一張方桌，一個空椅擺在正中。靠壁的一個長臺上放着些匣子好像鏡匣。城隍老爺畢竟是愛女色的家伙，他還要娘娘塗脂抹粉呢。

寢殿之後再沒有地方可通了，城隍廟裏我算走了一個通暢，但是『湖心亭』究竟往那兒去了呢？不惟沒有看見亭，而且還沒有看見湖。

——算了，算了，湖心亭啊，我和你沒緣。我今天縱使能夠看見你，但把你這肚中的飢火怎麼樣呢？可以吃飯的地方還是只有我自己的家裏，不怕她就和我割裂了，但我想她總不會就不准我回家去吃飯罷？還是吃飯要緊！吃飯要緊！

一回金山神殿裏來，想走大門出去，但中庭裏有那位看相的先生把守着，我不敢再去惹他。東首挨近階墀的地也有一道穿壁的側門。側門旁近有一個鐵香爐，金銀錠箔正熊熊地在裏面燒着。我向這道側門走去，幾個叫花子圍着香爐正

在那裏烤火。啊，我在這兒纔發現了我們中國人的金銀錠箔的功果了。平常我以為這些東西都是無意義的耗廢，但我現在曉得這到冬天來至少是可以供叫花子們取暖的了。這是沒大的陰功！沒大的陰功！

我待要走出側門的時候，却又把腳跟停住了，伸出手去也在香爐上烤起火來。靠壁的四位站像，想來一定是明代的遺物，他們的面孔和衣裝被好幾百年的油煙燻得來比香爐旁邊站着叫花子們還要烏黑了。

叫花子們和我很不見外，他們沒有伸手來向我要錢，也沒有相我的尊面。我是最怕人家看我的面孔的，但我在廟裏走着，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不僅那位看相的和我滑稽了一回，便是那些進香的老爺太太們也總是十分注視着我。我恐怕他們是把我當成扒手了罷？

手烤暖了，我向側門走去，原來這兒又纔別有一洞天地。和殿旁緊接着的便

是一片商場，賣梳篦的，賣骨董的，賣香燭的，賣花果的，照相的，畫相的，小的舖口，窄窄的街面，川流不息的行人，坐在街心如像一座座莎洲，又如像一尊尊羅漢的討錢的叫化子……：真正是別外的一個世界！商店裏面又夾着一些星宿堂，許真君殿，文昌殿等等神廟，照這樣形勢看來，這片商場在昔原只是一片神苑罷？古時開過牡丹花的地方，現刻是坐着叫化子的，這是多麼可以嘉獎的廢物利用的精神嘍！

轉了不兩個灣看見一角湖面了。——唔，『湖心亭』已經近在這兒。我也不再着忙了，『湖心亭』總是飛不掉的。兩個老西洋婦人從我身邊走過，她們的很感着些滑稽氣味的面孔又把我的注意引去了，我便跟着她們走。從許真君堂背後走去，過了一道橋，走到一家骨董店裏的前面了。兩位西洋婦人走進店去，我也跟着走進店去。

一隻釉彩的鼻煙壺，拿在她們手裏了。壺的磁質是很粗糙的，浮出許多紅綠的人物出來，在我看來實在是俗不堪耐。我想這個壺子至貴怕不過五毛錢罷？啊，但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了！

——How much？一位西洋婦人用英國話問起來。

——Five dollars. 一位很像蘇州人面孔的店員一面說着，一面伸出五個指頭。

兩個西洋婦人把頭偏了幾下，把嘴撇了幾下，辟里辟里的商量了好一會，發了好幾次太貴了，太貴了的感嘆。但那個鼻煙壺的精神已經把她們的靈魂迷戀着了。

——Do you say truth？拿着鼻煙壺的一位婦人把兩手的食指架成一個十字，拿到嘴邊親了一下，一面說着，一面向前分開——我却不曉得她這是甚麼符號，

是含着詛咒的意思的嗎？

——Yes, I say truth, I say truth. 店員接接連連說。

西洋婦人這時候把她黑皮的手提包打開，拿出一張五圓的鈔票來把鼻煙壺買去了。

我真是出乎意外的喫了一個沒大的驚異！我驚異的是甚麼呢？我驚異的並不是我們的那位同胞，五塊錢便賣了一個良心，賣了許多『truth』，我所驚異的是這位店員賣了一次良心，賣了許多真實，竟連神色也不變，眉毛也不顫動一根！我看他拿着五塊錢走進他的賬房裏去了，我把他的面孔幾乎看得要穿進骨子裏去了，但他的臉上，竟連一些喜色也沒有！——真是泰然自若呀，慣賣良心的同胞！

我也從店裏退出來了，插向一個窄街裏去的時候，我看見別一家骨董店裏也



有同樣的一個鼻煙壺。我便大膽地走進店去，叫店員拿出來看了一下。底上有『乾隆時製』四字。這當然是民國以來的『乾隆』了。我問要多少錢，店員也答應要五塊。出乎我的意外的是我再叫他『讓一讓』的時候，他說『好，賣給你』。弄得我真個沒明其妙了。

——怎麼便要賣給我呢？

——儂不是講『兩只洋』嗎？

——哈哈，我是叫你把價錢『讓一讓』呀！

店員白着眼睛釘了我一下，我也釘了他一下。

（我算解決了一個祕密，至少那兩位西洋婦人是上了三塊錢的大當。）

湖心亭終竟到了！

果然有一個湖，湖水是昏濁得無言可喻的了。湖周一望，都是商店和地攤，湖的正中一座二十八鰲頭的亭子——這二十八個的數目有幾個缺了，是我想像出來的。亭子的結構是一列三間的二層建築，正中的是四方亭，左右各附一個較低的八角圓亭。各層的屋頂在屋角上都有峻險的鰲頭。倒畫着拋物線形的無窮曲線向空中飛躍。正中方亭上下共有八個鰲頭，左右圓角亭各有八個鰲頭。基底部在各亭相接的地方共有四角補閣，也各飛着一個嶮峻的鰲頭——但這幾個已經是不全的了。亭的下層四方八面都是方角紙窗，窗外更有憑欄。上層的下半是卍字花欄，上半是玻窗（我怕這玻窗是後人所更換的罷？）。亭的後部上下兩層各添出一部分長方形的尋常建築，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後人添補上去的。啊，你這佛頭的爛污，續貂的狗尾喲！慣會殺風景的中國人，慣會利用廢物的中國人，已經把亭子變成了茶樓了。原亭的面積容不下多少參茶的神仙，所以在上下兩層又添

出了這兩台奇醜的新構——雖然說是新構，但照顏色上看來已經和原亭一樣朽廢了，做出這種殺風景的事業的，當然不能由現代的上海人負責罷。

亭子左右各有一道之字曲橋通到湖岸。我從西側的曲橋走去，橋是宏大的石板面就的，每一曲折處坐着一個叫花子，有的立着便向湖裏洒尿，有的坐橋欄上便扯起污來。好一個宏大的露天便所——這也是一種實用主義了！一共走了七曲；走到亭前了。亭前還有一個臨湖的月台，邊上有石欄干屏範。一個茶房正在月台上洗桌，當然是準備着過新年的了。

門的東首是一個小便坑，臨着這小便坑上面的補閣裏就是燒茶的地方，昏白的蒸氣從窗縫裏逃出來，淋漓的水滴在亭下的橫石基上已經凝成了長短不等的冰柱。小便坑裏的小便由一道木槽沿着東首五折的曲橋走上湖邊消滅了。

——哎，頹廢了的中國，墮落了的中國人，這兒不就是你的一張寫真嗎？古

人鴻大的基業，美好的結構，被今人淪化成爲溷濁之場。這兒洶湧着的無限的罪惡，無限的病毒，無限的奇醜，無限的羞辱喲！

美好過的我們的古人！你們的成績雖然已掩蔽在那重重的醜劣的穢障之中，但你們的精神不是通過了那千重萬層的穢障來和我接觸了嗎？我想這池水裏面，在三五百年前一定植滿着美好的荷花，那四周的商場一定是修整的林樹。在那時一定有清碎的好鳥時常飛到林間歌吟，一定有悠悠的游魚在清可鑒底的荷池中浮泳，荷花開的時候，滿池都浮泛清香。那時或許會有如高青邱一類的詩人在那亭榭間賦詩飲酒。啊，那種消逝了的美好喲！醜惡的榴彈，一個個打碎我們的神經，我們後人已經成了溷坑中的糞醬了！

—— 哎，要解救中國，要解救中國人，除非有一次徹底的兵火！不把一切醜惡的垃圾盡燒，圓了寂的鳳凰不能再生！

大約是餓過了火的關係罷？在城隍廟裏演了幾場喜劇，發了一陣牢騷之後，我又在亂雜的市街中走着了。我肚裏並不甚飢餓了，腦子愈見清醒起來：我是爲甚麼出來的，我爲甚麼這樣白跑了一天，我的自我意識也漸漸地明瞭起來了。

——啊，我到底爲甚麼跑出來的呢？我真不該和她那樣地口角！她成爲了那樣的潔癖，至少我是要負一半責任的人。她和我結婚後七八年，受盡了彼此兩國人的虐待，她精神上忍受了七八年的恥辱，而我又是一個窮小子，我在物質上又何曾給過她一些兒的慰安呢？她生了三個兒子了，每回幾乎都是自己收生。她這七八年來，單是愁兒子們的衣食，不已就夠使她成爲『歇斯迭里』了嗎？她現在已經懷着快要臨盆的身子，我從海外把她帶了回來，她一句中國話也不懂（我們又沒有多的錢雇人），她不是直到如今還是每天每天在自己燒火煮飯，洗衣裳，抹地板嗎？她牙子痛，腦痛，想要睡也睡不成，每天每天同樣的煩雜事情總要賴

她料理……啊，我這個把她的愛情濫用了的男子喲！我怎麼還配乎罵她，和她口角呢？她的一生爲我和兒子們犧牲得已經夠了，我究竟有甚麼權利能夠要求她爲她自不相干的人再行犧牲呢？啊，你這個無情的僞人！你不過怕傷你慈惠的假面子！你不過放不下架子去替別人當差罷了！……

我沿路只是這樣譴責着自己。我索性想走回去了，但還有點殘餘未盡的放下面子的反抗心。我始終在亂雜的垃圾堆中走着，就好像走進了諸葛孔明的『八陣圖』，實在打不出方向了。

時候怕已經是三點鐘了罷？我自從八點鐘從家裏竄走出來，一直脚步不停地走到現在，我所走過的路延成直線時怕已有七八十里了罷？脚都走痛起來了。孩子們不知道在怎樣的驚疑，她也不知道在怎樣的担心呢？我是應該回去，我是應該回去的了！

在城裏面，走不出一個頭腦來，心裏反有些焦急起來。我走了好一陣，走到美術專門學校的近旁來了。在一個轉角處看着一位Y君坐在黃包車上，從對面跑來。Y君是美專的教習，他和我是比較相熟的。他在車上看見了我，凝視了我一眼，他急忙把頭掉開了。他大約是看見我禿着頭，穿着一件破外套，拖着一雙穿髒了的中國布鞋，他便以為我是落魄在上海，怕我去向他借錢罷？啊，假使果真是這樣時，Y君喲，我要請你恕我說幾句不客氣的話！愚小子雖然窮，但是骨頭還窮得很硬。我求人也還求不到你名下來，你請放心罷！但是我還要告罪在先，我這回饒你是初犯，暫且不寫出你的真名，你以後如再有這樣的態度對人時，我就不再客氣了。你縱不能隨着我留芳百世，也要隨着我遺臭——至少，半天！

從美專門口一直走過，已經走上徐家匯路了。我是已經走進了租界。在各處的街口上又看見了好幾處的戰壕，但都和最先一次看見的是同樣結構。沿着徐家匯

路的南側是一條小河，河的那面是『中國地界』，河岸上有許多落葉樹，樹幹間都盤絡着電網了。各處的大橋，大抵拆毀了。西洋人爲防止潰兵入租界的原故，是不惜餘力地準備着了。但我很有些懷疑，我不知道這一項整頓戰備的經費究竟從何處出來。我怕還是中國的百姓背時，停不兩天又要流起血汗來賠償了罷？

徐家匯路很長，我走了好一陣，纔走到了貝勒路口。這條路我是曉得的，我想從這兒插走回去，但總還有幾分不許遽行折服的自尊心。我又向着前走，一直走到金神父路了。我在環龍路上已經住了兩月，但還不曉得金神父路這個路名，我不知道已經離開我的寓所多遠了。肚子又餓了起來，這回更有些難得招架了。

回去罷！回去罷！遲疑着做甚麼？不能說因爲這樣一次小小的口角，從此便不肯回去的！孩子們在想念你呢！她的頭腦不是在痛，清早連飯都沒有吃嗎？午飯不知道他們吃了沒有？假使她隨後睡着竟不能起床，或者看見我沒有回去，賭



氣沒有煮飯時？那不是把他們苦了嗎？啊，回去，回去！夜飯不能再使他們落空了！晚上是要帶着孩子們出來散步的，他們一天到晚陷在樓上，不真個如像坐囚牢一樣嗎？……東京的報上說開年以來僅僅半個月，因為風邪流行的原故，已經死了五百多人，C君的病即使不是肺結核，便單是傳染性的傷風已就夠人担心了。啊，她今朝頭痛，不該是已經受了傳染嗎？我是無論如何應該回去的了。

好像在辯護一樣，又好像在督責一樣，我的脚已從徐家匯路折向金神父路來。黃昏已經在街上蔓延了，冷氣逐漸地侵入。因為是朝北的原故，凜烈的朔風不容情地當面的向着我的頭上打來，我的腦子好像都冷透了的一樣。我把破外套脫來頂在頭上走着，走不多時，又覺得大腿凍得有些殭麻了。啊，顧得上便顧不得下。跑罷！大腿啊！跑罷！

啊，奇怪。原來這金神父路就是我時常從家裏出來買什物的地方。因為我時

常走的是環龍路以北的一段，所以我始終不會知道這條路的路名。我一直跑到環龍路口，我氣喘起來，心跳起來，當然不是因為已經跑到了寓所近旁的原故。我跑到了寓所近旁了，照實說罷，我實在有些忸怩起來了。我覺得回去總像有幾分不好見面的光景。我想再往北走，至少要從霞飛路再打一個轉折纔回家去，但是市街上的電燈已漸次發亮了。

脚已走痛了，肚餓得難耐，風又冷，天已黑了下來，哎，還鬧甚麼悶氣呢？今天又白送了一天！

終竟免不了有幾分忸怩地走進了四十四號的弄巷裏了。想走前門進去，但客堂裏住着有C君的那一家人。清早口角的時候雖然用的是日本話，他們聽不懂得是甚麼意思，但聽着那麼粗暴的聲音，看着孩子們不去和他們親近的態度，他們總可以直覺得幾分了罷？前門不好進去，只得轉走後門。走到後門的時候，隔着

窗看見她在廚下煮飯。唔，她是安然無恙的。後門緊緊地反鎖着在，立在外面想打門總不好意思打門。

停不一會，三個孩子嘻嘻哈哈從樓上跑下來了。他們都走到他們母親的身旁，圍着在那兒談笑。

瓦斯的光在鐵爐上悠悠的燃着，白濛濛的蒸氣漸漸蒙蔽了玻璃。

——啊，他們今天至少是沒有甚麼意外……他們沒有我，也是可以平安地過活去的。……我今天晚上……唉，我今天晚上……還是往縣城隍廟裏去，去烤香爐去罷！……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聶  
婆

第一幕 濮陽橋畔

濮水橫流，兩岸遍栽桃柳，桃花將殘謝的時候。

正中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見，此端右側有碑題『濮陽橋』三字，左側酒家一。

酒家中右三分之二爲座場，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左三分之一前半爲廣場，後

半爲內室。

廚中酒家母女二人對坐紡車，母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母 啊，這向的生意真是冷落啦，簡直一天不如一天了。

女 人在好生做生意，生意偏要冷落，那也怪不得甚麼。

母 怪不得甚麼？就要怪你呢：你的身分可拿夠了。

女 姆媽，你那怎麼怪得我？難道你要叫你女兒學那不三不四的妓女嗎？

母 並不是要叫你學甚麼妓女，有客來了，你好生殷勤地招呼一下，替他們斟斟酒，這又會丟你甚麼面子呢？

女 不過呢——

母 像我年青的時候，我的爹爹還在，他一天好酒貪杯，甚麼正經事務也不管，店裏的事情就是全靠我一個人經手的。前幾年我們的生意還很興旺，這幾年

我一老了，生意便做不行了。

女 怕是這幾年世道不好的原故罷？

母 那有那麼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亂，人是愈喜歡吃喝的。像我活了這三四十年，那一年的世道又平靜過呢？別人家的生意都好，只有我們做不來。

女 姆媽，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

母 你曉得，爲甚麼不體貼我的意思呢？

女 不過我做不來。加以這兒的人太不好了，見了姑娘們便要做些不好看的模樣。男子漢我是最恨的。

母 你最恨的？前兩天那位聶先生路過這兒的時候，你又不見得恨啦。臨走的時候你不是還送了他一枝桃花嗎？

女 羞紅起來）我從今天起就照媽的意思做罷，我甚麼人都去殷勤他，等人家

也把我當成妓女！

母 你總是這樣。誰敢把你當成妓女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妓女？你要曉得，我這樣教你，也是爲的是你呀，娘老了，就只有你一個女兒。

女 我也不想你老母親要爲我做甚麼，你老母親如果死了，我就到外鄉去討口也不要緊。

母 你那說來，是在咒我早死啦！

(少女無語，拋去紡車，氣沖沖地向內室走去。)

母 你這樣是把我當成了甚麼人在看待的呢？我是你的親生的父母呢！啊，我要是死了，你纔曉得好歹。

(灑水中遊船潑漿聲由遠而近，同時有一片男女合唱的歌聲：)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流水。

（歌聲至酒店欄外時，有人伸出頭來，舉起一個酒瓶向老媽索酒。）

遊人 媽媽，請你打兩斤酒給我們。

母（起去應付） 好的，你們怎麼不請進店來坐一坐呢？

遊人 在這河裏面一面划船一面喝酒，滿好的。春姑娘怎麼不見呢？



母 那丫頭又和我鬥氣了，像那樣出不得世的人真沒法。

遊人 好的，再隔兩年總會好的，花還沒有開苞的時候總是不肯見人的啦。  
好了，請了，這是酒錢。

母 謝謝你。

（遊人退去，洒家母復回廚中紡車。水中盪槳聲與歌聲又由近而遠：）

儂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

化爲春水溶。

水漲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郎死儂心頭。

母 春姑，你總不出來嗎？你到底要同娘作對到幾時呢？……你紡了半天的線子，連半錠也還沒有紡好。……哎，這如今的女人們真是了不得，一點本事也沒有，專會和大人們淘氣。……別人家說你還年青，其實你已經不年青了，福氣好的人像我是應該抱孫兒的啦。……自己不會打算，娘也把你沒有法子。……

（聶婆，年可二十四五，着男裝自右手登場，在橋頭躊躇一忽，走向酒店去。）  
（酒家母見聶婆，驚喜着叫出。）

母 喂呀，聶先生！你就從韓城回來了嗎？

婆（疑惑） 我不是……

(少女自內室中走出，凝視着聶婆。)

母 哦，你不是。你沒有走到韓城就回來了嗎？請坐，請坐，口怕走渴了，肚子也怕走餓了，春姑，你趕快備點酒菜來。

(酒家母蕭聶婆就坐，少女在廚下準備。)

婆(疑惑不定地) 好媽媽，你怎麼會認識我呢？——

母 噯喲，怎麼不會認識，你在這兒和嚴仲子喝酒，不是纔不久的事情嗎？我怎麼會不認識？我還沒有老得那麼糊塗呢。你沒有走到韓城，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婆 我？我是從齊國來的。

母 是呀，這我們前回就曉得的了。我問你的是走到甚麼地方回來的呢？你前回不是纔走向韓國去的嗎？

(少女捧酒食來。)

女 姆媽，你認錯了人，這不是那位聶先生呢。……

母 (呆視着) 哦哈，真個是有幾分不像啦。那位聶先生要壯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間想不出竟有這樣相像的人！前幾天纔有一位聶先生也走到這兒來過，不留心看的時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樣啦。

婆 媽媽，真的有那樣的人來過嗎？他是不是單名叫着聶政的呢？

母 啊，是的，是的。我聽嚴仲子他們正是這樣稱呼他的。他那天因為天氣熱起來了，還留了一件衣裳的包裹在這兒，說等回來時再來取。春姑，你去取出來，讓這位先生看一看罷。(春姑走入內室。)他那天走到我們這兒來，也恰好是正午的時候，剛好遇着嚴仲子他們正在我們這兒打尖，想不出他們纔是絕好的朋友呢。他們在我們這兒喝了一會酒便分手了。這位聶先生是你先生的甚麼人呢？兄

弟？

婆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母 哦哈，怪不得你們這樣相像！連說話的聲音也差不多，不過你的要比他

清秀一點。

婆 我們是一胎生下地來的雙生子，小的時候在家裏，連父母都有時認錯的。  
(春姑捧衣包出，聶婆檢視)這正是我兄弟的衣服，這些都是臨走的時候我替他摺好的。

母 怪不得，怪不得。好。你先生請喝些酒罷。

婆 不，我不喝酒。饅頭假如便當的時候，我想吃些饅頭。

女 好的，今朝剛好纔蒸得有一籠肉心饅頭的。(到廚下檢饅頭來。)

母 稍微喝點酒不要緊罷？

婆 不的，我一點酒也不喝。

母 那真難得。前回的那位聶先生也不喝酒。像我們這個地方男子要找不喝酒的人恐怕要和魚兒要找不喝水的一樣啦。你先生想來是曉得的，我們這個地方風氣很不好，沒有女人和酒是沒有天地的。像這兒的濮水河裏每天每晚都有無數的游船搖盪着的呢。你聽，他們唱的就是那些腔調。

（濮水河中男女合唱聲：）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着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

使我是時常酣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兩座坟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婆 其實隨處都是這樣呢，（少女捧饅頭來。）媽媽你要曉得，就是這些饅頭在作怪的，有錢的人吃了饅頭沒事做，沒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饅頭，這幾年我們中國隨處都鬧成了這個樣子了。

少女 是的呢，我媽媽就因為要吃饅頭，差不多要把我拿去賣了。

母 噯喲，你真會誣枉人。我何曾說過要賣你呢？（向叢婆）先生，你要曉得，我這個丫頭真奇怪喲。我們開小店的人家，有客來了原是不能不應酬的，只她偏

好像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客人來了，她不惟不去應酬，有時她反轉要得罪人家；她一點也不識趣，甚麼事情都推在我的身上。先生，你看，我們這樣人手的的人家，她假如不見些世面，萬一我一作古了的時候，她豈不會餓死嗎？她那樣的誰個肯要呢？

少女 沒人要也不要緊，我就餓死也不願和我不喜歡的人應酬的。（退去紡起線來。）

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這樣的脾氣，一說就和我鬥氣了，像先生是初見面的人，她一點客氣也沒有。

婆 不客氣正好呢。這位妹妹真是很真率。

母 嚶喲，先生，你不要褒獎她了。前回就因為令弟聶政先生褒獎過她幾句，她竟高興得連神魂都顛倒了。一時對我說要想到韓城去，一時又對我說等聶



先生回來了要跟着到你們那兒。她這一向連紡線子也沒心腸呢。

少女 姆媽，要你纔會誣枉人啦！

母 我要誣枉你做甚麼？我想你既是那樣喜歡聶先生，就在聶先生的這位哥哥面前直說出了，請他作個主，等聶先生收你去做個丫頭，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願呢。（同向聶婆）啊，聶先生，像她那樣的女兒，怕高攀不上罷？

婆（含笑地） 那有那樣的事體。不過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韓城去向他說，或者等他回來再慢慢商量罷。媽媽，我兄弟到韓城去住在甚麼地方你可曉得麼？

母 這要問嚴仲子家裏人纔知道呢。嚴家離我們這兒不遠了，沿着這濮水河的上流走去，有一里路的光景。那仲子先生平常是愛打獵的，愛到我們這兒來，這幾天却不見出來了。

婆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家裏去探問去。

(細細地吃起饅頭來，酒家母退出店外掃地。)

(濮陽橋上流出一片琴音。)

(一幼女年可十一二，攜一盲叟年五十以往，自橋上走出，盲叟抱琴一張。至酒家前，幼女扶盲叟坐簷階上。)

幼女(向酒家母女哀願) 媽媽姐姐們，你們可以叫我們唱隻曲子麼？

母 你很會唱的吗？

幼女 會的。

母 好，那就請你們唱一隻罷。

(盲叟彈起琴來，幼女曼聲唱歌：)

在昔有豫讓，乃是義俠兒：

初事范中行，其名無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國士之，  
智伯伐趙襄，三家分其地，  
趙襄添智頭，用以爲飲器。

豫讓逃山中，報仇思所從。  
變名爲刑人，入宮塗廁中。  
趙襄如廁時，不覺心中動。  
執問塗廁人，豫讓乃自供：  
欲報智伯仇，故變名爲傭。

左右聞讓言，皆曰斬殺之。

趙襄曰義人，吾謹迴避耳。

豫讓復漆身，吞炭爲乞兒。

行乞見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見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讓乎，胡爲殘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質爲趙臣。

趙襄必幸汝，何事不能成？

讓已不能言，只是淚縱橫。

途上書五字；不能懷二心！

襄子臨當出，騎過邯鄲橋。

乞兒出橋頭，對馬揮長刀。

馬驚襄子笑，此必塗廁療。

執之果豫讓，襄子怒爲消。

不忍殺君身，君義已云高。

豫讓自斫指，血書在橋頭。

願斬君之衣，以報智伯仇。

襄子下馬來，脫衣授其手。

豫讓斫其衣，還刀自刎頭。

士爲知己死，義氣耿千秋。

母 唱完了嗎？唱得真好，真好。

幼女 唱完了，還好唱一隻麼？

婆 小妹妹，你們請吃些點心罷。（把剩餘的饅頭都獻給父女兩人，酒家少女亦新添饅

頭一盤加上。）

幼女 多謝你們呢，賢惠的先生，賢惠的姐姐。（取饅頭兩枚授盲叟）爹爹，你請吃點饅頭。

盲叟（盲目中流出些眼淚。） 啊，真多謝你們。我們從清早到此刻來，一點東西也還沒有吃過的。

母 老老，你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盲叟 我們是從韓城來的。我們本是南方的人。

母 你們要到甚麼地方去呢？

盲叟 那我可不曉得。我們奔走江湖的人，就和秋天的雁鵝一樣，過一路唱一路，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們便把牠編成歌兒來賣唱，冷天來了的時候向南邊走，熱天來了的時候又走到北邊來，我們走的方向是沒有一定的呢。

母 像你老這樣的人聽得的有趣的事情當然是很多的了。

盲叟 是的，我們地方走得有些，也就有這些好處。雖然我們在路上不免日曬雨淋的辛苦，我們有時候又免不掉要饑，免不掉要寒，但我四處聽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來，或者在山林裏走的時候，或者睡在那兒的橋下聽着河水流着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就給小鳥兒唱出歌聲來的一樣，無心無意便把牠編成了曲子。那時候真是再開心沒有的呢，不過這些年辰世風也變壞了，連我們可以編成曲子的事

情都很少了。

幼女 爹爹，韓城的那件新聞不是很好嗎？

盲叟 啊，是的，是的。我倒忘記了。我們從韓城動身的那一天真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聶婆（忙向盲叟探問） 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女（同時） 老老，你快對我們說罷。說罷。

盲叟 事情是這樣的。說是韓國的國王和宰相，那天正在朝庭上接見一位那一國的使臣的時候——是那一國的使臣呢？我們倒不曉得啦。

幼女 說是秦國的呢。

盲叟 齊國？

幼女 不是，是秦國呢。



盲叟 唔，秦國。管他秦國也好，齊國也好，就算是秦國的罷。那天韓國的

國王和宰相正在朝廷上接見秦國的使臣的時候，那時候庭上庭下四圍都是衛兵，保衛得異常謹嚴的。聽說有一位年青的漢子提着一把寶劍，挺着身子一直闖到朝廷上去，衛兵擋也擋不着他，有的只以為他是秦國的使臣的侍衛，便讓他上了朝廷。但他一上了朝廷的時候，他仗着寶劍便向韓國的國王——

幼女 不是國王，是宰相呢。

盲叟 我還沒有說完啦——仗着寶劍便向着韓國的國王左手邊坐着的宰相俠累跑去。他一劍就刺穿了宰相的胸膛；宰相拚死地跑去抱着右手的國王，（做出姿勢來抱着自己右邊的幼女。）想把那國王做擋劍牌，但他沒有想到那漢子再刺一刀，便把國王也一道結果了。

酒家母 哦哈！好刀法！又怎麼樣了呢？

酒家女 衛兵們該沒有動手嗎？

盲叟 那個還敢動手！動手的被他殺死了幾十個人，其餘的人嚇得嚇呆了，嚇得駭跑了，呆了的看著那位漢子只是向着他們發笑，好像還說了些甚麼——說了些甚麼你還記得麼？（回顧幼女）

幼女 我也不記得了。

盲叟 記不得也不消管他。不過頂奇怪的是那一位漢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寶劍來割下了自家的眼皮，割下了自家的嘴唇和鼻子，兩隻耳朵也割去了，一個面孔割得不成個形狀了，然後纔一刀，（做出手勢來）一刀割爆了自己的肚腹，又纔倒下去死了。（自己也倒了一下）

聶婆（哭叫起來） 啊，天呀！天呀！這一定是我的兄弟聶政呀！

（餘人均驚愕無所措。）

盲叟(回向幼女) 講這話的是一位姑娘嗎？——

幼女 爹爹，是一位先生呢。

叢婆(如前) 嚴仲子早就託過我的兄弟，要他替他報仇，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了。

盲叟 先生。你不可這樣輕率呢！韓城懸着告示在徵求他的姓名，徵求他的家族呢！萬一果真是令弟的時候，那先生是脫不掉干係的。

叢婆 是的，他就是顧慮着我，所以纔那樣殘酷地把自己毀壞了。前三年嚴仲子就來找過我的兄弟，那時候因為我們母親還在，所以我兄弟沒有立地許他，這回他又顧慮着我，竟那樣地自殺了。他的面孔和我相同，他怕的是人家畫出圖形來尋出了他的姐姐。啊，我難道還要苟全性命，使我的兄弟永遠沒有人曉得嗎？——啊，二弟喲，二弟喲！我英勇而可憐的二弟喲！你姐姐隨着你來了！你

姐姐隨着你來了！

（起身欲行，酒家母攔勒之。）

盲叟 哦，姐姐！

酒家母 先生，你是發了癡嗎？你是發了癡嗎？

聶婆 哦，媽媽，我糊塗了，（探囊金付賬）這是我的饅頭錢。

酒家母 不是說錢的事呢，你一會兒哥哥，一會兒姐姐的，你發了癡，要往韓城去尋死的嗎？

聶婆 媽媽，你放了我，我現在也不怕甚麼了。我穿的雖是男子的裝束，但我實在是個女子。我這穿的衣裳是我兄弟小時候的衣裳，你看這不是很短的吗？你看我的耳垂呢，這是有耳墜眼的。你再看我這頸子罷，你看我這平滑的頸子。

盲叟(點頭) 唔唔，還有聲音也是聽得出的。

酒家母 啊哈，是那樣的！那你是更不能走的了：你一個女人要走多麼遠的長路，便在路上也很擔心呢。

聶婆 那倒不要緊的，我雖然是個女子，但我是怕甚麼的了。人到連死也還不怕的，還有甚麼可怕的呢？

酒家女(始終掩着，至此始進前挽着聶婆。) 姐姐，你可許我稱你是姐姐罷？——  
姐姐，我要跟你同去！

聶婆(靜鎮地) 爲甚麼呢？你這怎麼能夠呢？

酒家女 能夠的，我要去跟着姐姐去一道死！

酒家母 噯，你也發了瘋了！

女 姆媽，我並沒發瘋，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陽還要清醒的。我的心是已

經許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我就替姐姐做個丫頭，陪着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願。

母 你心甘情願？

女 是的，姆媽。你女兒心甘情願地要跳出這兒的火坑了。像這兒的這樣淫蕩的地方不是你女兒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兒住在這樣的地方，比死還要危險呢。

母 你一定要去的嗎？

女 是的，我一定要去。

母 你那樣怎麼好去的呢？你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子。

女 我要學姐姐一樣改換男裝的。（取毒衣示毒婆）姐姐，毒先生這套衣服好

讓我穿罷？

聶婆（躊躇著） 你這怎麼使得呢？

女 我想來不會有甚麼不可嗎？

聶婆 你丟下你媽媽一人怎麼過意得去呢？

女 唉，媽媽沒我倒反怕快樂些，自由些呢。媽媽的年紀還沒有多麼老的。我自己是連父親姓甚麼，也無從知道的人……

母（悲抑地） 啊，你沒用講罷。你沒用講罷。處在這樣的地方，你媽媽成了這樣，也是迫於不得已的呀。一家沒有一個人扶持，要全靠一個女人撐紮呢。……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家的。留你在這兒，結果終怕和我是一樣罷？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萬一死的果是聶先生，那你也可以成爲有名的烈女。萬一死的不是聶先生，那你將來如能夠跟了他，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你就借聶先生的衣裳來穿上罷。你來試試這

衣裳的長短。

(少女無言，母親將男衣替她披上，衣太長，掃地。)

母 這套衣裳太長了，不趁身呢。聶先生，你那套要短些，給她換穿一下好麼？

聶婆(躊躇着) 那怎麼可以呢？

母 好的，不用躊躇。我女兒的志向是滿好的，你請玉成她罷。

聶婆(仍然躊躇着) ……

母 不用躊躇罷，好，我們大家進房裏去。(引聶婆前，侍女隨後同入內室。)

幼女 讓我也去相幫一下來。(跟着三人進去)

盲叟(自語紆徐地) 啊，老人活了一輩子，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說不多也有

好幾十組，但再沒有今天遇的這樣奇特了。古時候有甚麼娥皇女英的故事，但今



天的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的還要有趣得十倍呢。兩位女子爭着要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後就專心唱出這曲歌來，也就可以使我這剩下的殘年有點意義了。……好，再吃一個饅頭罷。（又吃起饅頭來。）……

（濮水中歌聲復起：）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然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盲叟（傾聽着） 唔，唔，這些歌辭也是很難得的啦……『儂本枝頭露，君是春之陽。』（曼聲仿學兩句）——啊，不行，不行，我要唱這樣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當得在清早的時候早乾，人當得在年青的時候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時候，沒有殺死得那兒的一位國王，再來割破自己的肚子啦。哎，桃花落地的聲音都可以聽得見呀。……

（聶嬰及其他諸人由內室走出。）

酒家母（向聶婆）——先生——啊，還是叫甚麼的好呢——

酒家女 姆媽，還是叫先生罷，我們已經不是女子了。

酒家母 好，先生，我這個小兒就讓給先生管束。先生要叫他死也儘管叫他死，要叫他生也儘管叫他生，他能夠隨着先生生死，他是不枉生了一世；我也樂得人家稱讚說：一隻野鷄生出了一匹鳳凰呢。好，你們就請了。

酒家女（哭抱着她的母親的頸子） 姆媽！……

聶婆（躊躇着） 嚶，我看春妹妹你還是不要去罷。

酒家母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她那一番雄心我們不可以使她挫折，我也悔我年青的時候是自己誤了的呢。

酒家女（振作起來） 姆媽，我體貼你的教訓。我就死，也要不辱沒我的母親的。

母 好，你們可以去了，也要走好兩天纔可以走到韓城。

女(向聶婆) 好，姐姐，我們就走了。

(聶婆微微點頭，被春姑攙扶着，徐徐向橋上走去。)

(酒家母與盲人父女均佇立着望送。)

(聶婆與春姑行至橋頭，回過頭來向眾人默禮一下，向橋上隱去了。)

盲叟(佇視有閒) 啊，去了，去遠了，連腳步的聲音都聽不見了。……好，我們怕也動身走了罷，玉兒，你向媽媽道謝了，我們走了罷。

幼女 媽媽，我們多謝你，我們走了。

酒家母(淒涼地) 你們也要走了嗎？

盲叟(動起步來) 是的，我們也要走了。我們的生離也就和她們的死別一樣，我們這一次離開，誰個能夠說，我們能有再見的機會呢。

(盲叟抱琴，幼女攜其手徐徐向左手走去。走到將要下場處，酒家母呼喚他們轉來。)

酒家母 彈琴的老老，你請轉來罷。

盲叟 好的，你還有甚麼吩咐麼。

(幼女又徐徐引叟轉來。)

酒家母 老老，你就留在我這兒罷。你的女兒就當做是我的女兒一樣罷。啊，我是不能離開你們。

(急湊地擁抱着幼女啜泣起來。)

(盲叟的凹陷着的眼眶中滿滿地含着兩眶眼淚。)

——幕徐徐下。

(閉幕時灑水河中的歌聲：)

薄花生樹，

雙鶴高飛。

眷懷伊人，

我心傷悲。

雙鶴高飛，

薄花生樹。

不見伊人，

我悲誰訴。

## 第二幕 十字街頭

黎明時分的韓市，市上猶餘燈火。天色漸漸分明，燈火漸漸熄滅，時聞鷄聲。

聶政屍袒陳於左側，衛士二人(甲乙)酣睡於屍旁，鼓着鼻聲。屍後插一木牌；上面榜書：『大盜刺』

相兼君，毀面屠腸，不知姓氏，爰暴之市廛，知者賜以千金。」

右側有帳篷一。

衛士二人（丙丁）執長矛，腰間懸掛牛角一隻，一面搓着眼睛，一面從帳篷中走出。

衛士丙 那兩位東西也就給死了的一樣啦。

衛士丁（打了幾個呵欠之後） 半夜交一次班，也難怪得呢。

衛士丙 幸好倒還沒有被狗銜去。（以腳蹴甲，甲翻一懶身，仍然睡着。）喂，喂，伙

計！我們來交班了。

（甲不應。）

衛士丁 這屍首有點臭味了。

衛士丙 算來已經隔了六天，就是一匹老鼠也該臭的了。

衛士丁 哎，這東西不知道要苦我們到幾時呢？一塊面孔弄得比鬼還難看——

衛士丙 一大清早便講鬼！（以腳蹴乙。）

衛士丁 再隔兩天腐壞了，湧出了蛆來，誰個再能認識他是誰呢？

衛士丙 喂，喂，伙計！我們交班了。

（衛士乙猛地翻身起來，圓睜着眼睛呆看了一回，又搓了搓眼睛。）

衛士乙 啊，駭死我了！

衛士丙 你怎麼的啦？

衛士乙 我嗎？我做了一個怪夢——

衛士丙 噯呀，又是夢！

衛士丁 夢見甚麼呢？

衛士乙 我夢見他（指聶政屍首）活起來了，爆着一個肚子，睜着兩個眼睛，兩個

眼睛就給兩個黑崖洞子一樣，那個面孔是不消說的，一張口就像一個血盆，他一



起來便來壓在我的身上，正張着兩手要來吞我。我心上一吃驚便醒來了。啊，好不可怕！好不可怕！

衛士丙 你們沒有被狗吞了，倒要感謝天老爺呢。你們真沒王法，兩個人都睡得像兩條死豬一樣，萬一那屍首被狗銜去，或者被甚麼人偷去了的時候，我們脫得掉干係嗎？

衛士丁 萬一有隻貓來跳過了的時候——

衛士乙 啊，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衛士丙 噯喲，你們的膽子真大！就殭了屍又怎麼樣呢？

衛士乙 怎麼樣？駭得先跑的總是你。

衛士丙 我？假使殭的是女屍，我要抱着她親個嘴呢。

衛士乙 噯喲，少吹些牛皮了！前幾天東孟會上駭得跑來不要命的是那一位尊

駕呀？

衛士丙（惱羞成怒的光景） 我就駭跑了，比一羣狗東西駭得來和死人一樣，連脚也動彈不得的，總要好一點啦。

衛士乙 甚麼？甚麼狗東西？（兩人欲相搏的光景）

衛士丁（從中排解） 好好的朋友，不要動氣，不要動氣！

衛士丙 我並沒有指名罵你。

衛士乙 你敢指名罵我！

衛士丁（推乙入帳篷） 好了，好了，你請進帳蓬去再睡一下罷。（回頭又去搖醒甲）

還有這位家伙。喂，喂，朋友！我們交班了。

衛士甲（朦朧地醒來） 交班了嗎？好，好，讓老子在蓬帳裏去睡一覺。（跟躡入帳

篷，移時帳中鼾聲大作。）

丁（向憤悶着的丙） 喂，怎麼樣？還在嘔氣嗎？我們在那兒去坐坐，講點閒話罷。守着屍不講話，實在是再難乎爲情不過。（引丙坐在屍旁街砌上。）

丙 哼，那東西！

丁 那東西（指聶政屍）——唉，不錯——真是有點像女人呢。你剛纔說到女屍的話上來，其實他在生的時候，假使穿着一件女衫，誰個會疑他是男子呢？那天你還記得麼？你纔走進會堂上的時候，他的舉止真是文雅，面孔是粉白的，眼睛也很有點靈敏，嘴上又沒有一根鬚鬚。我不瞞你說，我那天以爲他是秦國的那位使者的頑童呢。沒有想出他那樣的人纔做出那樣天大的亂子。

丙（猶有餘憤的樣子） 那東西我揣想他是發了瘋的。

丁 的確這也是一種想法。大凡瘋子的面孔總是寡白的啦。不過要說他是瘋子，他講的話又很有條理的。那天是你先走了，你沒有聽見他要死的時候那番大

議論呢。他說他和韓王和宰相也並沒有世仇，他要殺他們的只是他們不該做王做宰相。只要是王是宰相，無論是那一國的，無論是那一種人，他都要殺的。他說我們生下地來都是一樣的人，爲甚麼他們做王做宰相的人，一個錢的事情也不做，而他們偏要吃好的，穿好的？我們做百姓的人苦了一輩子還是得不了好穿，得不了好吃呢？他們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都收到他們自己的倉庫裏了，我們墾出來的田地成爲他們的田地，我們找出來的錢成爲他們的錢，甚至我們的性命身體都成爲了他們的，他們要我們生我們纔能生，他們要我們死我們就不得不死。我們又因爲有了他們纔生出了許多的戰爭，今年替他們去打齊國，明年又替他們去打楚國，打去打來，不管打勝了也好，打敗了也好，享福的還是他們，受罪的是我們百姓。我們仔細想來齊國的人和楚國的人不都是我們的兄弟嗎？我們分甚麼齊？分甚麼楚呢？就是因爲有了他們，因爲他們享着福不想丟手的原故。他這樣

的話不知道還說了多少，他最後勸我們掉頭，大家提着槍矛回頭去殺各人的王和宰相，把他們殺乾淨了，天地間沒有一個王，沒有一個宰相的時候，然後纔得手太平呢。你看他這些話不是很有條理的嗎？

丙 我一點也不懂呢。你要說他不是瘋子，他那麼兇的人爲甚麼要自殺呢？

丁 他叫我們掉頭，我們都呆着沒有人應聲，外邊的兵反趕來了，他看勢火不好，所以纔自殺了的。

丙 他自殺了就是了。爲甚麼要自殺得那樣奇怪呢？

丁 嚇，這一點却是不能了解。怕他是怕人家曉得罷？

丙 他怕人家曉得，他自己不說出真名來就是了，爲甚要把眼睛挖了，嘴唇鼻子耳朵都割了呢？這個人我想他在殺人的時候即使沒有瘋，他一把人殺了，而且殺的是國王和宰相，他自己一時又怕死，因此回不過本性來，便瘋了去了的。

你聽我說一件事給你聽罷。我家裏的鄰近有過一位很漂亮的人，他就是這樣奇怪，奇怪的死了的。他也是當過兵的人，還是獨身，有一回他回到家裏，第二天清早總不見出房來，別人把房門給他打開看時，他是在門環上吊死了的，腳並沒有離地，還是跪在地板上的呢。但這也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改扮着女裝，塗脂抹粉地，梳着女人的頭，他的兩手緊緊捧着一面銅鏡。你說這不是很奇怪的嗎？並且他的一身有許多口咬過的傷痕，這明明是自己咬的，因為咬的地方都是他自己的口能夠到的地方。你說這種死法到底奇怪不奇怪呢。

丁 這怕是着了魔的。

丙 或許是這樣：總之不是着了魔，便是發了瘋的。他自己明明是看上了他自己的面孔，在他的意思假如他自己這樣漂亮的女人的時候他可以跪在她的面前求她愛他，而他愛那女子又太過餘了，甚至想咬她想把她弄死纔能夠滿足，殊

不知咬的還是自己，弄死的還是自己呢。

丁 你這說來，倒真果和這凶手有點相像，這位凶手的面孔真是漂亮呀，無論甚麼人看了，怕都會想他的罷？天理良心地說一句話：我自己實在把他的面孔記得清清楚楚的啦，我只要一把眼睛閉着的時候，便要想着他的面孔，——

丙 哼，你這色鬼！你不要想瘋了呢，你去抱着他親個嘴罷！

丁 他那樣割得一個血爛，還有甚麼好處呢？我想來怕他自己也是看上了自家的面孔，尤其是他那雙眼睛罷，所以他要死了，他都要把那眼睛挖去跟着他死。或者他死的時候已經沒有把自己的身子當着自己的身子，他就當着有一位他那樣的美人在他面前的一樣，也就像你所說的，他愛很了，所以甚至把她弄壞了。他在肚子上加的一刀那也很有意思的啦。

丙 你這色鬼！該死，該死！

丁 不過要說他是這樣，他又爲甚爲要來殺人，殺了人之後再來殺自己呢？

丙 所以說是瘋子啦。瘋子做的事情誰個會懂呢？

丁 啊，他不曉得有沒有姐姐妹妹呀？

丙 有又怎樣呢？

丁 有啊？唉，一定是美人的了！

丙 好東西！你不要想瘋了罷。

丁（接連幾個呵欠） 啊，肚子又快餓起來了。

丙 喂，你看，那兒不是來了兩個人嗎？（向右手指示）今朝送豆飯的人不是來得很早的嗎？

丁（隨內所指處望去） 唔，那是甚麼人？（驚愕狀）啊，見鬼！見鬼！（向左手逃竄）

啊，真的殭了屍了！



丙（亦隨之而逃） 啊，趕上來了！趕上來了！

（兩人向左手逃下。）

（聶婆與酒家女着男裝由右手匆匆上。）

婆（從後呼喚二衛士） 前面的兩位朋友，前面的兩位朋友，你們知道那殺死國王的兇手是放在那兒的嗎？（兩人無回應）……哎，好容易等進了城，又一個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讓他們跑掉了。他們爲甚麼見了我們要跑呢？

女 有一位在說見鬼，在說殭屍的話呢。

婆（悲抑） 我怕死的終是我的兄弟罷。我的兄弟像我，所以他們見了我來，便疑是我的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的確是我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離開了我，我就給遊魂一樣了。

女 姐姐——啊，這稱呼又弄錯了——你聞着甚麼氣味沒有？

婆 的確是像有些怪氣味呢，在那兒天蓬裏面就放着了屍首，也是說不定  
的。

女（見聶政屍） 啊，那可不是屍首？

（兩人趨赴屍側檢視，女唸脾上文示。）

婆（笑） 啊，是他，是他了！（抱聶政屍）

女（亦哭） 你怎麼會知道呢？

婆 我怎麼不會知道呀！他就沒有全屍，只要留着一個指頭，我也知道他的  
呀！不僅是他全身的身材全身的骨格我是知道，就是他全身的肌皮上的紋路我也  
是知道的呀！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怎麼使我的兄弟這樣地慘死呢？（痛哭不能  
成聲）

（將聶政屍首放下，徐徐立起，脫去頭上的巾幘和身上的男衫，露出女子的衣裳來。將男衫和巾

幺替聶政穿戴上，少女亦流着眼淚從旁相助。）

幺（一面替聶政穿衣，一面哭訴：） 你看他這樣把眼睛也挖了，把面孔也毀了，把肚腹也破了。啊二弟，二弟啲！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呀。因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畫出了你的圖形來找尋兇手的族人的時候，終會要找着你的姐姐的罷？啊，你怕你的姐姐陪你死，你怕你的姐姐怕死，你怕你的姐姐活在世上還想嫁人的嗎？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姐姐的心，你姐姐沒有你連一刻時候也不能活在世上的呢。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但我不是鏡子裏面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啲，你等着我，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

女（把聶政殮穿好後，從懷中搜出一柄短劍來。）

啊，姐姐，我心裏痛得不能忍耐

了，你讓我先走一步罷。（擬劍欲自刎）

婆（急阻止之） 啊，妹妹，你不能這樣，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總要聽我相勸纔好，你終是死不得的呢。

女 我來正和姐姐一樣爲死而來的呀。

婆 可是你要曉得，我們都死了，那他的精神不是一點也不能流傳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只把他當成尋常的強盜嗎？並且呀，妹妹，媽媽一人留在濮陽，孤寂得可憐呢。……

女 姐姐，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的嗎？

婆 是的，我是希望你這樣呀。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傳佈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曉得有我兄弟這樣一個英雄，也使天下後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愛他時，單只這一點也值得你隱忍回去的呢。

女（無言）……

婆 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心愛他，你也該體貼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對於我們的母親是很孝順的。我們的父親死得很早，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一手一脚地撫養成成人，我們對於母親的恩愛是十分感激的。

女 我的母親這一次許我來，我也是十分感激的呢。

婆 所以我們就要想如何去報答她。我的兄弟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在外邊殺死過一次人，惹得母親很憂慮了一場，後來他便改行學了屠戶，一步不曾離過母親的旁邊。從前母親還在的時候那嚴仲子早就到我們家裏來請求過他，他那時拒絕了他，就是因為母親老了，不肯把身子來許給朋友。直到這回母親死了，他纔來這樣為朋友死了，妹妹你要體貼他這種孝順的精神呢，你就要為他死，回去等母親過世之後再死不遲呀。

女（仍然無言）……

婆 妹妹，你要體貼他的精神呢。……你聽我相勸罷，妹妹，你聽我相勸罷。

女（堅決地） 姐姐，我就聽你的話，但是你不要以為我是怕死的呢（以短劍割斷左手腕脈，血流潰湧。） 姐姐，我就聽你的話，活下去罷。

婆（驚愕） 啊！（奪劍擁少女於懷）你這是何苦呀！

女 我活下去，活到媽媽死了，我要替哥哥姐姐報仇，就是要學我哥哥去刺殺些王侯將相呀！

婆 啊，你這種志向是再好也沒有的。我兄弟是曉得的時候不知是怎樣歡喜的呢（釋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沒有人看見，你可以走了。

女 姐姐，那嗎，——

婆 那嗎，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點也不停止，那不妨事嗎？

女 該不妨事的，姐姐，你不要關心我。不過看着你死到臨頭，我却要拋別  
你走，我心裏是難忍受的。

婆 我們都是一樣。不過我望你時常記憶着你姐姐，那你姐姐就好像時常在  
你面前一樣的呢！好，你趕快走了，那帳篷裏面的人好像要醒來了的光景。

女 那嗎，我要請你給我一點甚麼東西做個紀念。

婆（抽頭上玉簪一隻授女，頭髮散下）好，妹妹，你就把這隻簪子拿去罷，這本是我  
母親的紀念品，可我現在快要和母親見面了，我望你永遠紀念着我。

女 姐姐，我多謝你。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婆 哦，我想 來了。我們的盤費已經是快要用盡了的。（思索了一下）妹妹，  
反正是替兄弟揚名，你看那牌示上寫得有一千金的賞格呢。

女 姐姐，你的意思要叫我去告發嗎？

婆(點頭) 反正是替兄弟揚名的，拿回家去不也可以共養姆媽嗎？

女(有怨懟意) 姐姐，你以為你妹妹有領受那樣不義之財的意思嗎？你以為你妹妹肯把哥哥拿去作買賣的嗎？同是做買賣，我要學那賣唱的瞎子老人，我要把哥哥姐姐的事情編成曲子，一路唱着買錢，一路走回去。我的盤費是不愁沒有

的呢。

婆 啊，你真是可愛的妹妹！我甚麼事情都拜託你，好，你就請回去了。

女 姐姐，你再沒有甚麼話說了嗎？

婆 沒有了，好，你趕快回去罷！

女 姐姐，……啊，我甚麼事情都聽你的話呀！……好，我就走了。

(一步一回頭地向右手走下。)

婆(捧心佇目一會) 啊，我的心痛得難耐呀！(踉蹌復走向叢政屍畔) 二弟，二弟，



你的精神已經有人受了傳授了，你在黃泉地下當然是心滿意足的罷？……啊，可是我沒中用了，我離了你便怎麼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

(以劍刺胸，撲倒聶政屍上。)

(舞台沉默，只聞帳篷內的鼾聲。)

(丙丁二衛士偷偷掩上偷視。)

丙 那兩個鬼魂走得連影子也沒有了呢。

丁 我們遇着的確是鬼啦。——哦，那是甚麼？(指聶婆。)

丙(愕驚) 女子呢！怎麼連屍首也不見了呢？

(兩人畏縮地走至聶婆前。)

丁 嚇，奇怪！屍首穿上了衣裳！

丙(喝聶婆) 喂，你這個女子是甚麼人？你伏在這兒做甚麼呀？(見婆不應，以手

柄觸之，仍不動。） 嚇，這東西奇怪啦！喂，你是睡熟了嗎？（又以矛柄觸之）

丁 有鮮血呢！

（把長矛放下，把聶婆上半身強扶起來，婆面色已慘白，眼唇均已緊閉。）

丁（大駭，即將聶婆屍放下，倉惶欲竄。） 喂呀，打鬼，打鬼！

丙（扭着他） 鬼在甚麼地方喲！你剛纔不正在望人家有姊妹嗎？有了你怎麼又要跑了？

丁 姊妹？

丙 你看他們的面孔既是那樣相像的，誰個見了，會說他們不是兄弟姊妹呢？

丁 啊，可惜你先前沒有同我講，沒有把她活捉了呀。

丙 不要再說癡話了！今朝這件事體不比尋常呢！這架女屍怎麼樣處治？剛

纔還有一位男子又往那兒去了呢？說不定他是去招伙伴來打劫屍首的呢。

丁 不得了，不得了！這干係怎麼脫得掉呀？我們快吹起牛角來罷！

丙 不忙，不忙。我們再想一想罷，牛角一吹，大家一召集攏來了，問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怎麼答應呢？

丁（思索）是的。我看我們就這樣說罷：就說今天清早有兩個劫屍首的強盜走來，和我們對殺了一下。我們殺死了一個女的，還有一個男的逃掉了。我們吹起號來叫全城快加搜索。

丙 好極，好極，待我就來吹罷。

丁 這回你倒不要忙呢，那兇手身上的衣帽要脫下來纔行的。

（二人脫去政身上衣冠。）

丙 這衣裳的料子滿好，伙計，這就讓給我穿罷，你人矮些，用不着。

丁 你這人真見小！我們今天的運氣豈只得了一件衣裳嗎？說不定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也要歸我們得的呢！

丙 嚇，有那樣走運的事情！老子有了錢呀，嚇……（把聶政衣冠脫掉後投入帳篷裏去。）

（丁把牛角吹起來了，丙亦忙忙應和。）

（帳中甲乙二衛士倉惶走出，街頭各處頗有居民男女出門瞻望，多猶裸身；或僅着襯衫。）

衛士甲乙（同時） 怎麼一回事呀？喂，怎麼一回事呀？

衛士丁 你們還在做夢，我們守的屍首幾乎被強盜偷去了呢。

甲 嚇，死了一位女人！這就是強盜嗎？

丙 就是這位真兇煞呢，還有一位男的跑了。他們兩人敢來和我們兩人對殺，我一槍殺死了這位女人，他一槍便駭走了那位男子。

丁 不會是駭走了的罷，我想來他怕是看見勢火不敵，一定去招集黨羽去了啦。（向圍集攏來的羣衆）喂，你們各街坊上的居民人等，今天說不定又有大禍臨頭，說不定在這兒就要開起仗火來的，你們各自回去關門閉戶的守候着的好呀！

（羣衆喧嚷着一哄而散，有的仍在街頭留連，想貪看熱鬧。）

乙 我看這位女的一定是那兇手的姐妹啦。

丙 那是不消說的。他們的面孔簡直是一個模樣！

乙 今天這事體說不定我們可以弄得到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丙 我們？你睡得呼鼾連天的，你也想要分點賞格嗎？

乙 現刻怕還沒有交到卯時啦，我們是應該守過卯時初刻纔交給你們的。

甲 哦，這路上一路的血跡！（指着右側一直跑去。）

丙 你不要面孔！

乙 甚麼不要面孔呢！

丙 別人家的汗馬功勞，你睡着懶覺的兔子要來假冒！

（兩人持矛欲搏的光景。）

丁 你們真是起緊！錢還沒有到手，就要相殺，你殺死了他，或者他殺死了你，或者你們兩人同時都死了，那錢豈不是我和——嚇，還有一位家伙跑掉了嗎？  
（注意到甲來）他跑掉了，不消說錢便是我一個人得了啦。

乙 無論說上天，那東西總不配分錢！

丙 不配分錢！要你纔不配分錢！別人家窩裏的鷄蛋，你偷去了便是你的嗎？

丁 還有呢，這錢弄得到手，弄不到手還是不曉得的。你們看這牌示罷，這是說要曉得這兇手的姓名纔能拿錢的。如今這位女的又死了，我們就曉得是他們

的姐妹，但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呢？說不定又要懸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來探問這女人的姓名了，錢我們恐怕不容易拿到手呢。

乙 原是你們壞了事啦，假如是我，我要生拿着她和那個跑掉了的，那能讓他們跑的跑，死的死呢？

丁 噯喲，不要在這些地方談大話，幸好遇着的是我們，倒還和他們招架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要殺死了一位。假如是遇你，你一看見她那面孔，不會把她當成僵屍，便會把她當成陰魂，不會把你嚇死，便會把你嚇得跑頭不是路呢。

丙 真的啦，連我們剛纔也嚇得幾乎跑斷了氣——

乙 啲哈哈，『汗馬功勞』啦！真的不要面孔！

（近處人步聲雜湊起來）

丁（驚惶） 喂，喂，趕快再吹一次牛角罷！一定是那位跑掉了的召集着黨羽來了。

（三人同吹牛角。舞台中左右三街，各跑到十數名衛士來，有三名衛士長隨後，各操弓矢。）

（衛士長之一命人拔去帳篷，將聶政及聶婁死屍移至舞台前部中央處，各隊衛士在左右正中

排成三列，衛士長三人站在前面，招乙丙丁三衛士鞠問。）

士長一 怎麼一回事？這女的屍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衛士丁 今天清早剛在黎明的時候，我們看見偷偷地來了兩個人。他們分明是想來偷這屍首，我們和他們對殺起來，這位女的被我們殺死了，還有一位男的逃跑了。

士長二 逃跑了的你們爲甚麼不追上去呢？

衛士丁 我們想，他們僅僅兩個人就敢來偷屍，一定是有甚麼埋伏在這城裏面



的黨羽，一定不止這兩個，所以不敢追上去，所以纔吹起了警號來。

衛士乙 還有我們不得不報告的，是這位女的強盜和那大強盜（指轟政屍）一定是姊妹。那個大強盜的面孔我是記得的，和這個女的一個模樣呢！

（士長三人端詳轟政屍面相）

士長一 那天東孟之會可惜我是沒有在場。

士長二向士長三 你那天是在的罷，你看怎樣？

士長三 的確是有些彷彿的。把她殺死了真可惜了呢！（回頭叱乙丙丁三人）你們爲甚麼沒有把她生擒着呢？還有一位又逃向那兒去了？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人面面相覷。）

士長三人（同聲，嚴烈地。） 到底是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人惶惑極了，各指一方。）

士長一 你們這些蠢奴材！三個人殺一個，會把他掉逃了——

士長二 連逃掉了的方向也不曉得啦！

（士長三退出衆人圈外，在四處檢尋蹤跡。）

士長一 你們真個和人對殺過嗎？

士長二 我想一定是這三個奴材，輪姦了這位女子，把她逼死了，他們想出一個圈子來脫掉干係的。

士長一 唔，不錯，穿的是襖衣，連頭髮也是散着的啦！（叱手下衛士）喂，你們把這三位奴材綁了！

（乙丙丁三衛士駭得連連打抖，面無人色，羣人簇擁上前提縛之。）

士長三（叫出） 啊，我弄出了一些蹤跡了！指出右手一帶血跡）逃走了的一位一定是打從這方面去的啦，這一路不是血跡嗎？

(其他士長二人亦上前檢視。)

士長二 安知不是帶着傷走來的？

士長三 是走來的，那前面是應該有的，但却沒有。

士長一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嗎？

士長三 唉，這倒還沒有想到呢。

士長二 我看這事情一定是有強姦案子存在的，三個人逼死一個女人，他們編出圈子來想脫掉干係。

士長一 我看也是這樣。

士長三 不過那面孔真是相像呢。我們不管他是人是狗，跟着這血跡找去怎麼樣呢？

士長二 你不要白受他們的欺騙！

士長三 不過萬一是真實的時候，有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右手又有牛角聲一路吹來，衆人均驚訝，偏站在舞台左側）

（衛士甲一手吹着牛角，一手拖着酒家女走來，後面有一羣男女跟着。此時少女面上已

經慘無血色。）

衛士甲（至三士長前，把少女投在地上，偃伏在聶嬰與聶政屍間。）

哈哈，我把這逃走了

的一位強盜捉來了。

士長一（叱隨後跟來的羣衆）

那些閑人來做甚麼？（顧左右）快給我趕下去，趕下

去！

（諸衛士上前用矛頭亂打，羣人鳥獸散，散而復聚者再，終被驅逐罄盡。）

士長三 你是怎樣捉着他的？

衛士甲 我跟着血跡追去的，追出了城去，纔看見他坐在橋邊上，緊緊按着他

負了傷的一隻手，他看見我也好像沒有逃走的力氣了，我捉着他，就給拉死牛一樣拉來了。

士長三 唔，看你這樣粗魯，你倒還有點聰明。（向士長二）讓我們趕快審問他一下罷，看他的樣子也快要死的光景了。

士長一二（同時） 是的，是的。我們就公推你審問他。

士長三 好，我就不客氣了。

（走至少女前，用弓將少女埋着的頭套起來。）

士長三 喂，你這沒王法的奴材！你們到此地來不消說是要來偷屍首的了。

（少女搖首）你就要推託，也推託不來了。我簡簡單單地問你，你也明明白白地供認了罷。這位殺死我們國王和宰相的兇手，你不消說是認識的，他是那兒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少女（很低抑地） 你問他嗎？他是軹深井里的聶政。

士長一二（同時失聲叫出） 哦！有名的大強盜！

士長三 唔，這位女的呢？

少女（同前） 這是他的姐姐聶嫫。

士長三（回顧二士長） 喂，這聲音簡直和女的一樣啦。（又回過頭來）我還要問你：她是怎麼死了的？

少女（同前） 她嗎？……她聽說韓國的國王和宰相被人殺了，下手的勇士又自己殺死了自己，並且很殘酷地毀壞了自己的面容，她就想到這一定是她自己的兄弟。因為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精神，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勇敢呢，今早我們走到這兒來，看見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就自殺了。

士長三 自殺了？你們不是和我的衛士們打過仗火嗎？

少女 沒有那麼一回事。

士長三 你手上的傷是怎樣得的呢？

少女 這也是我自己割來表示我的心跡的，我沒有想出在這手上割了一刀，竟使我這樣衰弱了下去。

士長三 那嗎我要問你，聶政爲甚麼要殺我們的國王和宰相呢？

少女（稍稍整作起來） 你們還不曉得國王和宰相的罪惡嗎？……你們假如曉得如今的天年年都在戰亂，就是因爲有了國王，你們假如曉得韓國人窮得只能豆豆飯糞羹，就是因爲有了國王，那你們就曉得他爲甚麼要殺你們的國王和宰相了。生下地來同是一個人，做苦工的永遠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有些人在我們頭上深居高拱。我們的血汗成了他們的錢財，我們的生命成了他們的玩具，他們殺死我們整千整萬的人不成個甚麼事體，我們殺死了他們一兩個人便要鬧得天翻地覆。

(漸漸又衰弱下去) 你們想想罷，你們假如是有良心的人，應該把這位英雄和這位烈女的屍首，抬到那兒清淨的山上去掩埋去罷。

士長三 喂，你們講話總是一樣的章法啦！你們怕是從一本書背上下來的罷？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倒要問你：你來是做甚麼的？

少女(十分低抑) 我來就是想向你們說出這一番話的。

士長三 哼哼，爲要說這一番百無聊賴的話，值得你千里迢迢來送死嗎？

少女(奮恨的神色厲聲叫出) 向你們介紹得一位真實的英雄，原是值得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呢！

士長三(回顧二士長) 這東西和女子一樣，倒很倔強。總之我們多謝了他一千兩銀子啦。

士長一二(同時發出滿意的嘲笑) 嚇嚇，嚇嚇，嚇嚇……



少女（痛憤欲絕） 啊，人的良心呀！姐姐，姐姐，我辜負了你，我辜負了你……  
……（眼睛閉下，喉頭隱隱吼起痰來。）

士長三（把弓拉送了兩下，嘲弄地） 喂，喂，好漢，怎麼樣了？

少女（把眼睛睜開一下，又昏昏了去。） ……我可愛的……英雄喲……哥哥……哥

哥……哥哥……

士長三（如前） 喂，好漢，怎麼樣了？你哥哥長哥哥短地，你是他的兄弟嗎？

你是他的變童嗎？……喂，你到底是甚麼人？你叫甚麼名字呢？

少女（又甦醒轉來） ……濮……陽……酒店（『酒』字聲音很低抑） ……

士長三 『僕陽堅？』你是他們用的下人，姓『陽』名『堅』的嗎？

少女（眼睛緊閉） ……

士長三 喂，喂。怎麼樣了？（接連把弓拉送了好幾下）

少女（癡癡了一下，死去。）……

士長三 喂喂，好漢！怎麼樣了？（接連又把弓拉送了好幾下）哼哼，已經死掉了嗎？（把弓取脫，少女倒在聶婆屍上。）

（衛士甲從背後一長矛插穿衛士長的胸部，士長倒地死。）

衛士甲（揮拳大呼） 啊，朋友們！我們殺死這一些沒良心的狗官呀！（猛烈地執其餘二衛士長頭部，並碰其頭，又向地上拋去，二人暈死。） 啊啊，一千兩銀子的賞格我也不要了。朋友們！你們有良心的，便請來幫助我把這幾位好人的屍首抬進山裏去罷！你們有良心的，便請跟着我來，跟着我進山裏做強盜去罷！

衆衛士 好啊，我們做強盜去！我們做強盜去！……

（衛士們爭前昇聶政聶婆及酒家女屍首，由衛士甲前導，向右手下場。）

（舞台上只剩著三衛士長的屍首，和三個受着束縛的丙乙丁三衛士。）

衛士乙 這一千兩銀子的賞格，總該我們分用了罷！

三人（同聲） 哈哈，哈哈，哈哈……

——幕徐徐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作）

〔附註〕——陽堅的出處

（1）『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戰國策，韓。）

（2）『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同上，西周。）

（3）『韓山堅賊其君哀侯。』（竹書紀年。）

案上陽堅，陽豎，山堅自係一人，或說是『嚴』字之音變，酒家女云云，完全是由我幻想出的。

## 馬氏進文廟

十月十五日丁祭過後第二天，孔子和他的得意門生顏回子路子貢三位在上海的文廟裏吃着冷豬頭肉的時候，有四位年青的大班抬了一乘朱紅漆的四轎，一直闖進廟來。

子路先看見了，便不由得怒髮冲冠，把筷子一擯，便想上前去干涉。孔子急忙制止他道：由喲，你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呀！

子路只得把氣忍住了。

回頭孔子纔叫子貢下殿去招待來賓。

朱紅漆的四轎在聖殿前放下了，裏面纔走出一位臉如螃蟹，鬚鬚滿腮的西洋人來。

子貢上前迎接着，把這西洋人迎上殿去，四位抬轎的也跟在這後面。

於是賓主九人便在大殿之上分庭抗禮。

孔子先道了自己的姓名，回頭問到來客的姓名時，原來這鬚子螃蟹纔就是馬克斯卡兒。

這馬克斯卡兒的名字，近來因爲呼聲太高，早就傳到孔子耳朵裏了。孔子素來是尊賢好學的人，你看他在生的時候向着老子學過禮，向着師襄學過琴，向着

莫弘學過樂；只要有一技之長的人，他不惟不肯得罪他，而且還要低首下心去領教些見識。要這樣，也纔是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不像我們現代的人萬事是閉門不納，強不知以爲知的呀。孔子一聽見來的是馬克斯，他便禁不得驚喜着叫出：

——啊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呀！馬克斯先生，你來得真難得，真難得！你來到敝廟裏來，有甚麼見教呀？

馬克斯便滿不客氣地開口來——不消說一口的都是南蠻鷓舌之音；要使孔子曉得他的話，是要全靠那幾位抬轎子的人翻譯。孔子的話，也是經過一道翻譯纔使馬克斯曉得了的。

馬克斯說：我是特爲領教而來。我們的主義已經傳到你們中國，我希望在你們中國能夠實現。但是近來有些人說，我的主義和你的思想不同，所以在你的思想普遍着的中國，我的主義是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因此我便來直接領教你；竟究

你的思想是怎麼樣，和我的主義怎樣不同？而且不同到怎樣的地步？這些問題，我要深望你能詳細地指示。

孔子聽了馬克斯的話，連連點頭表示贊意，接着又纔回答道：我的思想是沒有甚麼統系的，因為你是知道的，我在生的時候還沒有科學，我是不懂得邏輯的人。假如先把我的思想拉雜地說起來，我自己找不出一個頭緒，恐怕也要把你的厚意辜負了。所以我想，還是不如請你先說你的主義，等我再來比付我的意見罷。你的主義雖然早傳到了中國，但我還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你的書還一本也沒有翻譯到中國來啦。

——怎麼？我的書一本也沒有翻譯過來，怎麼我的主義就談得風起雲湧的呢？

——我聽說要談你的主義用不着你的書呢，只消多讀幾本東洋的雜誌就行

了。是不是呢？你們幾位新人！（孔子公然也會俏皮，他向着那四位大班這樣問了一句；不過這幾位新人也很不弱，他們沒有把孔子的話照樣翻譯出來，他們翻譯出來的是『不過大家都能夠讀你的原書』就是這幾位大班，德文和經濟學都是登峯造極的啦）。就這樣馬克斯和孔子也就被這四位學者大班瞞過去了。）

——那也好，馬克斯說，只要能夠讀原書也就好了。

——難得你今天親自到了我這裏來，太匆促了，不好請你講演，請名人講演是我們現在頂時髦的事情啦！至少請你作一番談話罷。

——好的，好的，我就作一番談話，談談我的主義罷。不過我在談我的主義之先，不得不說明我的思想的出發點。我的思想對於這個世界和人生是徹底肯定的。就是說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樣把宇宙人生看成虛無，看成罪惡的。我們既生存在這個世界裏面，我們應當探求的，便是我們的生存要怎樣能夠得到最高的幸



福，我們的世界要怎樣能夠適合於我們的生存。我是站在這個世間說這個世間的話。這一點我和許多的宗教家，或者玄學家不同，這一點我要請問你：究竟你的思想和我的是怎麼樣？假使這個出發點我們早就不同，那嗎我們根本上走的是兩條路，我們的談話也就沒有再往下繼續的必要了。

馬克斯剛把話說完，子路不等孔子開口便先搶着說道：

——是呀，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厚生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所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呀。

——是的，孔子又纔接着說下去：我們的出發點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不過你要想目前的世界適合於我們的生存，要怎樣的世界纔能適合，要怎樣的世界纔能使我們的生存得到最高的幸福呢？你定然有這樣一個理想的世界的。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樣的呢？

——你問我的理想的世界嗎？好啊，好啊，有許多人把我當成個物質主義者，他們都以爲我是禽獸，我是只曉得吃飯，我是沒有理想的人，其實我真如你所問的一樣，我是有一個至高至遠的理想的世界，我怕是一個頂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們生存在這裏面，萬人要能和一人一樣平等地發展他們的才能，人人都能盡力做事而不望報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無飢寒的憂慮，這就是我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這樣的社會能如是實現了的時候，那豈不是在地上建築了一座天國嗎？

——啊哈，是的呀！這回連莊重的孔子也不禁拍起手來叫絕了。

——你這個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你請讓我背一段我的舊文章給你聽罷。『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不是和你的理想完全是一致的嗎？

孔子拉長聲音背誦了他這段得意的文章來，他背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的兩句，尤其搖頭擺腦，呈出了一種自己催眠的狀態。但馬克斯却很鎮靜，他好像沒有把孔子這段話看得怎麼重要的一樣，孔子在他的眼中，這時候，頂多怕只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罷？所以他又好像站在講壇上演說的一樣，自己又說起他的道理來。

——不過呢，馬克斯在這一個折轉的聯接詞上用力地說：我的理想和一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虛構出來的，也並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我們先從歷史上證明社會的產業有逐漸增殖的可能，其次是逐漸增殖的財產逐漸集中於少數人

之手中，於是使社會生出貧乏病來，社會上的鬥爭便永無甯日。……

——啊，是的，是的。孔子的自己陶醉還未十分清醒，他只是連連點頭稱是。——我從前也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呀！

孔子的話還沒有十分落腳，馬克斯早反對起來了。

——不對，不對！你和我的見解終竟是兩樣，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貧且患不安的。你要曉得，寡了便均不起來，貧了便是不安的根本。所以我對於私產的集中雖是反對，對於產業的增殖却不惟不敢反對，而且還極力提倡。所以我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剝奪私人的財產，而同時也要以莫大的力量來增殖社會的產業。要產業增進了，大家有共享的可能，然得大家纔能安心一意地平等無私地發展自己的本能和個性。這力量的原動力不消說是贊成廢除私產的人們，也可以說是無產的人們；能這力量的形式起初是以國家爲單位，進而至於國際。這樣進行

下去，大家於物質上精神上，均能充分地滿足各自的要求，人類的生存然後纔能得到最高的幸福。所以我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驟，有堅確的實證的呢。

——是的，是的！孔子依然是在點頭稱是。我也說過『庶矣富之富矣教之』的話，我也說過『足食足矣民信之矣』的爲政方略（說到此處來，孔子回頭向子貢問道：我記得這是對你說的話，是不是呢？子貢只是點頭。）我也說過『世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我也說過『齊變至魯，魯變之道』，我也說過『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呢。尊重物質本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思想：洪範八政食貨爲先，管子也說過『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以我的思想乃至我國的傳統思想，根本和你一樣，總要先把產業提高起來，然後纔來均分，所以我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啦。我對於商人素來是賤視的，只有我這個弟子（夫子又回頭指着子貢）總不肯聽命，我時常叫他不要做生意，他徧徧不聽，不過他

也很會找錢啦。我們處的，你要曉得，是科學還沒有發明的時代，所以我們的生財的方法也很幼稚，我們在有限的生財範圍以內只能主張節用，這也是時代使然的呀。不過，我想就是在現在，節用也恐怕是很要緊的罷？大家連飯也還不設吃的時候，總不應該容許少數人吃海參肉翅的。

——啊，是的！馬克斯到此纔感嘆起來：我不想在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你這樣一個老同志！你我的見解完全是一致的，怎麼有人會說我的思想和你不合，和你們中國的國情不合，不能施行於中國呢？

——哎！孔子到此却突然長嘆了一聲，他這一聲長嘆真個是長，長得來足足把二千多年悶在心裏的啞氣一齊都發洩出了。——哎！孔子長嘆了一聲，又繼續着說道：他們那裏能夠實現你的思想！連我在這兒都已經吃了二千多年的冷豬頭肉了！

——甚麼？你的意思是中國人不能實現你的思想嗎？

——還講得到實現！單只要能夠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會反對我，信仰我的人就不會反對你了。

——啊，是那嗎，我要……

——你要做什麼？

——我要回去找我的老婆去了。

在這兒假使是道學家眼中的孔子，一定要大發雷霆，罵這思念老婆的馬克斯爲禽獸了。但是人情之所不能忍者，聖人不禁，我們的孔聖人他不惟不罵馬克斯，反而很豔羨地向他問道：

——馬克斯先生，你是有老婆的嗎？

——怎麼沒有？我的老婆和我是志同道合，而且很好看啦！

滿不客氣的馬克斯，一說到他的老婆上來，就給把他的主義吹成了理想的一樣，把他的老婆也吹到理想以上了。

夫子見馬克斯這樣得意，便自喟然太息而長嘆曰：人皆有老婆，我獨無呀！子貢的舌根已經癢了好半天了，到這時候纔趕快插說一句道：四海之內皆老婆也，夫子何謂乎無老婆也？

倒底不愧是孔門的唯一的雄辯家的子貢，他把孔子的話改用過來，硬把孔子說笑了。

莫明其妙的是馬克斯。他盤問了一回，纔知道孔子是自由離了婚的人，他覺得孔子這個人愈見有了幾分意義了。

回頭孔子又接着向馬克斯說道：不過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人，所以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了。



馬克斯聽了嚇得大叫起來：喂，孔二先生！我只是提倡共產，你公然在提倡共妻！你的思想比我的更危險啦！好，我不敢再惹你了！

馬克斯說了這幾句話，趕快把四位大班招呼着，惚惚地便臨陣脫逃起來，真好像他留在歐洲的老婆立刻就要被孔子共去了一樣。

師弟四人立在殿上，看見馬克斯的大轎已經抬出西轅門了，自始至終如像蠢人一樣的顏回到最後纔說出了一句話：

——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今日之夫子非昔日之夫子也，亦何言之誕耶？

夫子莞爾而笑曰：前言戲之耳。

於是大家又跟着發笑起來。笑了一回，又纔回到席上去，把剛才吃着的冷豬

頭肉從新咀嚼。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脫稿

上海圖書館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沫若自選集



著者 郭沫若

發行者 樂華圖書公司

印刷者 樂華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五  
四七五四八號 樂華圖書公司

門市部 四馬路五五六五號

特約發行所

廣州 永漢北路 共和書局  
漢口 特三區保華街 光明書局  
杭州 薦橋直街 樂華圖書局

# 第一流作家自選集

為謀減輕讀者經濟之負擔而蒐集

## 讀者之好機會

### 沫若自選集

每册 一元二角  
凡欲觀得先生有生以來之傑作者，務希捷足先購。

此集包含沫若先生十餘年來短篇創作之精華，全書由先生親自編定，自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三三年止，共包含詩歌，小說，戲曲，散文等十餘篇。內有萬數字之中篇小說多篇，係一九三三年秋季所作，為先生最新之創作，並未發表過。篇首並加序文及照片親筆簽名。

### 獨清自選集

每册 大洋一元  
生十餘年來之代表作了。

獨清先生的詩歌，在中國詩壇，是獨樹一幟的，他的奔騰澎湃的熱情，犀利的筆鋒，久為讀者所歡迎。本集內容計包含詩歌小說，戲曲，散文等約有數十篇，為先生十餘年來文學作品之精華，為先生親手所編定，為他自己所認為最滿意，最能代表他個性的作品方才選入。故讀者如讀了這本書，便可以看到先生十餘年來之代表作了。

### 資平自選集

每册 大洋一元  
凡愛讀張先生之創作者，不可不讀。

張資平先生的細膩而柔麗的筆調，曲折而婉轉的情節，讀者諒必都已領教過了。本集為他親自把歷來的作品，自己認為最得意者所匯合而成。故內容之充實完備，自是意中事，尤其以新作「紅海棠」一篇最為精彩。為先生一九三三年之最新創作，並未於何處發表過。

樂華圖書公司發行

# 中國文學體系

馬仲殊著 實價七角

關於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學名詩傑作及其作者之身世境遇等的介紹及詳盡的剖析，太被漠視着了。本書之宗旨，是在於闡明古代文學之沿革，關於詩作一方，解剖的尤為詳明透澈，對於歷來名詩之前因後果及其作者所處之時代環境，無不用趣味化的筆鋒描繪着。凡欲了解中國歷來之文學系統者，不可不讀。

# 中等學校適用

# 文學概論

胡行之著 實價四角

本書的特點是（一）解述明瞭，（二）項目清楚，（三）辭句流暢，（四）分析簡明。本書是最近出版的一本，所以關於最近文學的趨向和思潮的變遷，都詳細說着，為他家之『文學概論』中所無者，無論研究文學者，或從事于文學之理論者，都須必備是書。本書細目極詳，讀者可片段閱讀，甚為便利。

# 社會文藝概論

胡行之譯 實價四角

本書在日本是如何的為讀者所歡迎着，這諒必讀者都能深知，再毋庸在此煩述。本書譯者有鑒於此，所以便把牠翻譯過來，以介紹於欲讀本書之中國讀者了。本書之內容有加藤一夫之『社會文藝概論』，本間久雄之『莫利斯底民衆藝術論』及『哥爾梯底藝術的社會性』，藏原惟人之『生活組織的藝術論』及『理論的三四個問題』，橋本英吉的『普羅文學與形式』等。

# 世界文學史

余慕陶編著 中各六角

上中下

編者在本書裏，曾明晰地解決了一切歷史的懸案：如希臘荷馬之存在問題，基督教文學之產生問題，文藝復興的運動方式問題，古典主義文學所以出現的問題，中國所以沒有詩的原因，中國詞之所以出現，明清章回小說所以出現的目的意識等等，都經周詳地分析着。本書共分上中下三冊，可說為一部最完美的教材。

上海四馬路中市  
樂華圖書公司發行

# 章衣萍先生

## 衣萍文存

實價九角

衣萍先生文名，早著中外，這册文存是他的散文的總集；是衣萍先生六七年的精心著作。從他的四卷散文集精選出來的作品。他的文字秀麗有趣。這本書堪作中學校補充課本用，並且取材直至最近為止，有好多篇是他的新作，而且沒有發表過的。篇首有「怎樣寫文章」一文，是他的自序，告訴青年人怎樣寫文章。篇末有他的自傳，敘述他的小史。研究一個作家的文章，不可不了解他的一生。這實在是喜歡衣萍先生的著作的青年人的福音。

## 最新著三種

## 衣萍小說選

實價六角

這是衣萍先生數年的選集。衣萍先生的小說有一種魔力，他能使你看了不肯釋手。他曾笑着說：假如父親不許他的兒子看我的小說，我的小說會悄悄地跑到他的兒子的口袋中；假如母親不許她的女兒看我的小說，我的小說會跑進她女兒的繡房裏。

## 情書二束

實價八角

章衣萍先生的情書一束，諒必讀者早已領教過了。本書是章先生繼情書一束而創作的，內容的充實，筆鋒的細膩柔麗，都在一束之上。為章先生最新創作之冠。使你讀了能永久不得忘懷。全書用米色道林精印，裝幀絕美，凡看過情書一束者，不能不讀這姊妹篇。

上海四馬路中

# 樂華圖書公司發行

欲了解國際事變·懸案·必備

# 國際常識辭典

年來國際事變，風起雲湧，世界經濟恐慌之暴浪，尙未有切實之解決，而日俄間之風雲，又陡然而起矣。凡爲時代青年，尤其處於世界列強宰割下之中國的青年，怎能不急起直追以求國家之富強乎？本書之目的，是在使中國之青年得以了解國際事變之前因後果。關於中國與各帝國間之懸案，解說尤爲詳明。中國青年應宜人手一編。

鍾英編著  
實價七角

上海四馬路

◀ 樂華圖書公司新刊 ▶



吳 江 柳 氏  
捐 船 園 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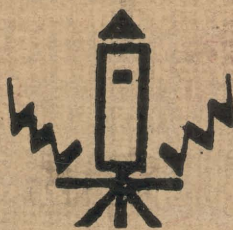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349B

柳亞子藏書

No.2154



31.20